聊齋志異

一

E 46
154

鷗外

富而聊齋志異一書尤膾炙人口云 淄川縣志

聊齋自志

披蘿帶荔楚辭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注女蘿菟絲也山鬼被薜荔之衣以菟絲為帶也薜荔蔓絲皆緣物而生山鬼杳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三閭氏感而為騷離騷經序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按昭屈景三姓皆楚之同族楚王使屈原掌其譜系故為三閭大夫牛鬼蛇神杜牧李賀詩序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為其虛荒誕幻也長爪郎吟而成癖唐李賀傳賀纖腰遒眉長指爪能疾書自鳴天籟莊子齊物論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注聲所出曰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世說嵇康嘗於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見時面甚小須臾轉大長丈餘嵇熟視甚久乃吹火滅曰吾恥與魑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莊子逍遙遊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按野馬塵埃本是兩物韓偓詩牕裏日光飛野馬是以塵為野馬矣野馬

聊齋志異詳註卷一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注

考城隍

予姊夫之祖宋公諱燾邑廩生一日病臥見吏持牒牽白顛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馬從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廨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關壯繆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

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亦可慰求敎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畧授小技此來爲不負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咒畢呼曰入之王面牆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容入及牆而阻道士曰俛首驟入勿逡巡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及牆虛若無物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

顩即頭誤

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驗遂資斧遣之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傚其作爲去牆數尺奔而入顩觸硬壁驀然而踣妻扶視之額上墳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慚忿罵老道士無良而已

異史氏曰聞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爲王生者正復不少今有傖父喜疢毒而畏藥石遂有舐癰吮痔者進宜威逞暴之術以迎其旨詒之曰執此術也以往可以橫行而無礙初試未嘗不少效遂謂天下之大舉可以如是行矣勢不至觸硬壁而顛蹶不止也

勞山 齊乘大勞小勞在即墨東南六十里又名勞盛山○顧寧人曰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曰作牢劉長生改爲鰲皆鄙淺可笑按南史名僧紹隱於長廣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嶗山則字本

來而慰之生零涕不已公憐之相期考滿入都攜與俱北生甚感佩辭而歸杜門不出無何寢疾公遺問不絕而服藥百裹殊罔所效公適以忤上官免將解任去函致生其略曰僕東歸有日所以遲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傳之臥榻生持書啜泣寄語來使疾革難遽瘥請先發使人返白公不忍去徐待之踰數日門者忽通葉生至公喜逆而問之生曰以犬馬病勞大子久待萬慮不寧今幸可從杖履公乃束裝戒旦抵里命子師事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再昌時年十六尚不能文然絕慧凡文藝三兩過輒無遺忘居之期歲便能落筆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庠生以生平所擬舉業悉錄授讀闈中七題並無脫漏中亞魁公一日謂生曰君出餘緒遂使孺子成名然黃鐘長棄奈何生曰是殆有命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願亦足矣且士得一人知可無憾何必拋卻白紵乃謂之利市哉公以其久客恐悞歲試勸令歸省慘然不樂公不忍強囑公子至都為之納粟公子又捷南宮授部中主政攜生赴監與共晨夕踰歲生入北闈竟領鄉薦會公子差南河典務因謂生曰此去離貴鄉不遠先生奮跡雲霄錦還為快生亦喜擇吉就道抵淮陽界命僕

馬送生歸見門戶蕭條意甚悲惻逡巡至庭中妻攜簸具以出見生擲且駭走生淒然曰我今貴矣三四年不覿何遂頓不相識妻遙謂曰君死已久何復言貴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貧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行將卜窀穸勿作怪異嚇生人生聞憮然惆悵逡巡入室見靈柩撲地而滅妻驚視之衣冠履舄如蛻委大慟抱衣悲哭子自塾中歸見結駟於門審所自來駭奔告母母揮涕告訴又細詢從者始得顛末從者返公子聞之涕墮垂膺即命駕哭諸其室出橐營喪葬以孝廉禮又厚遺其子爲延師教讀言於學使逾年游泮

異史氏曰魂從知己竟忘死耶聞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離枕上之魂千里良朋猶識夢中之路而況繭絲蠅迹吐學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嗟乎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蹤落落對影長愁傲骨嶙嶙搔首自愛嘆面目之酸澁來鬼物之揶揄頻居康了之中則鬚髮之條條可醜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爾顛倒逸羣之物伯樂伊誰抱刺於懷三年滅字側身以望四海無家人生世上祇須合眼放步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昂藏淪落如葉生者亦復不少顧安得令威復來而生死

所有祇有爪甲一枚長二指許心怪之以甲置研上出問家人所自來並無知者回視則研石粲粲化爲黄金大驚以試銅鐵皆然由此大富以千金賜成氏子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云

杵臼交後漢書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訂交於丨丨之間

牛蹊周田左傳宣十一年牽牛以蹊人之田注蹊徑也

大父丨按前漢書鄭當時知交皆丨丨行

強梁莊子山木篇從其丨丨也又後漢禮儀志丨丨丨丨注丨丨多力神名能食鬼

兩造周禮秋官大司寇以丨丨禁民訟注丨丨兩爭者皆至也

嗾玉篇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丨左傳宣二年公丨夫獒焉

囹圄禮月令省丨丨注丨丨牢也丨止也蔡邕曰夏曰均臺殷曰羑里周曰圜土丨丨獄名也犴韓詩外傳鄉亭之繫曰丨朝廷曰丨獄論語辟刑也書君陳辟以止辟周禮秋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按死罪曰大辟刑罪曰小辟

寺觀見前勞出道士

物色見前嬌娜

黄巾氅服唐李播仕隋棄官爲道士號黄冠子○世說王恭著鶴氅注析羽爲裘衣曰氅

勞山上清宮勞山志嶗上清宮在明霞洞下宋建郎雲崖子修眞處下清宮在大門峯北海濱

羽客廬山記唐保大中道士譚紫霄賜號金門丨丨亦曰元流眞侶

今尚游戲人間耶世說續蘇長公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見南昌太守葉祖洽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丨丨丨丨丨丨

連行殊遠按連亦遠也句本史記霍去病傳

于思左傳宣二年丨丨丨丨棄甲復來注丨丨多鬚之貌○按思與顋同

扃見前嬌娜

譸張爲幻書無逸

促裝見前嬌娜

王成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數間與

夢醒愚曰懶若能
致富世之游手者
民豈復有負錢哉
須知王成之富非
懶得之實由至性
不移得之耳

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
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爲
出金相慶嫗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嫗
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惰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
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嫗
亦遂止旭日候之已杳矣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於惰亦創聞也不知一
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
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牛衣 前漢王章傳章爲諸生疾病無被臥ㅣㅣ中與妻對泣後爲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君不憶

ㅣㅣ中涕泣時耶注ㅣㅣ編亂麻爲之 交謫 詩邶風室人ㅣ偏ㅣ我 紅日三竿 蘇軾詩曈曨曉日上三竿 陸游詩美睡二竿日已遲 南齊天文志永明五年十一月日出三竿謂朱黃色已赤暈也今借用 儀賓 明史明制皇姑曰大長公主皇姊妹曰長公主皇女曰公主親王女曰郡主諸郡王女曰縣主郡王孫女曰郡君郡王曾孫女曰縣君公主婿曰駙馬都尉餘皆曰ㅣㅣ 衡府 明史衡恭王祐楎憲宗第六子成化二十三年封弘治十三年之藩青州○按初太祖第七子榑封齊王建府青州西門內後罪廢國除弘治中憲宗子祐楎復封此建國曰衡歷四世而革命 蓬首 詩衛風自伯之東首如飛ㅣ 菜色 禮王制民無ㅣㅣ 注饑而食ㅣ則ㅣ病故云ㅣㅣ 仰屋 宋富弼傳帝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ㅣㅣ竊嘆者卽當至矣 趣裝 見前嬌娜 委頓 晉裴楷傳楷有渴利疾王渾請曰楷今ㅣㅣ臣深憂之○左傳襄四年甲兵不頓 注頓謂挫傷折壞俗謂ㅣㅣ是 亭午 太平御覽日在午曰ㅣㅣ也 孫綽天台山賦羲和ㅣㅣ 信宿 見前嬌娜 翻貫 前漢

唾而甘之矣天道好還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

朱門 晉郄允傳允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諺曰郄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北望青樓○杜甫詩山入︱︱家華屋列蛟螭 厭禳 前漢杜鄴傳注︱︱壓也鎮也周禮女坐注却變異曰︱ 獵貪 易林鷹鸇︱︱雉兔困厄 垝垣 詩衛風乘彼︱︱專︱毀︱音也 鬼子敢爾 世說盧志於眾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君之於盧毓盧珽因謂弟士龍曰我祖父名播海內豈有不知︱︱

青帝廟 史記封禪書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赤黃青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狠藉 爾雅翼狼性貪冒物不整故稱︱︱○釋文︱︱草而卧去則滅亂為︱︱也 梟其首 秦紀嫪毐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懸首於木上曰梟○天祿識餘首者百勞名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食梟葬死懸其首於木標賊首以示眾曰梟 膝行 莊子在宥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而進再拜稽首而問 人盡夫也 左傳桓十五年︱︱︱︱父一而已 愛人之色而漁之 禮坊記諸侯不下漁色注漁色如漁人之取魚貪欲無所擇也 天道好還 道德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注還償也

賈兒 詐狐

楚某翁賈於外婦獨居夢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為狐未幾下牀去門未開而已逝矣入暮邀庖媼伴焉有子十歲素別榻臥亦招與俱夜既深媼兒皆寐狐復來婦喃喃如夢語媼覺呼之狐遂去自是身忽忽若有亡至夜不敢息燭戒子睡勿熟夜闌

六出奇計官左丞相封曲逆侯崇〔韻會〕丨音粹〔說文〕神禍也〔左傳〕昭元年實沈臺駘爲丨○前漢江充傳注丨者禍咎之徵鬼神所以示也故從出從示

董生

為狐死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焉方將篝燈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友人所座有醫人善太素脈徧診諸客末顧王生九思及董曰余閱人多矣脈之奇無如兩君者貴脈而有賤兆壽脈而有促徵此非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共驚問之曰某至此亦窮於術未敢臆決願兩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既以爲模稜語置不爲意半夜董歸見齋門虛掩大疑醺中自憶必去時忙促故忘扃鍵入室未遑爇火先以手入衾中探其溫否纔一探入則膩有臥人大愕斂手急火之竟爲姝麗韶顏稚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體則毛尾修然大懼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問君何往董益懼戰栗哀求願仙人憐恕女笑曰何所見而畏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曰尾於何有君悞矣引董手強使復探則髀肉如脂尻骨童童笑曰何如醉態朦朧不知所見伊何遂誣人若此董固喜其麗至此益惑反自咎適然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女曰君不憶東鄰之黃髮女乎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爾時我未

文君：謂新寡也。詳見卷二阿寶相如注。肌爽：飛燕外傳：體溫舒，無軫粟。蘇軾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厭禳：見前畫皮。

陸判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性豪放，然素鈍，學雖篤，尚未知名。一日，文社眾飲。或戲之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赴十王殿，負得左廊判官來，眾當醵作筵。蓋陵陽有十王殿，神鬼皆以木雕，妝飾如生。東廡有立判，綠面赤鬚，貌尤獰惡。或夜聞兩廊拷訊聲，入者毛皆森豎。故眾以此難朱。朱笑起，徑去。居無何，門外六呼曰：我請髯宗師至矣。眾皆起。俄負判入，置几上，奉觴酹之三。眾睹之，瑟縮不安於坐，仍請負去。朱又把酒灌地，祝曰：門生狂率不文，大宗師諒不為怪。荒舍匪遙，合乘興來覓飲，幸勿為畛畦。乃負之去。次日，眾果招飲。抵暮，半醉而歸，興未闌，挑燭獨飲。忽有人搴簾入，視之，則判官也。朱起曰：噫，吾殆將死矣。前日冒瀆，今來加斧鑕耶。判啟濃髯微笑曰：非也。昨蒙高義相訂，夜偶暇，敬踐達人之約。朱大悅，牽衣促坐，自起滌器爇火。判曰：天道溫和，可以冷飲。朱如命，置瓶案上，奔告家人治肴果。妻聞，大駭，戒勿出。朱不聽，立俟治具以出。易盞交酬，始詢姓氏。曰：我陸姓，無名字。與談古典，應答如響。問：知制藝否。曰：妍媸亦頗辨之。冥司誦

聊齋志異評註卷二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注

嬰寧

狐所生女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會上元有舅氏子吳生邀同眺矚方至村外舅家有僕來招吳去生見游女如雲乘輿獨遨有女郎攜婢撚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過去

安盈曰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遲遲送汝歸如嫌幽
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至舍後果有
園半畝細草鋪氈楊花糝逕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
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寧在上見生
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
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捘其腕女笑又作倚
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
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
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疾自
分化爲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

癡絶出人意表

至戚何所靳惜待兄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
綑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
花愛撚花人耳女曰葭莩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
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
席耳女俛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
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共話
媼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周遮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
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媼不聞猶
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女曰適此語
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

麗人行迅速女步履艱澁呼麗人少待將歸著複履鞋
人牽坐路側自乃捉足脫履相假女喜著之幸不盤桓
復起從行健步如飛移時見士夫跨白騾來見妻大驚
急下騎問何往女曰將以探君又顧問麗者伊誰女未
及答麗人掩口笑曰且勿問訊娘子奔波匪易郎君星
馳夜半人畜想當俱殆妾家不遠且請息駕早旦而行
不晚也顧數武之外即有村落遂同行入一庭院麗人
促睡婢起供客曰今夜月色皎然不必命燭小臺石榻
可坐士人縶蹇檐楯乃即坐麗人曰履大不適於體途
中頗累贅否歸有代步乞賜還也女稱謝付之俄頃設

酒果麗人酌曰鸞鳳久乖圓在今夕濁醪一觴敬以爲
賀士人亦執琖酬答主客笑言履舄交錯士人注目麗
人屢以游詞相挑夫妻乍聚並不寒暄一語麗人亦美
目流情妖言隱謎女惟默坐僞爲愚者久之漸酣二人
語益狎又以巨觥勸客士人以醉辭勸之益苦士人笑
曰卿爲我度一曲即當飲麗人不拒即以牙撥撫提琴
而歌曰黃昏卸得殘粧罷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聲一
陣一陣細雨下何處與人閒磕牙望穿秋水不見還家
潸潸淚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著紅繡鞋兒占
鬼卦歌竟笑曰此市井里巷之謠不足汙君聽然因流

愛其艾豭彼愛爾婁豬矣

王漁洋曰神龍見首不見尾此俠女其猶龍乎

伉儷左傳成十一年已不能庇其丨丨注丨丨配偶也刀尺古詩左手持丨丨右手剪綾羅

郭泰機詩衣工秉丨丨不字易屯女子貞丨丨十年乃字舉火見卷一賈兒唉莊子

知北遊狂屈曰丨吾知之○按丨烏來切音哀歎聲也嫣然見前嬰寧洽語外人外史

孟蜀輿猫在延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丨丨丨丨耳假惺惺

孌童天啟識餘兆齊許散愁自少登丨丨之牀不入季女之室丨美好貌扃見卷二嬌娜臨蓐

盆按婦人產事用盆考之諸書無有也惟香祖筆記云昌平紅崖谷有道人戒行甚嚴一夜有婦人叩

門求宿時天寒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道人不爲動忽言腹痛就盆產一兒詰旦抱去道人惡盆污要柔潤丨丨

中淚染左手五指皆金色復視潤際沙石亦皆金色矣委身未分明杜甫詩丨丨丨丨

何以見姑嫜螟蛉詩小雅丨丨有子蜾蠃負之丨丨上小青虫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取桑

虫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綳席見前嬰寧牀笫左傳襄二十七年丨丨之言不踰閾

注笫簀也揚子法言丨陳楚之間謂之丨一塊肉宋史陸秀夫負帝昺同溺太后楊氏聞之曰我

忍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丨丨丨耳今無望矣艾豭婁猪左傳定十四年既定爾婁豬盍歸吾

丨丨注丨丨求子猪也豭則定丨老也丨牡豕也

酒友

車生者家不中貲而耽飲夜非浮三白不能寢也以故牀頭尊常不空一夜睡醒轉側間似有人共臥者意是覆裳墮耳摸之則茸茸有物似貓而巨燭之狐也酣醉而犬臥視其瓶則空矣笑曰此我酒友也不忍驚覆衣

友人何胥冀以諷諫聞之與秀書 **恨相見晚** 史記曰速營||吾將老焉爾無多言 主父偃傳主父偃上書闕下徐樂嚴安俱上書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又灌夫傳魏其灌夫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待讙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杖頭錢** 世說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適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王勃詩不應長賣卜須得||||

囊中已自有莫漫沽矣 賀知章詩莫漫愁沽酒||自有錢 **奇貨可居** 史記呂不韋傳秦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為秦質子於趙趙不甚禮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丨註言可居積以乘時射利也

蓮香

桑生逢蓮香〻狐也

逢李氏〻鬼也

桑生名曉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為人靜穆自喜日再出就食東鄰餘時堅坐而已東鄰生偶至戲曰君獨居不畏鬼狐耶笑答曰丈夫何畏鬼狐雄來吾有利劍雌者尚當開門納之鄰生歸與友謀梯妓於垣而過之彈指叩扉生窺問其誰妓自言為鬼生大懼齒震震有聲妓逡巡自去鄰生早至生齋生述所見且告將歸鄰生鼓掌曰何不開門納之生頓悟其假遂安居如初積半年一女子夜來扣齋生意友人之復戲也啟戶延入則傾國之姝驚問所來曰妾蓮香西家妓女埠上青樓故多信之息燭登牀綢繆甚至自此三五日輒一至一夕獨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其蓮香逆與語覿面殊非年僅十五六嚲袖垂髫風流秀曼行步

生為李氏病將死、

怒曰君種死根妾爲若除之不妒者將復如何生託詞以戲曰彼云前日之疾爲狐祟耳蓮乃嘆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一不虞妾百口何以自解請從此辭百日後當視君於臥榻中留之不可怫然逕去由是李夙夜必偕約兩月餘覺大困頓初猶自寬解日漸羸瘠惟飲饘粥一甌欲歸就養尚戀戀不忍遽去因循數日沉綿不可復起鄰生見其病憊日遣館童饋給飲食生至是始疑李因謂李曰吾悔不聽蓮香之言以至於此言訖而瞑移時復甦張目四顧則李已去自是遂絕生羸臥空齋思蓮香如望歲一日方凝想間忽有搴簾入者則

蓮李相遭、蓮之冀活、

蓮香也臨榻哂曰田舍郎我豈妄哉生哽咽良久自言知罪但求拯救蓮曰病入膏肓實無救法姑來永訣以明非妒生大悲曰枕底一物煩代碎之蓮搜得履持就燈前反覆展玩李女欻入猝見蓮香返身欲遁蓮以身蔽門李窘急不知所出生責數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今始得與阿姨面相質昔謂郎君舊疾未必非妾致今竟何如李俛首謝過蓮曰佳麗如此乃以愛結仇耶李投地隕泣乞垂憐救蓮扶起細詰生平曰妾李通判女早夭瘞於牆外已死春蠶遺絲未盡與郎偕好妾之願也致郎於死良非素心蓮曰聞鬼物利人死以死後可

李氏還魂於章氏、
與生成礼、

不至偶至一望即去相對時亦悒悒不樂蓮常留與共
寢必不肯生追出提抱以歸身輕如芻靈女不得遁遂
著衣偃臥踡其體不盈二尺蓮益憐之陰使生狎抱之
而撼搖亦不得醒生睡去覺而索之已杳後十餘日更
不復至生懷思殊切恒出履共弄蓮嘆曰窈娜如此妾
見猶憐何況男子生曰昔日弄履則至心固疑之然終
不料其鬼今對履思容實所愴惻因而泣下先是富室
章姓有女字燕兒年十五不汗而死終夜復蘇起顧欲
奔章扃戶不聽出女自言我道判女魂感桑郎眷注遺
舄猶存彼處我真鬼耳錮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詰其至

此之由女低徊反顧殊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歸者女
執辯其誣家人大疑東鄰生聞之踰垣往窺見生方與
美人對語掩入逼之張皇間已失所在鄰生駭詰生笑
曰向固與君言雌者則納之耳鄰生述燕兒之言生乃
啟關將往偵探苦無由章母聞生果未歸益奇之故使
傭媼索履生遂出以授燕兒得之喜試著之鞋小於足
者盈寸大駭攬鏡自照忽恍然悟己之借軀以生也者
因陳所由母始信之女鏡面大哭曰當日形貌頗堪自
信每見蓮姊猶增慚怍今反若此人也不如其鬼也把
履號咷勸之不解蒙衾僵臥食之亦不食體膚盡腫凡

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消覺飢不可忍乃復食數日遍體瘙癢皮盡脫晨起睡舄遺墮拾著之則碩大無朋矣因試前履肥瘦吻合乃喜復攬鏡則眉目頤頰宛肖生平益喜盥櫛見母見者盡眙蓮香聞其異勸生以媒通之而以貧富懸絕不敢遽進會媼初度因從其子壻行往爲壽媼睹生名故使燕兒窺簾認客生最後至女驟出捉袂欲從與俱歸母訶譙之始慚而入生審視宛然不覺零涕因拜伏不起媼扶之不以爲侮生出挽女舅執柯媼議擇吉贅生生歸告蓮香且商所處蓮悵然良久便欲別去生大駭泣下蓮曰君行花燭於人家妾從而往亦何顏生謀先與旋里而後迎燕蓮乃從之生以情白章章聞其有室怒加誚讓燕兒力白之乃如所請至日生往親迎家中備具頗甚草草及歸則自門達堂悉以罽毯貼地百千籠燭燦列如錦蓮香扶新婦入青廬搭面既揭歡若生平蓮陪卺飲細詰還魂之異燕曰爾日抑鬱無聊徒以身爲異物自覺形穢別後憤不歸墓隨風漾泊每見生人則羨之晝憑草木夜則信足沉浮偶至章家見少女臥牀上近附之未知遂能活也蓮聞之默默若有所思逾兩月蓮舉一子產後暴病日就沉綿捉燕臂曰敢以孽種相累我兒卽若兒燕泣

蓮香生子而死

蓮香再生於
韋氏家生實
之以韋氏娟
兒生合李氏
蓮香骨而葬
之

下姑慰藉之爲召巫醫輒卻之沉痼彌留氣如懸絲生
及燕兒皆哭忽張目曰勿爾子樂生我自樂死如有緣
十年後可復相見言訖而卒啟衾將斂尸化爲狐生不
忍異視厚葬之子名狐兒燕撫如已出每清明必抱兒
哭諸其墓後數年生舉於鄉家漸裕而燕苦不育狐兒
頗慧然單弱多疾燕每欲生置媵一日婢忽白門外一
嫗攜女求售燕呼入卒見大驚曰蓮姊復出耶生視之
真似亦駭問年幾何答云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
一塊肉但俾得所妾亦得啖飯處後日老骨不委溝壑
足矣生優價而留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撮其頷而笑曰
汝識我否答言不識詰其姓氏曰妾韋姓父徐城賣漿
者死三年矣燕屈指停思蓮死恰十有四載又審顧女
儀容態度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之曰蓮姊蓮
姊十年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忽如夢醒豁然曰咦因
熟視燕兒生笑云此似曾相識燕歸來也女泫然曰
是矣聞母言妾生時便能言以爲不祥犬血飲之遂昧
宿因今日始如夢寤娘子其恥於爲鬼之李妹耶共話
前生悲喜交集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妾與郎君哭姊
日也遂與親登其墓荒草離離木已拱矣女亦太息李
謂生曰妾與蓮姊兩世情好不忍相離宜令白骨同穴

小人

康熙間有術人攜一榼榼中藏小人長尺許投以錢則啟榼令出唱曲而退至掖掖宰索榼入署細審小人出處初不敢言固詰之始自述其鄉族蓋讀書童子自塾中歸為術人所迷復投以藥四體暴縮彼遂攜之以為戲具宰怒殺術人留童子欲醫之尚未得其方也

梁彥

徐州梁彥患鼽嚏久而不已一日方臥覺鼻奇癢遽起大嚏有物突出落地狀類屋上瓦狗約指頂大又嚏又一枚落四嚏凡落四枚蠢然而動相聚互嗅俄而強者齧弱者以食食一枚則身頓長瞬息吞併止存其一大於鼫鼠矣伸舌周匝自舐其吻梁大愕踏之物緣襪而上漸至股際捉衣而撼擺之黏據不可下頃入襟底爬搔腰脅大懼急解衣擲地捫之物已貼伏腰間推之不動掐之則痛竟成贅疣口眼已合如伏鼠然

鼽嚏 禮月令季秋行夏令民多丨丨注丨者氣窒於鼻丨丨音嚏發於日皆肺病夏火克金故病此也〇按丨丨音求一丨從鼻從九功本作誤 瓦狗 潛夫論或作倪中丨丨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 鼫鼠 爾雅丨丨注形大如鼠頭如兔尾有毛青黃色關西呼為鼩鼠 贅疣 莊子大宗師附丨縣丨 丨疣音由 肬肉也

聊齋志異

二

E 46
154

鷗外

崇公問韓厥對曰大業之後在晉絕嗣者其趙氏乎
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厥以實告公乃與韓厥謀立
趙孤兒名曰武召程嬰徧拜諸將攻屠岸賈滅其族
復與趙武田邑如故程嬰乃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
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我將下報
孟宣與公孫｜｜趙武啼泣固請程嬰曰不可彼以
我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
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 **代庖** 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樽俎而代之矣 展然見卷一單忽書壁 **昭雪** 見卷二珠兒 **無恙** 見卷二絲兒 **下**
帷 前漢董仲舒傳｜｜講誦三年不窺園 **誅茅** 楚辭卜居寧｜｜鋤草｜以力耕乎○顏信江南
賦｜｜宋玉之宅 **素封** 見卷一種梨 **再造** 見卷二聶小青 **廣文** 舊唐書天寶九載國
學增置｜｜館以鄭虔爲博士故今稱教織曰｜｜ **夏屋渠渠** 詩秦風｜｜｜｜｜傳渠渠深廣
貌 **浮白** 見自志 **惜乎擊之不中** 世說補魏子夫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以
一斗爲率公密使覘之子夫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
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illegible]遂滿引一大
白公日有如此下酒
物一斗不足多也

林四娘

衡府宮人鬼

青州道陳公寶鑰閩人夜獨坐有女子搴幃入視之不識而豔絕長袖宮裝笑云清宵兀坐得勿寂耶公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鄰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拒顧曰他無人耶公急闔戶曰無促其緩裳意殊羞怯公代爲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猶處子也狂將不堪狎褻既竟流丹浹席既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業爲君輕薄殆盡矣有心愛妾但圖永好可耳絮絮何爲無

何雞鳴遂起而去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閉戶雅飲談及
音律輒能剖悉宮商公遂意其工於度曲曰兒時之所
習也公請一領雅奏女曰久矣不托於音節奏强半遺
忘恐為知者笑耳再强之乃俯首擊節唱伊涼之詞其
聲哀婉歌已泣下公亦為酸惻抱而慰之曰卿勿為此
亡國之音使人於邑女曰聲以宣意哀者不能使樂亦
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昵過於琴瑟既久家人竊聽
之聞其歌者無不流涕夫人竊見其容疑人世無此妖
麗非鬼必狐懼為厭蠱勸公絕之公不能聽但固詰之
女愀然曰妾衡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
義托為抗婉然實不敢禍君倘見畏疑即從此辭公曰
我不為嫌但燕好若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
女緬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女
不甚睡每夜輒起誦準提金剛諸經咒公問九原能自
懺耶曰一也妾思終身淪落欲度來生耳又每與公評
騭詩詞瑕輒疵之至好句則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
忘倦公問工詩乎曰生時亦偶為之公索其贈笑曰兒
女之語烏足為高人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
問之答云冥王以妾生前無罪猶不忘經咒俾生王家
別在今宵永無見期言已慘然公亦淚墮乃置酒相與

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
巫臥所攫去衾氈衣褌巫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爲
哀祈鬼矣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
還所攫衣曰神巫慚懼辭去自後署中飛駁擲瓦晨
昏不寧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
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
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
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猙獰可
畏勸令改易頭面鬼即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
國色麗人雲翹艷妝嫋嫋婷婷而至其衣皆鮫綃霧

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爲林四
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
則與生人了無異相也陳日與歡飲賦詩親狎備至
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
則爲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
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邸貸京商二千緡商急
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宦貧
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君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
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禍汝京商素不信鬼
笑曰汝乃麗人以鬼佈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

舍職業四娘曰虞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爲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廣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忽然仆地號痛哀求兩臂杖痕周匝衆爲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驩飲如初陳叩其爲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爲江寧府庫官逋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卧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死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補任江南傳驛道爲余述其事屬余記之

魯公女

招遠張于旦性疎狂不羈讀書蕭寺時邑令魯公三韓人有女好獵生適遇諸野見其風姿娟秀着錦貂裘跨小驪駒翩然若畫歸憶容華極意欽想後聞女暴卒悼歎欲絕魯以家遠寄柩寺中即生讀所生敬禮如神明朝必香食必祭每酬而祝曰睹卿半面長繫夢魂不圖

不知者多悞以子婦爲姑嫜焉盧公逾年卒子最幼爲
豪强所中傷家產蕩盡生迎養之遂家焉

蘭芽見自志玉人拾遺記蜀先主甘后玉質柔肌態媚容冶河南獻丨丨高三尺乃取丨丨
致后側后與丨丨潔白齊潤嬖寵者非惟妬甘后而亦妬丨丨物化見卷一長清僧珊珊漢武
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丨丨其來遲丨丨一作姍行貌輿櫬見卷二嬰寧一女
公子左傳莊二十二年就木左傳僖二十三年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丨丨焉繡
帷朶幃見卷一考城隍展軫禮曲禮丨丨效駕注軫車轄頭轄也亦作鈴南海按觀
音大士示現在浙江定海縣東落伽山故稱丨丨觀音詳見卷十四番僧落伽注○唐王勃讚曰南海之
深幽絕處碧紺嵯峨連水府號曰七寶落伽山自在觀音於後往○落一作洛菩提見卷一瞳人語
菩薩注邊幅後漢馬援傳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馬援往觀之述盛陳陛衛延援入欲授以爵位
賓客皆願留援曉曰公孫不吐哺走迎天下士反修飾丨丨如偶人形何足稽天下士乎注謂若布帛修飾
其丨丨也朱門見卷一畫皮秦宮見卷一阿寶閽人周禮天官丨丨掌守王宮中門
之禁班荊左傳襄二十六年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遇之於鄭郊丨丨相與食注丨布也倜
儻見卷二狐嫁女豪強史記田延年傳誅鉏丨丨注強暴也

道士

韓生世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飲於其座會集有道士
托鉢門外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人怒歸不
顧韓聞擊剝之聲甚久詢家人以情告言未已道人竟
入韓招之坐道士向主客皆一舉手即坐略致研詰始
知其初居村東破廟中韓曰何日棲鶴東觀竟不聞知

壁下設一螺鈿之牀女子為施錦裀扶道士臥道士乃曳長者共枕命少者立牀下為之爬搔二人睹此狀頗不平徐乃大呼道士不得無禮往將撓之道士急起而遁見少女猶立牀下乘醉拉向北榻公然擁臥視牀上美人尚眠繡榻顧韓曰君何太迂韓乃逕登南牀欲與狎褻而美人睡去撥之不轉因抱與俱寢天明酒夢俱醒覺懷中冷物冰人視之則抱長石臥階下急視徐尚未醒見其枕遺屙之石酣寢敗廁中蹵起互相駭異四顧則一庭荒草兩間破屋而已

棲鶴高僧傳舒灊州山景色奇絕寶誌禪師與白鶴道人欲得之白於梁武帝帝諭各以物誌其地者得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錫杖也天竺論菩薩多用錫杖 觀見卷一勞山道士 揮霍陸機文賦紛紜｜｜形難為狀 洞簫三禮圖簫無底者謂之｜｜ 氍毹風俗通織毛為褥曰｜｜ 螺鈿正韻陷蚌曰｜｜○呂藍衍言鯖牂牁蠻國其王號鬼主其別帥曰羅殿王在辰亥之間即今雲貴界外也世用其蛤飾器謂之羅殿今江南徽州工人以製杯盤屏匣精工細巧寔出于此俗謂之｜｜乃羅殿之譌也 遺屙未註○按玉篇屙音阿上廁也與此不侔

胡氏 狐怪

直隸有巨家欲延師忽一秀才踵門自薦主人延入詞語開爽遂相知悅秀才自言胡氏遂納贄館之胡課業良勤淹洽非下士等然時出游輒昏夜始歸扃閉儼然不欵叩而已在室中矣遂相驚以狐然察胡意固不惡

歲而終孫皆入泮長孫雲眼所出已中鄉選矣
呂祖續仙傳呂仙諱字洞賓嘗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眞人得道受天仙劍法得九九數號純陽子亦稱回道人在五季及宋時化跡最著
小生適姓潘古今女史宋女貞觀尼陳妙常姿容出衆能詩善琴張于湖授臨江令途宿觀中以詞挑之妙常拒之甚峻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潘密告張合投詞托舊所聘定遂斷爲夫婦即俗傳玉簪記是也
治具陸判見卷一
探偵見卷一
君聞然見卷二
桑中之約詩鄘風期我乎｜｜
尼尼女僧也釋典有七部己〇天祿識薛漢明帝聞聽劉峻女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乃尼寺之始何亦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惡少阿寶見卷二
逆旅乃娘見卷二
臨存後漢嚴助傳上遣兵誅閩越淮南王上書諫曰陛下若使重臣｜｜施惠以招致之云云注｜｜省問也
寺觀見卷一芳山道士
邑邑嬰寧見卷二
輾然畫壁見卷一
五祖滴六祖注見卷四余和
涓吉

魏都賦｜｜日陟中壇注｜擇也
問名注禮昏義是以昏禮納采｜｜注納雁以爲采擇之禮也｜
｜女生之令見卷一
合卺嬌娜見卷一
娥皇二列女傳有虞二妃帝堯之母｜氏也女賈見女也長娥皇次女英
首肯玉城見卷一
下遂客令史記秦始皇紀事穿于眹眇之中十年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
勾欄｜｜南宋市肆記有左子｜｜又謂之遨棚
紀綱見卷一
彈棋物原劉向作｜｜商芸小說漢成帝好長清僧壁諭管臣以爲勞體非尊者所[redacted]以獻帝日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奏｜｜以獻帝日大悅賜之青紫絲履服以朝覲〇藝經｜｜兩人對局黑白棋各六枚先列棋相當下呼上也其局以石爲之〇世說｜｜始自魏宮內文帝干彈此戲最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〇古今詩話｜｜有諸一卷唐賢所爲其局五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降起李義山詩｜｜眞近｜｜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日樂天詩｜｜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持角長斜一發過半局譜中其有此法柳子厚謂用二十四棊者即此戲也今人罕爲之矣〇安｜｜與著

連聲譁曰我要死因於牆頭抽粱䕸一本橫尺許解帶挂其上引頸作縊狀婦果過而哂之衆亦粲然婦去既遠某猶不動衆益笑之近視則舌出目瞑而氣真絕矣粱本自經豈不奇哉是可以爲儇薄之戒

粱䕸集韻䕸音皆禾稾　粲然見卷一嬰寧　去皮頰也或作㨾婦多然　音裂

聊齋志異評註卷四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註

阿纖

奚山者高密人貿販爲業往往客蒙沂之間一日途中阻雨及至所常宿處而夜已深徧叩肆門無有應者徘徊廡下忽二扉豁開一叟出便納客入山喜從之縶蹇登堂堂上迄無几榻叟曰我憐客無歸故相容納我實非賣食沽飲者家中無多手指惟有老荊弱女眠熟矣

范氏曰將以求||也他日董祁愬於士鞅曰不吾
敬也士鞅執而紡於庭之槐羊舌肸過之曰子盍爲
我請乎肸曰求|既援矣求|僑見卷二聶小倩蹄躈史記
既繫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貨殖傳馬||千生激口
也|口共千馬三百也
量槪集韻斗斛曰|○周禮考工記㮚氏而不
稅任槪所以勸||不以入齒見卷三會交手秋扇之捐班婕妤怨歌行
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
棄捐笥篋中恩深中路絕白眼晉阮籍傳籍善爲青||見禮俗之士以||對之母終嵇喜來弔
籍作||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乃見青眼乳藥求死後漢王允以尊張讓
事中允被捕獄從事其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
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
||乎投孟而起儋石蜀志董和署大司馬府事二十餘年家無||之財||小兒|一十斤又
濟人名小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歲其母蔡媼將使女
應客瑞雲告曰此奴終身發軔之始不可草草價由母
定客則聽女自擇之媼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逐日見客
客求見者以贄贄厚者接一弈酬一畫薄者留一茶而
已瑞雲名譟已久自此富商貴介日接於門餘杭賀生
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貲素仰瑞雲固未敢擬鴛夢亦竭
微贄冀得一覩芳澤竊恐其閱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
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
贈生曰何事求漿者藍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

權輔骨也○丨史記高祖紀隆丨而龍顏準音拙鼻也蓬首見卷二姊妹易嫁伉儷見卷三俠女姍笑前漢異姓諸侯王表奏自任私智丨丨三代注丨丨誹也勾欄見卷三陳雲棲治具見卷一陸判戟指左傳哀二十五年褚師出公丨其手注抵徙手㧓如戟形

龍飛相公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自他醉歸途中遇故表兄季生醉後昏眊亦忘其死問向在何所季曰僕已異物君忘之耶戴始恍然而醉亦不懼問冥間何作答云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戴曰人世禍福當必知之季曰此僕職也烏得不知但過煩冗甚關切不盡記耳三日前偶稽冊尚睹君名戴急問其何詞季曰不敢相欺尊名在黑暗獄中戴大懼酒亦醒苦求拯援季曰此亦所能效力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盈指非大善不可復挽窮秀才有何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准今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地獄中或有出時戴聞之泣下伏地哀懇及仰首而季已杳矣悒悒而歸由此洗心改行不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知而不肯發思掩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婦絕鄰人伺之不得以爲恨一日遇於田間陽與語紿窺眢井因而墮之井深數丈計必死而戴中夜甦醒坐井中大號殊無知者鄰人恐其復生過宿往聽之聞其聲急投石戴移閉洞中不敢

之支實爲之祖孔子謂作俑不仁有以也夫○季丹
天堂||遏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
設教如釋迦夫堂無則已有則君
子登||||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邑邑 見卷二嬰寧 貿昇
左傳宣十二年三月於|||| 燐火 淮南子老槐生火久
而拯之汪井枯無水月|| 血爲||人弗怪也許
愼云兵死之血爲鬼火燐鬼火也○又博物 城隍 見卷
志鬭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爲燐
一考 耳孫 前漢惠帝紀內外公孫||||應劭日||立
||||有元孫之孫也去高曾遠但耳聞之
錐 前漢董仲舒傳富者田連 見卷一
下陌貧者無||||之地 婦 嬌娜 泅 石清虛 見卷三

珊瑚

安生大成重慶人父孝廉早卒弟二成幼生娶陳氏小字珊瑚而生母沈悍謬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且靚妝往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詬責之珊瑚退毀妝以進母益怒投顙自撾生素孝鞭婦母始少解自此益憎婦婦雖奉事惟勤終不與交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快觸物類而罵之意皆在珊瑚生曰娶妻以奉姑嫜今若此何以妻爲遂出珊瑚使老嫗送諸其家方出里門珊瑚泣曰爲女子不能作婦歸何以見雙親不如死袖中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襟扶歸生族嬸家嬸王氏寡居無耦遂止焉嫗歸生囑隱其情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漸平登王氏門使勿留珊瑚王召之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無何珊瑚出見生使問珊瑚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

瑚脉脉不作一言惟俛首嗚泣泪皆赤素衫盡染生慘
惻不能盡詞而退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詣王惡言誚讓
王傲不相下反數其惡且言婦已出尚屬安家何人我
自留陳氏女非留安氏婦也何煩强與他家事母怒甚
而窮於詞又見其意氣洶洶慚沮大哭而返珊瑚意不
自安思他適先是生有母姨于媼即沈姊也年六十餘
子死止一幼孫及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辭王往投媼
媼詰得故極道妹子昏暴即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
可兼囑勿言於是與于媼居類姑婦焉珊瑚有兩兄聞
而憐之欲移之歸而嫁之珊瑚執不肯惟從于媼紡績
以自度生自出婦母多方爲子謀婚而悍聲流播遐邇

無與爲耦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爲畢姻二成妻臧
姑驕悍戾沓尤倍於母母或怒以色則臧姑怒以聲二
成又懦不敢爲左右袒於是母威頓減莫敢攖反望色
笑而承迎之猶不能得臧姑懽臧姑役母若婢生不敢
言惟身代母操作滌器汛掃之事皆與焉母子恒於無
人處相對飲泣無何母以鬱積病委頓在牀便溺轉側
皆須生生晝夜不得寐兩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臧
姑輒喚去之生於是奔告于媼冀媼臨存入門泣且訴
訴未畢珊瑚自幃中出生大慚禁聲欲出珊瑚以兩手

由蹊隧而行言强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太且欲跋而踰之故曰｜｜ 靖獻 書微子自｜人自｜于先王

五通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尚百計驅遣之至於江浙五通民家有美婦輒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喘息爲害尤烈有邵弧者吳之典商也妻閻氏頗風格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婢媼盡奔閻欲出丈夫橫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不爲汝禍因抱腰如舉嬰兒置牀上裙帶自脫遂狎之而偉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絶四郎亦憐惜不盡其器既而下牀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弧於門外設典肆是夜婢奔告之弧知其五通不敢問質明視妻憊不起心甚羞之戒家人勿播婦三四日始就平復而懼其復至婢媼不敢宿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燭含愁以俟之無何四郎偕兩人入皆少年蘊藉有僮列肴酒與婦共飲婦羞縮低頭强之飲亦不飲心惕惕然恐更番爲淫則命合盡矣三人互相勸酬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至中夜上座二客並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當邀二郎五郎醵酒爲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幃婦哀免四郎强合之血液流離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臥牀

孰後若左萬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六不足爲害也

漏 見卷一妖術 ——焉爻 火齊 南史西天竺國出——珠狀如雲母色如紫金 嚴君 易家人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宮之 顧會——刑——男子割勢 金龍大王 ————明聖績記謝公緒會稽諸生居錢唐安溪宋謝太后姪也三宮北行公投苕溪死門人葬其鄉之金龍山明太祖呂梁之捷神顯靈助焉遂敕封————四——立廟黃河之上卽遠平戒山文存神爻生四子紀綱統緒神居季故號四大王 ◎按陳棟淮郡鎭海金神廟記龍於五行屬乙爲巽風皆木也木畏金從其畏厭之可無患於是創鎭海金神廟然則地四生金所謂————四————者或卽以金鎭海之義不必拘拘於往——而行四也 馬頁 神仙傳韓衆謂劉根曰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太乙金液其次有雲母雄黃之屬次乃草木諸藥能治百病補虛—— ◎李賀詩[illegible] 見卷一河伯 投河死上帝署爲——

申氏

涇河之側有士人子申氏者家窶貧竟日恆不舉火夫妻相對無以爲計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門戶羞先人跖而生不如夷而死妻忿曰子欲活而惡辱耶世不田而食者止有兩途汝既不能盜我無寧娼耳申怒與妻語相侵妻含憤而眠申念爲男子不能謀兩餐至使妻欲娼固不如死潛起投繯庭樹間但見父來驚曰癡兒何至於此斷其繩囑曰盜可以爲須擇禾黍深處伏之此行可富無庸再矣妻聞墮

集婢媼，嚴扃門戶而已。夜寢，更不知扉何自闢。入室則群眾皆迷，婢媼偏淫之。於是相告，各駭，以告翁。翁戒家人操刀環繡閨，室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內外人一時都瞑，忽若夢醒，見女白身臥，狀類癡，良久始寤。翁甚恨之，而無如何。積數月，女柴瘠頗殆。每語人：有能驅遣者，謝金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夜得龜，因悟祟翁女者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延之上座，使人舁龜於庭，臠割之。留申過夜，其怪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妻以其隔宿不還，方切憂盼，見申入，急問之。申不言，以金置榻上。妻視幾駭絕，曰：子豈為盜耶！申曰：汝逼我為此，又復是言。妻忿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申逐出，笑曳而返之，具以實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

鬼神或可望、人憐則不可望、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端者，雖餓不死；不為人憐，亦有鬼神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恥，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而何以見諒於鬼神乎。

涇河 書禹貢涇屬渭汭周禮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 饔飧 見卷二嬰寧 曝火 見卷一賈兒 充宗 見卷二聶小倩 投繯 見前五通 父執 禮曲禮見父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注||父同志之友也 搖尾 前漢司馬遷傳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韓愈應科目時與人書若俯首帖耳||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唐庾詩就令｜｜有誰憐**不遺者可無不爲**前漢孫寶傳張忠爲御史大夫署寶主簿徙人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君大夫以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自高且｜｜｜｜｜｜況主簿平北暫爲議郎**絕裾而去**晉溫嶠傳嶠爲劉琨右司馬琨使嶠至江南奉表勸進嶠欲將命其母固止之嶠｜｜｜｜｜**梁上君子**後漢陳寔傳寔字仲弓爲太邱長有盜夜入其室伏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成性遂至於此｜｜｜者是也盜大驚墜地寔曰子貌非惡人當貧耳遺絹二疋而遣之

扃嬌娜見卷一　**祟**賈兒見卷一　**舁**嬌娜見卷一　**蠢**種梨見卷一

恆娘

洪大業都中人妻朱氏姿致頗佳兩相愛悅後洪納婢寶帶爲妾貌遠遜朱而洪嬖之朱不平輒以此反目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然益嬖寶帶疏朱後徙其居與帛商狄姓者爲鄰狄妻恆娘先過院謁朱恆娘三十許姿僅中人而言詞輕倩朱悅之次日答其拜見其室亦有小妻年二十來甚娟好鄰居幾半年並不聞其詬誶一語而狄獨鍾愛恆娘副室則虛員而已朱一日見恆娘而問之曰余向謂良人之愛妾爲其爲妾也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今乃知不然夫人何術如可授願北面爲弟子恆娘曰嘻子則自疏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聒之是爲叢驅雀其離滋甚耳其歸益縱之卽男子自來勿納也一月後當再爲子謀之朱從其言益飾寶帶使從

西施之寵況下者乎於是試使晼白非也病在外背試使笑又曰非也病在左頤乃以秋波送嬌又顰然瓠犀微露使朱倣之凡數十作始略得其髣髴恒娘曰子歸矣攬鏡而嫻習之術無餘矣至於牀第之間隨機而動之因所好而投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朱歸一如恒娘教洪大悅形神俱惑唯恐見拒日將暮則相對調笑跬步不離閨闥日以為常竟不能推之使去朱益善遇寶帶每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醜不終席遣去之朱賺夫入寶帶房扃閉之洪終夜無所沾染於是寶帶恨洪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楚寶帶忿不自修飾敝衣垢履頭類蓬葆更不復可言人矣

亦是背水之陣法

恒娘一日謂朱曰我術何如矣朱曰道則至妙然弟子能由之而終不能知之也縱之何也曰子不聞乎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丈夫之愛妾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乍獲而幸其所難遘也縱而飽之則珍錯亦厭况藜羹乎毁之而復炫之何也曰置不留目則似久別忽覩豔妝則如新至譬貧人驟得粱肉則視脫粟非味矣而又不易與之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即子易妻為妾之法也朱大悅遂為閨中之密友積數年忽謂朱曰我兩人情若一體自當不昧生平向欲言而恐疑

韓非子楚人有賣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櫝而還其珠佞臣事君勿令見人勿使讀書綱鑑唐武宗時內侍監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斥疏矣

葛巾

牡丹妖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魯心向往之適以他事如曹因假縉紳之園居焉而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中目注勾萌以望其坼作懷牡丹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資斧將匱尋典春衣流連忘反一日淩晨趨花所則一女郎及老嫗在焉疑是貴家宅眷亦遂遄返暮而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窺之宮妝豔絕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此女子乎急反身而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嫗遇女郎方坐石上相顧失驚嫗以身障女叱曰狂生何爲生長跪曰娘子必是神仙嫗咄之曰如此妄言自當縶送令尹生大懼女郎微笑曰去之過山而去生返不能徒步意女郎歸告父兄必有詬辱之來偃臥空齋自悔孟浪竊幸女郎無怒容或當不復置念悔懼交集終夜而病日已向辰喜無問罪之師心漸寧帖而回憶聲容轉懼爲想如是三日憔悴欲死秉燭夜分僕已熟眠嫗入持甌而進曰吾家葛巾娘子手合鴆湯其速飲生聞而駭既而曰僕與娘

丨丨丨丨丨不丨可以言男豫行見卷一書虎三生見自志杜蘭香墉城仙錄有漁
父於湘江洞庭之岸聞兒啼聲顧之一二歲女子在岸側舉之至十餘歲天姿奇偉乃天人也忽有東靈
道人自空而下攜女以去臨去謂漁父曰我仙女丨丨丨也有過謫令去矣後降張碩家授以壜形飛
化之道久之碩仙去漁父亦望道不食後不知所之離魂倩女見卷一葉生代步見卷
二鳳陽士人邂逅見卷三青竹宦王孫當無外長卿何也見卷二附
寶楨外在前程孟浩然詩訪人留後信策蹇迴丨丨御輪昏禮昏義壻執綏八再拜奠雁出御婦
車而壻授綏丨丨三周先俟於門外丨丨花燭見卷二蓮香嗜素謠丨丨音慈也云蓋歌言也
魏姓羣芳譜丨花千葉肉紅畧物出於仁壽家烏巾紫羣芳譜牡丹名冬青湯花其朵者
百海雲紫丨丨云云按丨丨丨丨紫圓正而富麗如世人所戴丨丨狀故名少府寂寞以
花當夫人白居易戲題新栽薔薇詩移根易地皆顦顇野外庭前一種春丨丨無妻春寂丨丨花
開將窗前夫人以撥治時時將多稱子爾語見卷十一少府樂天時尉盩厔於自稱少府
爾許嬰寧

黃英

馬子才順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聞有佳種必購之千
里不憚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
種爲北方所無馬欣動即刻治裝從客至金陵客多方
爲之營求得兩芽裹藏如寶歸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
從油碧車丰姿灑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騷
雅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年曰種無不佳培溉在人
因與論藝菊之法馬大悅問將何往答云姊厭金陵欲
卜居於河朔耳馬欣然曰僕雖固貧茅廬可以寄榻不

（釋名）〡亞也次也先泥之後以灰飾之也**魚軒**左傳閔二年齊侯歸夫人〡〡注大夫車以魚皮爲飾也**醮**見卷一陸判**反璧**左傳僖二十三年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〡〡**臨蓐**見卷三青竹

晚霞

五月五日吳越間有鬪龍舟之戲刳木爲龍繪鱗甲飾以金碧上爲雕甍朱檻帆旌皆以錦繡舟末爲龍尾高丈餘以布索引木板下有童坐板上顛倒滾跌作諸巧劇下臨江水險危欲墮故其購是童也先以金啗其父母預調馴之墮水而死勿悔也吳門則載美妓較不同耳鎮江有蔣氏童阿端方七歲便捷奇巧莫能過聲價益起十六歲猶用之至金山下墮水死蔣媼止此子哀鳴而已阿端不自知死有兩人導去見水中別有天地回視則流波四繞屹如壁立俄現宮殿見一人兜牟坐兩人曰此龍窩君也便使拜伏龍窩君顏色和霽曰使巧可入柳條部遂引至一所廣殿四合趨上東廊有諸年少出與爲禮率十三四歲即有老嫗來衆呼解姥坐令獻技已乃教以錢塘飛霆之舞洞庭和風之樂但聞鼓鉦喤聒諸院皆響既而諸院皆息姥恐阿端不能即嫺獨絮絮調撥之而阿端一過殊已了了姥喜曰得此兒不讓晚霞矣明日龍窩君按部諸部畢集首按夜叉

部鬼面魚服鳴大鉦圜四尺許鼓可四人合抱之聲如巨霆叫噪不可復聞舞起則巨濤洶湧橫流空際時墮一點星光及着地消滅龍窩君急止之命進乳鶯部皆二八姝麗笙樂細作一時清風嫋嫋波聲俱靜水漸凝如水晶世界上下通明按畢俱退立西墀下次按燕子部皆垂髫人內一女郎年十四五已來振袖傾鬟作散花舞翩翩翔起襟袖襪履間皆出五色花朵隨風颺下飄泊滿庭舞畢隨其部亦下西墀阿端旁睨雅愛好之問之同部即晚霞也無何喚柳條部龍窩君特試阿端端作前舞喜怒隨腔俯仰中節龍窩君嘉其慧悟賜五文袴褶魚鬚金束髮上嵌夜光珠阿端拜賜下亦趨西墀各守其伍端於衆中遙注晚霞晚霞亦遙注之少間端逡巡出部而北晚霞亦漸入部而南相去數武而法嚴不敢亂部相視神馳而已既按蛺蝶部童男女皆雙舞身長短年大小服色黃白皆取諸同諸部按已魚貫而出柳條在燕子部後端疾出部前而晚霞已緩滯在後回首見端故遺珊瑚釵端急內袖中既歸凝思成疾眠餐頓廢解者輒進甘旨日三四省撫摩殷切病不少瘥姥憂之罔所為計曰吳江王壽期已迫且為奈何薄暮一童子來坐榻上與語自言隸蛺蝶部從容問曰君

病爲晚霞否端驚問何知笑曰晚霞亦如君耳端淒然起坐便求方計童問尚能步否答云勉強尚能自力童挽出南啟一戶折而西又闢雙扉見蓮花數十畝皆生平地上葉大如席花大如蓋落瓣堆梗下盈尺童引入其中曰姑坐此遂去少時一美人撥蓮花而入則晚霞也相見驚喜各道相思畧述生平遂以石壓荷蓋令側雅可障蔽又勻鋪蓮瓣而藉之忻與狎寢既訂後約日以夕陽爲候乃別端歸病亦尋愈由此兩人日一會於蓮畝過數日隨龍窩君往壽吳江王稱壽已諸部悉還獨留晚霞及乳鶯部一人在宮中教舞數月更無音耗

端悵望若失惟解姥日往來吳江府端托晚霞爲外妹求攜去冀一見之留吳江門下數日宮禁森嚴晚霞苦不得出怏怏而返積月餘癡想欲絕一日解姥入戚然相弔曰惜乎晚霞投江矣端大駭涕下不能自止因毀冠裂服藏金珠而出意欲相從俱死但見江水若壁以首力觸不得入念欲復還懼問冠服罪將增重意計窮蹙汗流浹踵忽睹壁下有大樹一章乃猱攀而上漸至端杪猛力躍墮幸不沾濡而竟已浮水上不意之間恍睹人世遂飄然泅去移時得岸少步江濱頓思老母遂趁舟而去抵里四顧居廬忽如隔世次且至家忽聞窗

之無影而信遂不之奪但遣宮人就別院傳其技女以
鼉溺毀容而後見之教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去

金山 明一統志|| 在鎮江府城西北七里揚子江心始名浮玉唐貞元間裴頭陀開山得金賜名金山其山高一百九十尺廣六百二十步勝概爲天下第 兜牟 書說命惟甲胄起戎注胄兜鍪也按鍪莫侯切音謀亦作牟見魏略 錢塘飛霆之舞 見卷三 織成 洞庭和風之樂 拾遺記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金屋數百間帝女居之四時有金石絲竹之聲 正同 金禮

考工記鳧氏爲鐘鼓上謂之| 散花舞 未詳○漢武內傳盧國貢吸華絲武帝賜麗娟命作舞衣舞時袖拂落花滿身都令習蘋篇|| 者舞態愈媚謂之百花舞 不舞不服志弓弩隊五十人 騎服 音奧 皆黑 武 陸判 見卷一 章 保作 見卷三 洞 石濤盧 見卷三 次旦 畫壁 見卷一 婉

||正領|青問攵行院篇海|音杭俗呼衕衕 寫 磨 見 字一日生也 術 樂人也○衕與院同

主韻 竹 賈胡 後漢馬援傳伏波類西域|| 到一處輒止是以失利○蘇軾詩處處留連似||

白秋練 白鱀也、嫁慕生、○過篇以吟詩為骨

直隸有慕生小字蟾宮商人慕小寰之子聰慧喜讀年十六翁以文業迂使去而學賈從父至楚每舟中無事輒便吟誦抵武昌父留居逆旅守其居積生乘父出執卷哦詩音節鏗鏘輒見窗影憧憧似有人竊聽之而亦未之異也一夕翁赴飲久不歸生吟益苦有人徘徊窗外月映甚悉怪之遽出窺覘則十五六傾城之姝望見生急避去又二三日載貨北旋暮泊湖濱父適他出有媼入曰郎君殺吾女矣生驚問之答云妾白姓有息女

媼視女面因翁哀請節亦許之至夜翁出女果至就榻鳴泣曰昔年妾狀今到君耶此中况味要不可不使君知然羸頓如此急切何能使瘳妾請為君一吟生亦喜女亦吟王建前作生曰此卿心事醫二人何得效然聞卿聲神已爽矣試為我吟楊柳千條盡向西女從之生贊曰快哉卿昔誦詩餘有采蓮子云菡萏香連十頃陂心尚未忘煩一曼聲度之女又從之甫闋生躍起曰小生何嘗病哉遂相狎抱沉痾若失既而問父見媼何詞事得諧否女已察知翁意直對不諧既而女去父來見生已起喜甚但慰勉之因曰女子良佳然自總角時把

柁櫂歌無論微賤抑亦不貞生不語翁既出女復來生述父意女曰妾窺之審矣天下事愈急則愈遠愈迎則愈拒當使意自轉反相求生問計女曰凡商賈志在利耳妾有術知物價適視舟中物並無少息為我告翁居某物利三之某物十之歸家妾言驗則妾為佳婦矣再來時君十八妾十七相歡有日何憂為生以所言物價告父父頗不信姑以餘貲半從其教既歸所自置貨貲本大虧幸少從女言得厚息略相準以是服秋練之神生益誇張之謂女自言能使己富翁於是益揭貲而南至湖數日不見白媼過又數日始見其泊舟柳下因委

聊齋志異

三

E 46
154

鷗外

於門下估計貪緣儌如負販例息望塵不可算數或有
傑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閒散重則誣以編氓甚
且一臂不袒輒逆鹿馬之旨寘豺狼之地朝士爲之
寒心朝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昃膏腴任肆呑食良家女
子强委爲妝疹氣冤氣暗無天日奴僕一到則守令承
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或有斷養之兒瓜葛之親出
則乘傳風行雷動地方之供給稍遲馬士之鞭撻立至
荼毒人民奴隸官府扈從所臨野無青草而某方炎炎
赫赫怙寵無悔召對方承於闕下萋菲輒進於君前委
蛇才退於自公聲歌已起於後苑聲色狗馬晝夜荒淫

一疏何等痛快

國計民生罔存念慮世上寧有此宰相乎內外駭訝人
情洶洶若不急加斧鑕之誅勢必釀成燎莽之禍臣夙
夜祗懼不敢寧處冒死列欵仰達宸聽伏祈斷奸佞之
頭籍貪冒之産上回天怒下快輿情如果臣言虛謬刀
鋸鼎鑊即加臣身云云疏上會聞之氣魄悚駭如飲冰
水幸而皇上優容留中不發繼而科道九卿交章劾奏
即昔之拜門牆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奉旨籍家克雲
南軍子任平陽太守已差員前往提問會方聞旨驚惶
旋有武士數十人帶劍操戈直抵內寢褫其衣冠與妻
亞繫俄見數夫運貲於庭金銀錢鈔以數百萬珠翠瑤

才備媵妾衣食粗足自給而冢室悍甚日以鞭箠從事輙以赤鐵烙胸乳妾而畏人頗憐愛稍自寬慰東鄰惡少年忽踰垣來逼與私乃自念前身惡孽已被鬼責今那得復爾於是大聲疾呼畏人與嫡婦盡起惡少年始竄去居無何秀才宿諸其室枕上喋喋方自訴冤苦忽震厲一聲室門大闢有兩賊持刀入竟決秀才首囊括衣物團伏被底不敢復作聲旣而賊去乃喊奔嫡室嫡大驚相與泣驗遂疑妾以奸夫殺畏人因以狀白刺史嚴鞫竟以酷刑定罪案依律凌遲處死縶赴刑所胸中冤氣扼塞距踊聲屈覺九幽十八獄無此黑黯也正悲號間聞遊者呼曰兄夢魘耶豁然而悟見老僧猶跏趺座上同侶競相謂曰日暮腹枵何久酣睡曾乃慘淡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驗否曾益驚異拜而請教僧曰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蓮也山僧何知焉曾勝氣而來不覺喪氣而返臺閣之想由此淡焉入山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福善禍淫天之常道聞作宰相而忻然於中者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矣是時方寸中宮室妻妾無所不有然而夢固爲妄想亦非眞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粱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之邯鄲之後

功名中之人、閱之可慙然、

捷南宮 見卷一葉生

星 王應麟云十一星行歷推人命貴賤始于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弼

匾而死如紙翦成者然自是壁蟲無噍類矣

山右衛中堂（名周祚山西曲沃人謚文清）　壁虫（即臭虫也見爾雅釋虫）　平天冠（宋史廖融潘若沃更唱迭和太宗懲五代之弊以詞賦論策取士融曰豈知今日詩似大市裏賣｜｜｜無人問耳）　拱璧（見卷二珠兒）　無噍類（前漢高帝紀襄城｜｜｜注噍才笑切言無有活而噍食者也）

附池北偶談一則

八座某公未第時夏日嘗晝臥忽見一小人騎而入人馬皆可寸餘腰弓矢臂鷹大如蠅繼至一人亦如之牽獵犬大如巨蟻二人繞室盤旋久之甲士數千各擐屋瓦雲甲繽紛絡繹分左右盡合圍大獵室中蚊蠅無噍類其伏匿者輒緣壁隙搜出之一朱衣人下輦坐別榻眾次第獻俘獲已遂上輦䔥隊而出甲士皆從如烟霧而散起視一無所覩惟一小獵犬彷徨壁間取置篋中馴甚飼之不食臥則復枕畔見蠅蚋輒齧去之

辛十四娘　狐仙

廣平馮生正德間人少輕脫縱酒昧爽偶行遇一少女著紅帔容色娟好從小奚奴躡露奔波履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側故有蘭若久蕪廢有女子自內出則向麗人也忽見生來即轉身入陰念麗者何得在禪

丨於叓路火爆竹荊楚歲時記正月一日是三元之中剌人馬日也雞鳴而起先于庭前丨丨以辟山臊惡鬼○按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人焉長尺餘一足性不畏人犯之令人寒熱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熚熚有聲而山臊驚憚後人遂象其形以火藥爲之季路一言左傳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丨丨要我吾無盟矣三祖見卷四冊胡道場指月錄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居天台二十二年建大丨丨一十二所清醮見卷二嬰寧兵燹見卷二張誠瓦全北史魏宗室傳景皓曰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無恙見卷二珠兒閃說見前仇太娘夜臺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丨丨按墓穴曰丨丨一日長夜

黃九郎

何師參字子蕭齋於苕溪之東門臨曠野薄暮偶出見婦人跨驢來少年從諸其後婦約五十許意致清越轉視少年年可十五六丰采過於姝麗何生素有斷袖之癖睨之神出於舍翹足目送影滅方歸次日早伺之落日冥濛少年始過生曲意承迎笑問所來答以外祖家生請過齋少憩辭以不暇固曳之乃入略坐興辭堅不可挽生握手送之殷囑便道相過少年唯唯而去生由是凝思如渴往來眺注足無停趾一日銜半規少年欻至大喜要入命館僮行酒問其姓字答云黃姓第九童子無字問過往何頻曰家慈在外祖家常多病故數省之酒數行欲辭去生捉臂遮留下管鑰九郎無如何赧顏復坐挑燈共語溫若處子而詞涉游戲便含羞面

千古奇遇百回讀之不厭

可懼也

吳木欣云康熙甲戌一鄉科令浙中點稽凶犯有竊盜已刺字訖例應遞釋嫌字減筆從局非官板正字使刮去之候創平依字叢中點畫形象另刺之盜口占一絕云手把菱花仔細看淋漓鮮血舊痕斑早知面上重為苦竊物先防識字官禁卒笑之曰詩人不求功名而乃為盜盜又口占答之云少年學道志功名只為家貧悞一生冀得貲財權子母囊遊燕市博恩榮即此觀之秀才為盜亦仕進之志也狐授姬生以進取之資耳

崇賢見[illegible]名士[illegible]開寶[illegible]西界[illegible]弟子多有||[illegible]次宗

見卷一者城隍 **家人寡婦以盜汚遂行淫** 前漢游俠傳原涉字巨先父為南陽太守涉年二十餘為谷口令人嘗置酒請涉入里門客有道所知毋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門問以喪事家无所有涉乃側牘為疏具記衣被含飯之物分付市買日昳皆會其周急待人如此或譏涉曰子本二千石心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何故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曰子獨不見||||聊如目約飭之時意乃慕宋伯姬陳孝婦不幸一為盜汚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吳木欣 **口占** 見卷三香玉 **菱花** 即稚鏡謂之||〇飛燕外傳飛燕始加大號婕妤奏上三十六物以賀有七出||鏡一奩 **權子母** 見卷二任秀

大力將軍

查伊璜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鐘大於兩

聊齋志異　四

E 46
154

鷗外

少師贈太師諡忠定○夏原吉字維喆湖廣
湘陰人鄉貢生官至戶部尚書諡忠靖

向杲 報仇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與庶兄晟友于最敦晟狎一妓名波斯有割臂之盟以其母取直奢所約不遂適其母欲出籍爲良願先遺波斯有莊公子者素善波斯請贖爲妾波斯謂母曰既願同離水火是欲出地獄而登天堂也若妾媵之相去幾何矣肯從奴志向生其可母諾之以意達晟時晟喪偶未婚竭貲聘波斯以歸莊聞怒晟之奪所好也途中偶逢便大詬罵晟不服遂嗾從人折箠笞之垂斃乃去杲聞奔視則兄已死不勝哀憤具造赴郡莊廣行賄賂使其理不得伸杲隱忿中結莫可控訴惟思要路刺殺莊日懷利刃伏於山徑之莽久之機漸洩莊知其謀出則戒備甚嚴聞汾州有焦桐者有勇而善射以多金聘爲衛杲無所施其計然猶日伺之一日方伏雨暴作上下沾濡寒戰頗苦既而烈風四起冰雹繼至身忽忽然痛癢不能復覺嶺上舊有山神祠強奔赴既入廟則所識道士在焉先是道士嘗行乞村中杲輒飯之道士以故識杲見杲衣服濡溼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杲易衣忍凍蹲若犬自視則毛革頓生身化爲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驚恨轉念得仇人而食其

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見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癡也

晉有坤星（以下數條俱見鴿子經詳補注）魯有鶴秀　黔有腋蝶　梁有翻跳　越有諸尖　靴頭　點子　太白　黑石　夫婦雀　花狗眼　療以粉草　投以鹽顆

夜遊　武（見卷一陸判）觔斗（朱子詩只在虛空打｜｜）望羊（莊子秋水篇河伯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旋其面目｜｜向若而歎曰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夊執（見卷三申氏）割愛（見卷三石清虛）德色（見卷四恆娘讀詳注）黃韃　明珠暗投（鄒陽獄中書｜月之｜夜光之璧以｜｜人于道上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葉公子

好龍則真龍入室（申子｜｜｜高之｜｜｜也雕文畫之天龍聞而示之窺頭于牖施尾于堂葉公見之去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阿堵（世說王夷甫嘗嫉其妻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妻欲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却｜｜中物●天祿識餘晉人云｜｜猶唐人云若箇今日者俗也殷浩有佛經自瑾亦應在｜｜中顧長康傳神日情神妙處正在｜｜中謝安謂桓公曰明公何用壁後置｜｜皆是也近世不辨此遂謂錢曰｜｜可笑）

江城

臨江高生名蕃少慧儀容秀美十四歲入邑庠富室爭女之生選擇良苛屢梗父命父仲鴻年六十止此子寵惜之不忍少拂東村有樊翁者授童蒙於市肆攜家僦生屋翁有女小字江城與生同甲時皆八九歲兩小無猜日共嬉戲從翁徙去積四五年不復聞問一日生

丨丨使人多乎注丨丨牢獄也 **獄吏之尊**史記人有上書告周勃反捕理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將百萬軍安知丨丨丨丨也 詳見卷一成仙○仳一作𢓜 **顧影**後漢書南匈奴傳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丨丨裴回竦動左右又晉書何晏傳分白不去手行步自丨丨 **跴屣**見卷五辛十四娘 **蹣跚**蘇軾詩侵尋風痺兩足丨丨注丨丨跛行貌 **臙脂虎**潛確類書陸愼言妻沉慘妒忌吏民號曰丨丨丨 **小選**見卷一狐嫁女 **漏**見卷一妖術 **文宗**見卷一考城隍 **降爲青**學政全書國初時各省設立學道定歲科試秀才至三等而止歲試則分爲六等文理平通者一等亦通者二等平常者三等有疵者四等荒謬者五等不通者六等一等補廩二等補增三等回家四等戒飭五等廩降爲增增降爲附附丨丨丨青降爲社社生黜爲民六等廩降爲附增丨丨丨附降爲社青社皆黜爲民 **長生鼠**未詳○按山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丨丨也 **觀音**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云云 **鉦**見卷四 鈸震 **腹誹**見卷三樂仲詩史記非作誹 **喈蔡者喪**見卷一葉生 **丹詔**揭傒斯紫宸丨丨出中第五雲垂 **菩薩**見卷一瞳人語 **巨萬**見卷四白秋練 **觀自在**見卷一瞳人語菩薩注 **大千世界**華嚴經四天下共一日月爲一世界有千世界有一小鐵圍山繞之名曰小千世界有中千世界有大鐵圍山繞之名曰丨丨丨丨注丨丨丨丨者一萬小世界也

八大王 鼈怪

臨洮馮生傳者忘其名字蓋貴介裔而陵夷矣有漁鼈者負其責不能償得鼈輒獻之一日獻巨鼈額有白點生以其狀異放之後自壻家歸至恒河之側日已就昏見一醉者從二三僮顛跛而至遙見生便問何人生漫應行道者醉人怒曰寧無姓名胡言行道者生馳驅心

贖傾家可也王怒復逐之妃召生妻入宮將鴆之既見妻以珊瑚鏡臺納妃辭意溫惻妃悅之使參主主亦悅之訂為姊妹轉使諭生生告妻曰王侯之女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妻不聽歸修聘幣納王邸齎送者以千人珍石寶玉之屬王家不能知其名王大喜釋生歸以主嬪焉主仍懷鏡歸生一夕獨寢夢八王軒然入曰所贈之物當見還也佩之既久耗人精血損人壽命生諾之即留宴飲八王辭曰自怡藥石戒杯中物已三年矣乃以口齧生臂痛極而醒視之則核塊消矣後此遂如常人

酒人賦

異史氏曰醒則猶人而醉則如鼈此酒人之大都也顧鼈雖日習於酒狂乎而不敢忘恩不敢無禮於長者鼈不過人遠哉若夫已氏則醒不如人而醉不如鼈矣古人有龜鑑盍以為鼈鑑乎乃作酒人賦賦曰有一物焉陶情適口飲之則醺醺騰騰厥名為酒其名最多為功已久以宴嘉賓以速父舅以促膝而為懽以合巹而成偶或以為釣詩鉤又以為掃愁帚故麴生頻來則騷客之金蘭友醉鄉深處則愁人之逋逃藪糟邱之臺既成鴟夷之功不朽齊臣遂能一石學士亦稱五斗則酒固以人傳而人或以酒醜若夫落帽之孟嘉荷鍤之伯倫

母所居崑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左帶瑤池右環翠水○〔穆天子傳〕周穆王好神仙觴西丨丨於瑤池之上

董雙成許飛瓊漢武內傳七月七日王母降於帝宮令王子登彈八琅之璈丨丨丨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丨丨丨鼓凌靈之簧○丨丨丨丨丨丨皆王母侍女也

無縫之衣靈怪錄郭翰暑月見織女下降其丨丨問之曰天衣本非針線爲也

天孫史記天官書織女皆丨帝丨也

鼻聲見卷二聶小倩

寒鴻見卷三香玉古押衙注

誰識蕭郎今又逢全唐詩話崔郊有婢甚端麗善音律既貧鬻於連帥子頔家郊思慕不已婢因寒食來崔家值郊立柳陰馬上連泣崔贈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公覩詩令名崔生命婢同歸

袖裏乾坤見西遊記

臨摹見卷三竹青

綿瀟見卷一青鳳

衲見卷一種梨

手談見卷五連瑣

臨盆見卷二俠女

璧返見卷四青蛙神○朱竹坨云今世所傳返璧出左傳所謂受飧而返璧也[illegible]始皇事擬之則不雅〔子〕朝與敬王戰投璧於河後二日津人得之於岸將賣之石也已敬王事宗獻之復爲玉秦使者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奏璧以聞使御府視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璧也

桃源見卷三王者

老於是鄉可耳見卷三樂仲溫柔鄉注

梅女

女鬼再生

封雲亭大行人偶至郡署臥寓室時年少喪偶岑寂之下頗有所思凝視間見牆上有女子影依稀如畫念必意想所致而久之不動亦不滅異之起視轉真再近之儼然少女容蹙舌伸索環秀頸驚顧未已冉冉欲下知爲縊鬼然以白晝壯膽不大畏怯語曰娘子如有奇冤小

縣乃劉

宋一一

郭秀才

遇怪宴見踏肩戲

東粤士人郭某暮自友人歸入山迷路竄榛莽中約更許聞山頭笑語急趨之見十餘人藉地飲望見郭閧然曰坐中正欠一客大佳大佳郭旣坐見諸客半儒巾便請指迷一人笑曰君眞酸腐舍此明月不賞何求道路卽飛一觥來郭飲之芳香射鼻一引遂盡又一人持壺傾注郭故善飲又復奔馳吻燥一舉一觴衆大贊曰豪哉眞吾友也郭放達喜謔能學禽言無不酷肖離座起溲竊作燕子鳴衆疑曰半夜何得此耶又效杜鵑衆益疑郭坐但笑不言方紛議間郭回首爲鸚鵡鳴曰郭秀才醉矣送他歸也衆驚聽寂不復聞少頃又作之旣而悟其爲郭始大笑皆撮口從學無一能者一人曰可惜青娘子未至又一人曰中秋還集於此郭先生不可不來郭敬諾一人起曰客有絕技我等亦獻踏肩之戲若何於是譁然並起前一人挺身矗立卽有一人飛登肩上亦矗立累至四人高不可登繼至者攀肩踏臂如緣梯狀十餘人頃刻都盡望之可接霄漢方驚顧間挺然倒地化爲脩道一線郭駭立良久遵道得歸翌日腹大痛溺綠色似銅青著物能染亦無溺氣三日乃已往

驗故處則肴骨狼籍四圍叢莽並無道路至中秋郭欲
赴約朋友諫止之
杜鵑（本草）杜鵑出蜀中狀如雀鷂色慘黑口赤有小冠春暮則鳴鳴必北向 銅青（本草）生熟丨皆有丨即是銅之精華大者即空綠以次空青

阿英　鸚鵡之怪○秦娘子即秦吉了之怪

甘玉字璧人廬陵人父母早喪遺弟珏字雙璧始五歲
從兄鞠養玉性友愛撫弟如子後珏漸長丰姿秀出又
慧能文玉益愛之每曰吾弟表表不可以無良匹然簡
擇過刻姻卒不就適讀書匡山僧寺夜初就枕聞窗外
有女子聲窺之見三四女郎席地坐數婢陳肴酒皆殊

色也一女曰秦娘子何不來下坐者曰昨
自函谷來被惡人傷其右臂不能同游方用恨恨一女
曰前宵一夢大惡今猶汗悸下座者搖手曰莫道莫道
令夕姊妹懽會言之嚇人不快女笑曰婢子膽怯爾爾
便有虎狼銜去耶若要勿言須歌一曲為娘行侑酒女
低吟曰閑階桃花取次開昨日踏青小約未應乖囑付
東鄰女伴少待莫相催着得鳳頭鞋子即當來吟罷一
座無不歎賞談笑間忽一偉丈夫岸然自外入鶻睛熒
熒其貌獰醜衆讙曰妖至矣倉猝鬨然殆如鳥散惟歌
者婀娜不前被執哀啼強與支撐丈夫吼怒齕手斷指

丨草也姓婦鳳之必生男

無恙見卷二珠兒

秦吉了〔爾雅翼〕秦中有吉了鳥毛羽黑有兩耳如人耳而紅○桂海虞衡志丨丨如鸚鵡紺黑色丹珠黃距目下連頂有深黃文頂毛有縱如人分髮能人言比鸚鵡尤慧鸚鵡如兒女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古城去邕欽州但隔交阯疑即吉了也

牛成章 為鬼六年留人間著

牛成章江西之布商也娶鄭氏生子女各一牛三十三歲病死子名忠時方十二女八九歲而已母不能貞貨產入囊改醮而去遺兩孤難以存濟有牛從嫂年已六袠貧寡無歸遂與居處數年嫗死家益替而忠漸長思繼父業而苦無貲妹適毛姓毛富賈也女哀婿假數十金付兄兄從人適金陵途中遇寇資斧盡喪飄蕩不能歸偶趨典肆見主肆者絕類其父出而潛察之姓字皆符駭異不諭其故惟日流連其傍以窺意旨而其人亦略不顧問如此三日覘其言笑舉止真父無訛即又不敢拜識乃自陳於羣小求以同鄉之故進身為傭立券已主人視其里居姓名似有所動問所從來忠泣訴父名主人悵然若失久之問而母無恙乎忠又不敢謂父死婉應曰我父六年前經商不返母醮而去幸有伯母撫育不然葬溝瀆久矣主人慘然曰我即是汝父也於是握手悲哀又導入參其後母後母姬年三十餘無出

得忠喜設筵寢門牛終歔欷不樂即欲一歸故里妻慮肆中乏人故止之年乃挈子經理肆務居之三月乃以諸籍委子趨裝西歸既別忠實以父死告母姬乃大驚言彼負販於此曩所與交好者留作當商娶我已六年矣何言死耶忠又細述之相與疑念不喻其由踰一晝夜而牛已返攜一婦入頭如蓬葆忠覘之則其所生母也牛摘耳頓罵何棄吾兒婦懾伏不敢少動牛以口齕其項婦呼忠曰兒救吾兒救吾忠大不忍橫身蔽隔其間牛猶忿怒婦已不見衆大驚相譁以鬼旋視牛顏色慘變委衣於地化爲黑氣亦尋滅矣母子駭歎舉衣冠而瘞之忠席父業富有萬金後歸家問之則嫁母於是月死一家皆見牛成章云

醮見卷一陸判　六袠白居易詩已開第丨丨飽食仍安眠注十年爲一丨按亦作秩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務見卷四珊瑚　無恙見卷二珠兒　趨裝見卷一嬌娜　蓬葆一見卷四恒娘

青娥霍桓聘、青娥愛道不受

青娥 仙女

霍桓字匡九晉人也父官縣尉早卒遺生最幼聰慧絕人十一歲以神童入泮而母過於愛惜禁不令出庭戶年十三歲尚不能辨作叔甥舅焉同里有武評事者好道入山不返有女青娥年十四美異常倫幼時竊讀父

霍桓得鑱

書慕何仙姑之爲人父既隱立志不家母無奈之一日
生於門外瞥見之童子雖無知然祗覺愛之極而不能言
直告母使委禽焉母知其不可故難之生鬱鬱不自得
母恐拂兒意遂託往來者致意武果不諧生行思坐籌
無以爲計會有一道士在門手握小鑱長裁尺許生借
閱一過問將何用荅云斸藥之具物雖微堅石可入生
未深信道士即以斫牆上石應手落如腐生大異之把
玩不釋於手道士笑曰公子愛之即以奉贈生大喜酬
之以錢不受而去持歸歷試磚石畧無隔閡稍念穴牆
則美人可見而竝不知其非法也更定踰垣而去直至

穴垣見青娥

武第凡穴兩重垣始達中庭見小廂中尚有燈火伏窺
之則青娥卸晚妝矣少頃燭滅寂無聲穿墉入女已熟
眠輕解雙履悄然登榻又恐女郎驚覺必遭訶逐遂潛
伏繡衾之側畧聞香息心願竊慰而生一夜經營疲殆頗
甚少一合眸不覺睡去女醒聞鼻氣休休開目見穴隙
亮入大駭急起暗捋婢醒拔關輕出敲窗喚家人婦共
爇火操杖以往見一總角書生酣眠繡榻細審識爲霍
生推之始覺遽起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懼但靦
然不作一語衆指爲賊恐呵之始出涕曰我非賊實以
愛娘子故願一近芳澤耳衆又疑穴數重垣非童子所

青娥思婚而事不諧

能者生出鑱以言其異共試之駭絕訝爲神授將共告諸夫人女俛首沉思意似不以爲可衆窺知女意因曰此子聲名門地殊不辱玷不如縱之使去俾復求媒焉詰旦假盜以告夫人如何也女不荅衆乃促生行生索鑱共笑曰騃兒童猶不忘凶器耶生覷枕邊有鳳釵一股陰納袖中已爲婢子所窺急白之女不言亦不怒一媼拍頸曰莫道他騃若小意念乖絕也乃曳之仍自竇中出既歸不敢實告母但囑母復媒致之母不忍顯拒惟遍託媒氏急爲別覓良姻青娥知之中情皇急陰使腹心風示媼媼悅託媒往會有小婢漏泄前事武夫人辱

邑宰為生謀成婚

之不勝恚憤媒至益觸其怒以杖畫地罵生並及其母媒懼竄歸具述其狀生母亦怒曰不肖兒所爲我都懵懵何遂以無禮相加當交股時何不將蕩兒淫婦一併殺卻由是見其親屬輒便披訴女聞媿欲死武夫人大悔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女陰使人婉致生母且矢之以不他其辭悲切母感之乃不復言而論親之謀亦遂輟矣會秦中歐公宰是邑見生文深器之時召入內署極意優寵一日問生婚乎荅言未細詰之對曰夙與故武評事小女有盟約後以微嫌遂致中寢問猶願之否生靦然不言公笑曰我當爲子成之即委縣尉教諭納

青娥死

生之母疾，生求魚，途遭叟，

斃於武夫人喜婿乃定踰歲娶女歸入門乃以鑱擲地曰此寇盜物可將去生笑曰勿忘媒妁珍佩之恒不去身女爲人溫良寡默一日三朝其母餘惟閉門寂坐不甚留心家務母或以弔慶他往則事事經紀罔不井井二年餘女生一子孟仙一切委之乳保似亦不甚顧惜又四五年忽謂生曰懽愛之緣於茲八載今離長會短可將奈何生驚問之即已默默盛妝拜母返身入室追而詰之則仰眠榻上而氣絕矣母子痛悼購材而葬之母已衰邁每每抱子思母如摧肺肝由是遘疾遂憊不思飲食但思魚羹而近地無魚百里外始可購致

尋叟入仙府，遭青娥及其父，

時廝騎皆被差遣生性純孝急不可待懷貲獨往晝夜無停趾返至山中日已沉冥兩足跛踦步不能咫後一叟至問曰足得毋泡乎生唯唯叟便曳坐路隅敲石取火以紙裹藥末熏生兩足訖試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矯健感極申謝叟問何事汲汲答以母病因歷道所由叟問何不另娶答云未得佳者叟遙指山村曰此處有一佳人倘能從我去僕當爲君作伐生辭以母病待魚姑不遑暇叟乃拱手約以異日入村但問老王乃别而去生歸烹魚獻母畧進數日尋瘳乃命僕馬往尋叟至舊處迷村所在周章踰時夕暾漸墜山谷甚雜又不可以

極望乃與僕分上山頭以瞻里落而山路崎嶇不可復
騎跋履而上昧色籠煙矣蹀躞四望更無村落方將下
山而歸途已迷心中燥火如燒荒竄間冥墮絕壁幸數
尺下有一綫荒臺墜臥其上闊僅容身下視黑不見底
懼極不敢少動又幸崖邊皆生小樹約體如欄定移時
見足傍有小洞口心竊喜以背着石螬行而入意稍穩
冀天明可以呼救少頃深處有光如星點漸近之約二
三里許忽睹廊舍並無釭燭而光明若晝一麗人自房
中出視之青娥也見生驚曰郎何能來生不暇陳把手
嗚惻女勸止之問母及見生悉述苦況女亦慘然生曰

曳女、为叟所逐、

卿死年餘此得毋冥間耶女曰非也此乃仙府曩實非
死所瘞一竹杖耳郎今來仙緣有分也因導令朝父則
一修髯丈夫坐堂上生趨拜女白霍郎來翁驚起握手
畧道平素曰壻來大好分當留此生辭以母望不能久
留翁曰我亦知之但遲三數日即亦何傷乃餌以肴酒
即令婢設榻於西堂施錦裀焉生既退曳女同寢女卻
之曰此何處可容狎褻生捉臂不捨牕外婢子笑聲嗤
然女益慚方爭拒間翁入叱曰俗骨污吾洞府宜即去
生素負氣愧不可忍作色曰兒女之情人所不免長者
何當窺伺我無難即去但令女須便將隨翁無辭招女

鑿壁得青娥

隨之啟後戶送之賺生離門父子闔扉去回頭則峭壁巉巖無少隙縫隻影煢煢罔所歸適視天上斜月高揭星斗已稀悵悵良久悲已而恨面壁叫號迄無應者憤極腰中出鑱鑿石攻進且攻且罵瞬息洞入三四尺許隱隱聞人語曰孽障哉生奮力鑿益急洞底豁開二扉推娥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復合女怨曰既愛我為婦豈有待丈人如此者是何處老道士授汝凶器將人纏混欲死生得女意願已慰不復置辯但憂路險難歸女折兩枝各跨其一即化為馬行且駛俄頃至家時失生已七日矣初生之與僕相失也覓之不得歸而告母母遣

丈夫他從

二子相遇

人窮搜山谷竝無蹤緒正憂惶無所聞子歸懽喜承迎舉首見婦幾駭絕生略述之母益忻慰女以形跡詭異慮駭物聽求即播遷母從之異郡有別業刻期徙往人莫之知偕居十八年生一女適同邑李氏後母壽終女謂生曰吾家茅田中有雉菢八卵其地可葬汝父子扶櫬歸窆兒已成立宜即留守廬墓無庸復來生從其言葬後自返月餘孟仙往省之而父母俱杳問之老奴則云赴葬未還心知其異浩歎而已孟仙文名甚譟而困於場屋四旬不售後以拔貢入北闈遇同號生年可十七八神采俊逸愛之視其卷註順天廩生霍仲仙瞪目

夫妻仙去、

大駭因自道姓名仲仙亦異之便問鄉貫孟悉告之仲仙喜曰弟赴都時父囑文場中如逢山右霍姓者吾族也宜與款接今果然矣顧何以名字相同如此孟仙因詰高曾並嚴慈姓諱已而驚曰是我父母也仲仙疑年齒之不類孟仙曰我父母皆仙人何可以貌信其年歲乎因述往跡仲仙始信場後不暇休息命駕同歸纔到門家人迎告是夜失太翁及夫人所在兩人大驚仲仙入而詢諸婦婦言昨夕尚共杯酌母謂汝夫婦少不更事明日大哥來吾無慮矣早旦入室則闃無人矣兄弟聞之頓足悲哀仲仙猶欲追覓孟仙以爲無益乃止是科仲仙領鄉薦以晉中祖墓所在從兄而歸猶冀父母尚在人間隨在探訪而終無蹤蹟矣

異史氏曰鑽穴眠場其意則癡蟄蠶鳴翁其行則狂仙人之撮合之者惟欲以長生報其孝耳然既混迹人間狎生子女則居而終焉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屢棄其子抑獨何哉異已

評事 唐書百官志大理寺有丨丨八人掌出使推按 何仙姑 續仙傳丨丨丨零陵市人女也純陽以一桃與之俾食其半自是不飢頗能談休咎後尸解云按趙道一仙鑑錄云純陽所度者乃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姓何者開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 委禽 見卷二阿寶 總角 見卷四白秋練 周章 楚辭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丨丨 村落 見卷二鳳陽士人 丈人 見卷六孫

妾觀見卷二鄉貢唐書選舉志有今一歲有司以一一三代名詩話中書門下揀貢鄉棟任秀籍也

鴉頭

狐女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游於楚過大河休於旅舍閒步門外里戚趙東樓大賈也常數年不歸見王執手甚懽便邀臨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愕怪卻步趙曳之又隔窗呼妮子去王乃入趙具酒饌話溫涼王問此何處所答云此是小勾欄余久客暫假牀寢話間妮子頻來出入王跼促不安離席告別趙強捉令坐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秋波頻顧眉目含情儀度嫻婉實神仙也王素方直至此惘然若失便問麗者何人趙曰此媼次女小字鴉頭年十四矣纏頭者屢以重金啗媼女執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稚哀免今尚待聘耳王聞言俛首默然癡坐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倘垂意當作冰斧王憮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夕絕不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澀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王拜謝趨出罄貲而至得五數強趙致媼媼果少之鴉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我初學作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放卻財神去媼以女性拗但得允從即甚

明日人問必多任許元資月但費錦丨丨耳謂歌舞者持利物也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年少爭丨丨一曲紅綃不知數
沙吒見卷三胡氏
囊澀晉書阮孚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錢看丨恐其羞丨丨杜甫詩丨丨空恐羞丨留得一錢看
錢樹子見前每友
譙鼓譙謂門上為高樓以望遠者見史記陳涉世家鼓譙謂更鼓
衙見卷二嬰寧
昔悔楞嚴經引諸泥奠作於丨丨
無恙見卷二珠兒
芙蓉西京雜記卓文君眉色若遠山臉際常若丨丨
家徒四壁見卷二阿寶相如之貧注
犢鼻見卷六田七郎
排闥見卷二巧娘
俵散見卷一種梨
曲巷說文巷邑中道也直曰術丨丨曰丨
落拓見卷一嬌娜
青樓見卷二蓮香
牀頭金盡見前翩翩
白眼見卷四阿纖
背欲裂見卷三紅玉
扃見卷一嬌娜
鴇按伶呼妓之母曰鴇未詳所本或云鴇為白鳥之妻或云鴇字為七十鳥綜未得的解○余懷板橋記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與其留連其假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強也蓋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鴇兒愛鈔者為假母言之也
唐君謂魏徵更饒嫵媚唐書魏徵傳太宗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見其嫵媚按嫵媚謂順從也

余德

或是月中仙

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為一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遇諸其門年最少而容儀裘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卻又蘊藉可愛異之歸語妻妻遣婢託遺問以窺其室室有麗姝美艷逾於仙人一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所經尹不測其何人詣門投謁適值他出翼日即來答拜展其剌呼始知余姓德名語次細審官閥言殊隱約固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非寇竊逋

聊齋志異評註卷七終

聊齋志異評註卷八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註

封三娘　狐

范十一娘鹿城祭酒之女少艷美風雅尤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恒少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間一女子步趨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姝也悅而好之轉用盼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

章阿端 女鬼

衛輝戚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第闊人稀東院樓亭蒿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譁以鬼兩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既歸得疾數日尋斃家人益懼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憭慄自傷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聒生怒盛氣襆被獨臥荒亭中畱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寐去忽有人以手探被反復捫搎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攣耳蓬頭擁腫無度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範不堪承教婢慚斂手蹀

躞而去少頃一女郎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妙闖然至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然高臥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第主候卿討房稅耳遂起裸而捉之女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牀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甚抗拒已而自白曰妾章氏小字阿端誤適蕩子剛愎不仁橫加折辱憤悒夭逝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宅下皆墳冢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從妾服役上有生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令驅君耳問捫搎何為笑曰此婢三十年未通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諒矣要

下衙恨索命去乞我作道場生早起即將如教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日方落僧衆畢集金鐃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聒耳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端娘來謝言寃已解矣將生作城隍之女煩爲轉致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怛久之漸習生不在則隔窗啟稟一夜向生啼曰前押生者今情弊漏洩按責甚急恐不能久聚矣數日果疾曰情之所鍾本願長死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數乎生皇遽求策曰是不可爲也問受責乎曰薄有所罰然偷生罪大偷死罪小言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澌滅矣生每獨宿亭中冀有他遇終亦寂然人心遂安

故鬼 見卷二張誠

鬭說 見卷五仇大娘

人死爲鬼鬼死爲聻 五音集韻｜｜｜｜｜見懼之｜｜｜｜鬼見怕之若篆書此字貼於門上一切鬼祟遠離千里聻音積○按通典聻司刁鬼名漸耳一名滄耳

獨傢 集韻｜｜音獨速頭動也

蛻委 見卷一葉生

道場 見卷五李伯言

城隍 見卷一考｜｜

永訣 見卷一蓮香

花姑子

[獐化女以報恩]

安幼輿陝之拔貢生爲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輒不惜重直買釋之會舅家喪葬往助執紼暮歸路經華嶽迷竄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

之至也仙乎仙乎

揮霍見卷三道士　執紼禮檀弓弔于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紼引棺索也　武見卷一陸判　傴僂見卷二脹誠　下榻見卷三三仙　湫隘左傳昭三年子之宅近市｜｜囂塵不可以居注｜下也｜小也囂聲也塵土也　釃酒詩小雅｜｜有藇傳謂以筐取酒也　紫姑荊楚歲時記望夕迎｜｜神以下○詳見卷十素秋　嫣然見卷二嬰寧　村落見卷二鳳陽士人　阽危離騷｜余首而｜死又前漢食貨志安有為天下｜｜者如是注｜｜臨危也　局見卷一嬌娜　伉儷見卷二俠女　悒悒見卷三林四娘　青衣見卷一瞳人語　姈見卷一賈兒　乔波見卷二鳳陽士人　舁見卷一嬌娜　起死人而肉白骨左傳襄二十二年遠子馮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注已死復生而骨更肉　繃藉見卷二嬰寧

放猪婆龍於洞庭

舟覆於洞庭、

西湖主　猪婆龍之女

陳生弼教字明允燕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綰作記室泊舟洞庭適猪婆龍浮水面賈射之中背有魚銜龍尾不去並獲之鎖置桅間奄存氣息而龍吻張翕似求援拯生惻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攜有金創藥戲敷患處縱之水中浮沉踰刻而沒後年餘生北歸復經洞庭大風覆舟幸扳一竹簏漂泊終夜挂木而止援岸方升有浮尸繼至則其僮僕力引出之已就斃矣慘怛無聊對坐憩息但見小山聳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自遲明以及辰後悵悵靡之忽僮僕之體微動喜而捫

西湖主出獵

西湖主臺榭

觀鞦韆拾巾題詩

之無何嘔水數斗醒然頓蘇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燥可着而枵腸轆轆饑不可堪於是越山疾行冀有村落纔至半山聞鳴鏑聲方疑聽間有二女郎乘駿馬來騁如撒菽各以紅綃抹額髻插雉尾着小袖紫衣腰束綠錦一挾彈一臂青韝度過嶺頭則數十騎獵於榛莽並皆姝麗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似是馭卒因就問之答曰此西湖主獵首山也生述所來且告之餒馭卒解裹糧授之囑曰宜即遠避犯駕當死生懼疾趨下山茂林中隱有殿閣謂是蘭若近臨之粉垣圍沓溪水橫流朱門半啟石橋通焉攀扉一望則臺榭環雲擬於上苑又疑是貴家園亭逡巡而入橫藤礙路香花撲人過數折曲欄又是別一院宇垂楊數十株高拂朱簷山鳥一鳴則花片齊飛深苑微風則榆錢自落怡目快心殆非人世穿過小亭有鞦韆一架上與雲齊而罥索沉沉杳無人跡因疑地近閨閣恇怯未敢入俄聞馬騰於門似有女子笑語生與僮潛伏叢花中未幾笑聲漸近聞一女子曰今日獵興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是公主射得鴈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紅裝數輩擁一女郎至亭上坐秃袖戎裝年可十四五鬟多斂霧腰細驚風玉蕊瓊英未足方喻諸女子獻茗熏香燦如堆錦

王妃許婚

思云深夜教渠何之遂命餽君食此非惡耗也生徊徨
終夜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子又餉之生哀求緩頰女
曰公主不言殺亦不言放我輩下人何敢屑屑瀆告既
而斜日西轉盼望不已忽女子坌息急奔而入曰殆矣
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妃展巾抵地大罵狂傖禍不遠
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跽請教忽聞人語紛拏女搖手
避去數人持索洶洶入戶內一婢熟視曰將謂何人陳
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來返身急去
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惕從之經數十門至一
宮殿碧箔銀鉤即有美姬揭簾唱陳郎至上一麗者袍

與公主入帳、王妃即
畧之猪婆竜、

服炫冶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臣幸恕生命妃急起自
曳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致迕佳客罪
何可贖即設華筵酌以鏤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
造之恩恨無所報息女蒙題巾之愛當是天緣今夕即
遣奉侍生意出非望神惝怳而無着日方暮一婢前白
公主已嚴妝訖遂引生就帳忽而笙管敖曹階上悉踐
花罽門堂藩溷處處皆籠燭數十妖姬扶公主交拜麝
香之氣充溢殿庭既而相將入幃兩相傾愛生曰羈旅
之臣生平不省拜侍點污芳巾得免斧鑕幸矣反賜姻
好實非所望公主曰妾母湖君妃子乃江陽王女舊歲

湖上遭旧友、

問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半載生忽至裘馬甚都囊中寶玉充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豪奢世家所不能及七八年間生子五人日日宴集賓客宮室飲饌之奉窮極豐盛或問所遇言之無少諱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宦游南服十餘年歸過洞庭見一畫舫雕檻朱窗笙歌幽細緩蕩烟波時有美人推窗凭眺梁目注舫中見一少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傍有二八姝麗挼莎交摩念必楚襄貴官而騶從殊少凝眸審諦則陳明允也不覺憑欄酣叫生聞呼罷棹出臨鷁首邀梁過舟見殘肴滿案酒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頃之美婢三五進酒烹茗山海

归鄉、

歸寧偶游湖上為流矢所中蒙君脫免又賜刀圭之藥一門戴佩常不去心郎勿以非類見疑妾從龍君得長生訣願與郎共之生乃悟爲神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曰爾日洞庭舟上曾有小魚銜尾即此婢也又問既不見誅何遲遲不賜縱脫笑曰實憐君才但不自主顚倒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歎曰卿我鮑叔也餽食者誰曰阿念亦妾心腹生曰何以報德笑曰侍君有日徐圖塞責未晚耳問大王何在曰從關聖征蚩尤未歸居數日生慮家中無耗懸念綦切乃先以平安書遣僕歸家中聞洞庭舟覆妻子縗絰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死而音

分身之術

珍錯自所未睹粱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至於此笑
曰君小覷窮措大不能發迹耶問適共飲何人曰山荆
耳粱又異之問攜家何往答將西渡粱欲再詰生遽命
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旱雷聒耳肉竹嘈雜不復可聞言
笑粱見佳麗滿前乘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我眞箇銷
魂否生笑曰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貲可贈故人遂
命侍兒進明珠一顆曰綠珠不難購明我非吝惜乃趣
別曰小事忙迫不及與故人久聚送粱歸舟開纜遂去
粱歸探諸其家則生方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
歸之速答曰無之粱乃追述所見一座盡駭生笑曰君
誤矣僕豈有分身術耶衆異之而究莫解其故後八十
一歲而終迨殯訝其棺輕開之則空棺耳
異史氏曰竹篦不沉紅巾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而要
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宮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
即又不可解矣昔有願嬌妻美妾貴子賢孫而兼長生
不死者僅得其半耳豈仙人中亦有汾陽季倫耶
記室見卷六庚娘　猪婆龍昆國畜家獻南首上河地明初江
房常崩墊丨丨於此抉堤故也有老漁曰當家犬爲餌以甕畫其底貫釣索而下
之所獲皆罾老漁曰甖之大畧食犬即世所謂丨丨
丨丨利落見卷二鳳也村落陽士人　鳴鏑前漢史記匈奴傳作爲丨丨蒿五
注鏑箭也如今鳴射　華篇
丨膂掉也　蘭若見卷一　秋遷古今藝術圖北方愛習
丨丨昔鈎　壁壁　鼓韆輕趫之能每至寒食爲

髯人偎甲佩劍浮空而下天師宣諭上旨云蚩尤為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將軍為民除害何如對曰容臣會嶽瀆陰兵至彼并力為清蕩之俄失所在忽一日黑雲起於池上大風暴至雷電晦明居人震恐但聞空中金戈鐵馬之聲久之雲霧收歛天日清朗池水如故

巨萬 見卷四白秋練

科頭 見卷五續黃粱

鷁首 淮南子鳴鶴鶴鴉稱梁昆餘龍舟||浮吹以誤此過於水也注|大鳥也畫其象於舡頭也拔畫鷁於舟首厭水神也

措大 見卷三苗生

旱雷

肉竹 晉書孟嘉傳桓溫謂嘉曰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嘉曰漸近使之然

能令我真個銷魂

石 見卷五白于玉

綠珠 嶺表錄異||姓梁氏白州博白縣人生雙角山下美而艷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

汾陽之季倫 唐書郭子儀華州人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克復兩京封|郡王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曖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晉書石崇字|倫穎悟有才氣任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數百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

鎮江逆旅王鼎遭女鬼

伍秋月

女鬼

秦郵王鼎字仙湖為人慷慨有力廣交遊年十八娶妻殞每遠遊恒經歲不返兄鼐江北名士友于甚篤勸弟勿遊將為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友他出因稅居於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人來請生移居辭不去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五容華端妙上牀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以為偶入夜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臥惕然自驚纔交睫夢女復來方狎忽自驚寤急開目則少

女如仙儼然猶在抱也見生醒頗自愧怯生雖知非人
意亦甚得無暇問訊直與馳驟女若不堪曰狂暴如此
無怪人不敢明告也生始詰之答云妾伍氏秋月先
父名儒邃於易數常珍愛妾但言不永壽故不許字人
後十五歲果夭殂即攢瘞閣東令與地平亦無冢誌惟
立片石於棺側曰女秋月葬無冢三十年嫁王鼎今已
三十年君適至心喜亟欲自薦寸心羞怯故假之夢寐
耳王亦喜復求訖事曰妾少須陽氣欲求復生實不禁
此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日復至
對坐笑謔懽若生平滅燭登牀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

王鼎游冥府遇冥皂送兄殺皂伴兄而回

遺洩淋離沾染茵褥一夕明月瑩澈小步庭中問女冥
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
三四里但以夜為晝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請
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欻至一
處女言不遠矣王瞻望殊罔所見女以唾塗其兩眦啟
之明倍於常視夜色不殊白晝頓見雉堞在杳靄中路
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皂縶三四人過末一人怪類其
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潸然零涕言自
不知何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絏
如此便請二皂幸且寬釋皂不肯殊大傲睨生恚欲與

北归鄉

王鼎再南下、遊冥府救秋月、

携秋月归鄉、秋月再蘇、

爭兒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之用度索賄良
苦弟歸宜措置生把兒臂哭失聲皂怒猛掣項索兒頓
顛蹶生見之忿火填胸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決皂首
一皂喊嘶生又決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則禍
及請即覓舟北發歸家勿摘提旛杜門絕出入七日保
無慮也王乃挽兒夜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弔客在門
知兒果死閉門下鑰始入視兒已渺入室則亡者已蘇
便呼餓死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生乃
借言其故七日啟關去喪旛人始知其復甦親友集問
但偽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頗煩遂復南下至舊閣秉燭
久待女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娘子致
意郎君前以公役被殺凶犯逃亡捉得娘子去見在監
押押役遇之虐日日盼郎君當謀作經紀王悲憤便從
婦去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間王
入見房舍頗繁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小扉
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以窺則秋月坐榻上掩袖嗚泣
二役在側撮頤捉履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挽頸曰
既爲罪犯尚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刀
摧斬如麻篡取女郎而出幸無覺者裁至旅舍蘧然即
醒方怪幻夢之凶見秋月含睇而立生驚起曳坐告之

致宜追逐可倖而逃哉

名士見卷二阿齊 逆旅見卷三阿娘 金山見卷四晚霞 雉堞周禮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雉飛高不踰丈五雉七雉九雉皆以丈數言也○左傳隱元年都城過百雉注方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高一丈長三尺○[韻會]城上女城曰堞○[韓愈]鄜城聯句詩長空際丨丨照夜焚城郭 湯餅見卷一 幟見卷一幢 注公羊傳五扳而丨丨五雉而丨八反 皈依[魏書]釋老志偏道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語謂之三歸梵書作丨丨○[琁]皈與歸同 無恙見卷二珠兒

蓮花公主　蜂妖

膠州竇旭字曉暉方晝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惶顧似欲有言生問之答云相公奉屈生問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坑從之而出轉過牆屋導至一處疊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覺萬戶千門迥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往來甚夥都向褐衣人問曰竇郎來乎褐衣人諾俄一貴官出迎見甚恭既登堂生啟問曰素既不敘遂疎忝謁過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傾風結慕深願思晤焉生益駭問王何人答云少間自悉無何二女官至以雙旌導生行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見生入降階而迎執賓主禮禮已踐席列筵豐盛仰視殿上一扁曰桂府生踧蹙不能致辭王曰忝近芳鄰緣即至深傾慕幸勿致疑畏生唯唯酒數行笙歌作於

竇生遊桂府見蓮花公主

下鉦鼓不鳴音聲幽細稍間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煩卿等屬對才人登桂府四座方思生即應云君子愛蓮花王曰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寧非夙分傳語公主不可不出一睇君子移時珮環聲近蘭麝香濃則公主至矣年十六七妙好無雙王命向生展拜曰此即蓮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睹之神情搖動木坐凝思王舉觴勸飲目竟罔睹王似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敵但自慚不類如何生悵然若癡即又不聞近坐者躡之曰揖君未見耶言君未聞耶生茫乎若失懡㦬自慚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儀節失次幸能垂宥

然日旰君勤即告出也王起曰既見君子實慰心好何倉卒而便言離也卿既不住亦無敢於強若煩縈念更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途中內官語生曰適王謂可匹敵似欲附爲婚姻何默不一言生頓足而悔步步追恨遂已至家忽然醒寤則返照已殘冥坐觀想歷歷在目晚齋滅燭冀舊夢可以復尋而邯鄲路渺悔歎而已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召生喜從去見王伏謁王曳起延止隅坐曰別來知勞思眷謬以小女子奉裳衣想不過嫌也生即拜謝王命學士大臣陪侍宴飲酒闌宮人前曰公主妝竟俄見數十宮女擁

再入桂府與蓮花成礼

桂府蛇妖

公主出以紅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氍毹與生交拜成禮已而送歸館舍洞房溫清窮極芳膩生曰有卿在目眞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公主掩口曰明明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戲爲公主勻鉛黃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足公主笑問君顚耶曰臣屢爲夢悞故細志之倘是夢時亦足動懸想耳調笑未已一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凶禍不遠矣生大驚趨見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好詎期孽降自天國祚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何說王以案上一章授生啟讀章云含香殿大學士臣黑翼爲非常妖異祈早遷都以存國脈事據黃門報稱自五月初六日來一千丈巨蟒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所過宮殿盡成邱墟等因臣奮勇前窺確見妖蟒頭如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則殿閣齊吞伸腰則樓垣盡覆眞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云云生覽畢面如灰土即有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闔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倉遽不知所爲但泣顧曰小女已累先生生坌息而返公主方與左右抱首哀鳴見生入牽衿曰郎焉置妾生愴惻欲絕乃捉腕思曰小生貧賤慚無金屋有茅廬三數間姑同

桂府即蜂巢、巨蟒即
蛇、賓生为營巢、

篋匱可平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攜速往生乃挽扶而出未幾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勝故國多矣然妾從君來父母何依請別築一舍當舉國相從生難之公主號咷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郎也生善慰解能已入室公主伏牀悲啼不可勸止焦思無術頓然而醒始知夢也而耳畔啼聲嚶嚶未絕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二三頭飛鳴枕上大叫怪事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詫爲異共起視蜂依依裳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爲營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竪兩堵而羣蜂自牆外來絡繹如織頂尖未合飛集盈斗跡所由來則鄰翁之舊圃也圃中蜂一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或以生事告翁翁覘之蜂戸寂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丈許捉而殺之乃知巨蟒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

萬門千門 張衡西京賦閈庭詭異門千戸萬 桂府 見卷六羅剎海市 君子愛蓮花 周子愛蓮說予獨愛蓮出汙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花之｜｜者也 懊憹 ｜｜音惱阿｜｜懟也見類篇 日旰君勤 左傳昭十二年｜｜｜｜可以出矣 邯鄲 見卷五續黃粱 凌波微步 見前西遊記 蹇驢 見卷三道上 金息 見卷五白 金屋 漢武故事帝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女阿嬌問好否曰若得阿嬌當以｜｜貯之

綠衣女 綠蜂

下去其縛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案頭停蘇移時始能行步徐登硯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謝字頻展雙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絕

蓮鉤見卷一嬌娜　心動世說魏武帝言人欲危已輒一一　祿盡左傳莊四年王一一矣　眼瞤說文瞤目自動也　音漏見卷一妖術

荷花三娘子

湖州宗湘若士人也秋日巡視田壠見禾稼茂密處振搖甚動疑之越陌往覘則有男女野合一笑將返即見男子靦然結帶草草逕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心悅之欲就綢繆實慚鄙惡乃畧近拂拭曰桑中之遊樂乎女笑不語宗近身啟衣膚膩如脂於是挼莎上下幾徧女笑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爲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即別東西何勞審究豈將留名字作貞坊耶宗曰野田草露中乃村牧豬奴所爲我不習慣以卿麗質即私約亦當自重何至屑屑如此女聞言極意嘉納宗言荒齋不遠請過留連女曰出門已久恐人見疑夜分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悉乃趨斜徑疾行而去更初果至宗齋殢雨尤雲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密無知者會一番僧卓錫村寺見宗驚曰君身有邪氣曾何所遇答言無之過數日悄然忽病女每夕攜佳果餌之

別也宗聞泣下曰卿歸我時貧苦不自立賴卿小阜何忍遽言離逷且卿又無邦族他日兒不知母亦一恨事女亦悵悒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兒福相君亦期頤更何求妾本何氏倘蒙思眷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曰我去矣驚顧間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捉得履履脫及地化爲石燕色紅於丹朱內外瑩澈若水精然拾而藏之檢視箱中初來時所著冰縠帔尚在每一憶念抱呼三娘子則宛然女郎懽容笑黛並肖生平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放翁佳句可爲此寫照

叢中之遊見卷三陳雲棲 卓錫見卷三三仙 追 狼狽國憲家猷——是兩物狼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狽失狽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 祀網見卷一 中表 見卷二 髑髏見前蒯首唐劉也切也 崇見卷一 饒舌傳燈 蓮香 見前漢貫山傳贊 崇寶兒 遊交 珠普賢曰豐干—— ——按謂多言也 期頤 月頁曲禮百年曰期頤 石燕 湘中記零陵石燕山有——風雨作則飛如真燕止還爲石

金生色 (鬼也能借他人手嫁遣婦)

金生色晉寧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金忽病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辭厚誓期以死守金搖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

殊不怨怒但告以故今自營聚金有叔兄生光怒登翁門詬數前非翁慚沮賂令罷歸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名俄鄰子以執奸自首既薄責遂釋訖而婦兄馬彪素健訟具辭控妹冤官拘嫗嫗懼悉供無未又喚金母母託疾遣生光代質具陳底裏於是前覆並發嫗木翁大婦盡出一切廉得其情末以誨女嫁坐縱婬皆使自贖家產蕩然鄰嫗導淫杖之斃案乃結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諄囑醮婦翔何明也一人不殺而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鄰嫗誘人婦而返淫已婦木媼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前作者是報更速於來生矣

阿保前漢宣帝紀——之功注——倚也——養也人盡夫也見卷一青皮爆竹見卷五李伯言健訟易訟上剛下險險而——之欲知後日因當前作者是傳燈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世因今生作者是醮見卷一陸判

彭海秋

萊州諸生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岑寂無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惟邱生者是邑名士而素有隱惡彭常鄙之月既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邀邱飲次有剝啄者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離席肅客入相揖環坐便詢族居客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

邛去臨邛見卷二阿嘗相如之貧注○孟郊古別離|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
||咄嗟見卷四金仰尚榜人前漢司馬相如傳||歌聲流唱張揖注||艇長也小
錯囊杜甫詩金錯囊垂罄通家見卷一青厚什襲見卷一孫嫁女苦海見卷七鵝
頭別駕杜氏通典||從事吏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漢制也歷代皆有隋及
唐並爲郡官

新郎 洞房之夕遇鬼遂致奇獄

江南梅孝廉耦長言其鄉孫公爲德州牧時一奇案初村人有爲子娶婦者新人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橋遥見新婦渡橋逕去益疑呼之不應遥以手招壻壻急趨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婦止謂壻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請與郎暫居妾家數日便同歸省言已抽簪叩扉軋然有女僮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壻曰我女少嬌慣未嘗一刻離膝下一旦去故里心輒戚戚今同郎來甚慰係念居數日當送兩人歸乃爲除室牀褥備具遂居之家中客見新郎久不至共索之室中惟新婦在不知壻之所往由此遐邇訪問並無耗息翁媪零涕謂其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醮女村人父益悲曰骸骨衣裳無可驗證何知吾兒遂爲異

墮塵網僕不自他於君實欲拔出惡濁不料迷晦已深
夢夢不可提悟今當送君行未必無復見之期然作天
仙須再劫矣遂指階下長石令閉目坐堅囑無視已乃
以鞭驅石石飛起風聲灌耳不知所行幾許忽念下方
景界未審何似隱將兩眸微開一綫則見大海茫茫渾
無邊際大懼即復合而身已隨石俱墮砰然一聲汩沒
若鷗幸夙近海畧諳泅浮聞人鼓掌曰美哉跌乎危殆
方急一女子援登舟上且曰吉利吉利秀才中湮矣視
之年可十七八顔色艷麗王出水寒慄求火燎衣女子
言從我之家當爲處置苟適意勿相忘王曰是何言哉

倨傲可憎

我中原才子偶遭狼狽過此圖以身報何但不忘女子以
棹催艇疾如風雨俄已近岸於艙中攜所采蓮花一握
導與俱去半里入村見朱戶南開進歷數重門女子先
馳入少間一丈夫出是四十許人揖王升階命侍者取
冠袍襪履爲王更易既詢邦族王曰某非相欺才名畧
可聽聞崔眞人切切眷愛招昇天闕自分功名反掌以
故不願棲隱丈夫起敬曰此名仙人島遠絕人世文若
姓桓世居幽僻何幸得覲名流因而殷勤置酒又從容
而言曰僕有二女長者芳雲年十六矣祇今未遭良匹
欲以奉侍高人如何王意必采蓮人離席稱謝桓命於

日尋至其處王絕之不聽入但予以廿金使人傳語曰可持此買婦以圖生業再來則鞭撻立斃矣子泣而去王自歸不甚與人通禮然故人偶至必延接盤桓撝抑過於平日獨有黃子介夙與同門學亦名士之坎坷者王留之甚久時與密語賂遺甚厚居三四年王翁卒王萬錢卜兆營葬盡禮時子已娶婦婦束男子嚴子賭亦少間矣是日臨喪始得拜識姑嫜芳雲一見許其能家賜三百金為田產之費翼日黃及子往省視則舍宇全渺不知所在

異史氏曰佳麗所在人且於地獄中求之況享壽無窮乎地仙許攜姝麗恐帝闕下虛無人矣輕薄減其祿籍理固宜然豈仙人遂不之忌哉彼婦之口抑何其虐也

世上豈有仙人 虞翻語見吳志 雲和天人 未詳○周禮大司樂雲和之琴瑟注雲和山名產良材中琴瑟 龍吟 見卷三苗生 芥拾青紫 前漢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注地芥謂隱芥橫在地上者 天仙 天草士在人曰人仙在天曰||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化曰神仙 泅浮 見卷三石清虛 狽狽 見前荷花三娘子 芙蕖映朝日 李白詩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 典墳 左傳昭十二年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宿搆 南史范雲傳雲性警拔有識日善屬文下筆輒成人每疑其|| 小飲能令塊壘消 世說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以酒澆之○按塊壘似宜作壘塊 孫行者離火雲洞猪八戒過子母河 見西遊記 鍫

謂周曰子功名無分萬鍾之貲尚可以人謀然尊閫薄
相恐不能佐君成業未幾婦果亡家室蕭條不可聊賴
因詣柳將以卜姻入客舍坐良久柳歸內不出呼之再
三始出曰我日爲君物色佳偶今始得之適在內作小
術求月老繫赤繩耳周喜問之答曰甫有一人攜囊出
遇之否曰遇之襤褸若丐曰此君岳翁宜敬禮之周曰
緣相交好遂謀隱密何相戲之甚也僕即式微猶是世
裔何至下昏於市儈柳曰不然犁牛尚有子何害周問
曾見其女耶曰未也我素與無舊姓名亦問訊知之周
笑曰尚未知犁牛何知其子柳曰我以數信之其人見

而賤然當生厚福之女但強合之必有大厄容復禳之
周既歸未官以其言爲信諸方覓之迄無一成一日柳
忽至曰有一客我已代折簡矣問爲誰曰但無問宜速
作黍周不喻其故如命治具俄客至蓋傅姓營卒也心
內不合陽浮道與之而柳生承應甚恭少間酒肴既陳
以雜惡草具進柳起告客公子嚮慕已久每託某代訪
曩日始得晤又聞不日遠征立刻相邀可謂倉卒主人
矣飲間傅憂馬病不可騎柳亦俯首爲之籌思既而客
去柳讓周曰千金不能買此友何以視之漠漠借馬騎
歸因假周命登門持贈傅周既知稍稍不快已無如何

五作當互

二嬰寧 鼻見卷一畫皮 丈人見卷六狐亥 合巹見卷一嬌娜 名士二見卷二阿寶 瓦全見卷五李伯言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解驂之惠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使子貢脫驂而賻之 搶攘見卷五辛十四娘 信矢 會計見卷一長清僧 巨萬見卷四白秋練 牙儈輟耕錄今人謂駔儈者為牙郎本謂之五即主五易市物者也唐人書互作牙五與牙相似故訛耳 培塿無松柏世說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大請婚陸太尉對曰｜｜｜｜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臆｜｜小阜也松柏大木也 左傳襄二十四年子太叔語培塿作部婁

聶政

懷慶潞王有昏德時行民間窺見女子輒奪之有王生妻為王所睄遣輿馬直入其第女子號泣不伏強舁而出王亡去隱身聶政之墓冀妻經過此得一遙訴無何妻至望見夫大哭投地王惻動心懷不覺失聲從人知其王生執之將加搒掠忽墓中一丈夫出手握白刃氣甚威猛厲聲曰我聶政也良家子豈容強占念汝輩非所自由姑且宥恕寄語無道主若不改行不日將抉其首眾大駭棄車而走丈夫亦入墓中而沒夫妻叩墓歸猶懼王命復臨過十餘日竟無消息心始安王自此淫威亦少殺云

異史氏曰余讀刺客傳而獨服膺於軹深井里也其銳身而報知己有豫之義白晝而殺卿相有鱄之勇皮面

聊齋志異　五

3
聊齋志異評註　第九—一、二巻
（帙入）

E 46
154

鷗外

聊齋志異評註卷九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註

雲蘿公主

女仙

安大業盧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犬血始止既長韶秀顧影無儔又慧能讀世家爭婚之母夢曰兒當尚主信之至十五六迄無驗亦漸自悔一日安獨坐忽聞異香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至即以長氊貼地自門外直抵榻前方駭疑間一女郎扶婢肩入服色容光映照四堵

林氏藏書
東京大學圖書之印
B 23475
子12:7
0004627618

索直乎末詩疑卽用續幽怪錄韋國事見卷六毛狐月老注笑姍見卷四瑞雲不相
能見卷三曾友于大計吏周禮天官小宰以六計獘羣吏之治注獘斷也計其功過多少而聽
斷之也虞侯見脫脫宋史注宋時在宮祇應人役也偵見卷二邏香禍水趙飛燕外
傳成帝披香博士淖方城教授宮中見飛燕唾曰此丨丨也滅火必矣赤族揚雄解嘲綜丨吾之
丨分注謂誅滅也滅口晉書宣帝初辭魏武之命托以風痺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
一婢見之張后懼事洩乃役之以丨丨而親自執爨臧獲同馬遷報任安書丨婢妾由能引決況
僕之不得已乎注晉灼曰敗敵所破虜爲奴隸也韋昭曰亡人以婢爲妻生子曰臧奴以善人爲妻生子
曰獲○楊子方言臧甬傳獲奴婢賤稱也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郊凡民
男而婿婢謂之丨女而婦奴謂之丨○拔服虔通俗文曰古本無奴婢就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役
入爲官奴婢逃亡獲得爲奴婢亦以近理因附臧之舁見卷一嬌娜粲然見卷一蓮香躩

然見卷一畫壁形影傳元歌君如影兮隨形妾如水兮浮萍擢髮不足以數
見卷五續黃粱膠續合璧事類漢武帝時西海獻膠帝弦絕以膠續之終日射不斷帝大悅名續弦
膠以鸞血爲之也今取爲續婚之喻○宋陶穀使江南嬙皮秦若蘭伺琵琶發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
丨丨斷絃是何年抵死不作繭晉安卽詩桑蠶不作繭晝夜常態絲○朝野僉載文皇戲
王顯曰卿丨丨丨丨丨及文皇登極顯奏曰今日得作繭助帝曰卿卿無貴相非爲卿惜也曰臣朝夕死足
矣帝與三品服是夕果卒玦荀子絕人以丨反絕以環○儀禮疏遂臣待命於境得環則還得丨則去
取訣絕之義○按半環曰丨再造見卷二紅玉破甑郭林宗別傳鉅鹿孟敏客居太原嘗
至市買甑荷擔墮地破之徑去不顧林宗見而異之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孟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林
宗賞其介決合讀書遂知名
細柳賢夫人

東坡題跋 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失聲於破甑或出於此

欽臣也將攜入都並摟夫訖始分貲入囊騖馳而去甲魂伏道旁見一宰官過問殺者何人前驅者報曰某縣白知縣也宰官曰此白某之子不宜使老後見此凶慘宜續其頭即有一人掇頭置腔上曰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頷可也遂去移時復甦妻子往收其尸見有餘息載之以行從容灌之亦受飲但寄旅邸貧不能歸半年許翁始得確耗遣次子致之而歸甲雖復生而目能自顧其背不復齒人數矣翁姊子有政聲是年行取為御史悉符所夢

異史氏曰竊歎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為虎而吏且將為狼況有猛於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顧其後耳甦而使之自顧鬼神之教微矣哉

筮仕（左傳閔元年畢萬ㄧㄧ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瓜葛（見卷二嬰寧）走無常（見卷二張誠）蟬冠豸繡（漢官儀制肖中惠文冠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注蟬取居高飲潔貂取居勁外溫○御史衣多繡獬豸獸名一角能觸邪）金甲（見卷一畫壁）梟其首（見卷一畫皮）闕說（見卷五仇九娘）塋兆（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注兆塋墓界域也）助桀為虐（見卷三香玉）猛於虎（禮檀弓孔子曰苛政ㄧㄧㄧ也）

天宮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修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飲之自有佳境遂逕

口含唾 習音
唾壺、
淫籌、即穢巾
平ス ノ

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卜師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簏箱中行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何處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ㄧㄧ慙而去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斤愛之得全而出

嚴東樓 名世蕃嵩之次子

淫籌 嚴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承之方發聲婢口已巧就謂之香唾壺及籍沒時郡司奉檄往見榻下堆棄新白綾汗巾無數穢其一出以咨衆有識者曰此穢巾也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終歲數之爲ㄧㄧ焉見情史

金屋變爲長門 漢武故事帝爲膠東王年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女阿嬌問好否曰若得阿嬌當以ㄧㄧ貯之後立爲后因妒廢居長門宮以黃金百斤奉司馬相如作長門賦以悟上復得親幸

唾壺 見上

情田鞠爲茂草 晉王國寶傳論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ㄧㄧ○暗鄭臺見卷二溫柔鄉見卷三倉楚之帷薄○賈誼治安策大臣坐淫亂者曰帷薄不修注帷幔也薄與箔同簾也

冤獄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詼謔因喪偶往求媒媼遇其鄰人之妻睨之美戲謂媼曰適睹尊鄰風雅妙麗若我求凰渠可也媼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爲君圖之朱笑曰諾更月餘鄰人出討負被殺於野邑令拘鄰保血膚取實究無端緒惟媒媼述相謔之詞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搒掠之五毒慘至婦不能堪誣伏又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旣使冤死

膚之痛易剝牀以膚切近災也桁楊莊子在宥｜｜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注桁木在足曰械大械曰桁。廣韻白楊刀也

劉夫人

女鬼能貨殖

廉生者彰德人少篤學然早孤家綦貧一日他出暮歸失途入一村有媼來謂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毋深乎生方皇懼更不暇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媼引去入一大第有雙鬟籠燈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媼迎白廉公子至生趨拜婦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乎即設席于側坐勸釂甚殷而自已舉杯未嘗飲舉箸亦未嘗食生惶惑屢審閥閱笑曰再盡三爵告君知生如命已婦曰亡夫劉氏客江右遭變遽殞未亡人獨居荒僻日就零落雖有兩孫非鴟鴞即駑駘耳公子雖異姓亦前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故遂覥然相見無他煩薄藏纇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贏餘亦勝案螢枯死

廉生辭以少年書癡恐負重託婦曰讀書之計先於謀生公子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貲出交兌八百餘兩生惶恐固辭婦曰妾亦知公子未慣懋遷但試爲之當無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合商侶婦曰勿須但覓一樸愨諳練之僕爲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纖指以卜之曰伍姓者吉命僕馬囊金送生出曰臘盡滌盞候洗寶

秋香盤

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調良，可以乘御，即贈公子，勿須將回。生歸，夜纔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覓役，果得伍姓，因厚價招之。伍老於行旅，又為人戇拙不苟，凡財悉倚付之。往涉荊襄，歲杪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伍力多，於常格外另有酬賞，謀同飛灑，不令主知。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迎，遂與俱去。見堂上華筵已設，婦出備極慰勞。生納貲訖，即呈簿籍，婦置不顧。少頃，即席，歌舞鞺鞳。伍亦賜筵外舍，盡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留守新歲。次日，又求稽盤。婦笑曰：後無須爾，妾會計久矣。乃出冊示生，登誌甚悉，並給僕者亦載其上。生愕然曰：夫人真神人

也。過數日，館穀豐盛，待若子姪。一日，堂上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一筵西向。謂生曰：明日財星臨照，宜可遠行。今為主价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間，伍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鉦鳴聒。女優進呈曲目，生命唱陶朱富。婦笑曰：此先兆也，當得西施作內助矣。宴罷，乃以全金付生曰：此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萬勿歸也。妾與公子所憑者在福命，所信者在心腹。勿勞計算，遠方之盈絀，妾自知之。生唯唯而退。客淮上，進身為鹺賈，踰年，利又數倍。然生嗜讀，操籌不忘書卷，所與游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足，漸謝任於伍。桃源薛生與最善，適過訪之，

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陶朱公以陶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子孫收業而息之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得西施作內助 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乃使大夫種相于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使相國范蠡進之吳吳為築姑蘇臺後吳亡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按吳青壇讀書質疑云世傳吳破越越進西施請退軍許之後越伐吳滅之西施從范蠡乘輕舟泛五湖以去此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後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將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知益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子胥死盛於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于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之鴟夷為范蠡之鴟夷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綱也楊升庵云墨子云西施之沉其美也益勾踐平吳後沉之于江浙謂鴟夷者安知不謂子胥乎 巨萬見卷四白狄陳盖 賈連城見卷六 闇人見卷三魯公女 大介見卷三會友于 櫬見卷一任秀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上 瓜分見卷四珊瑚 賒死 河潤莊子——九里澤及三族 面具宋史狄青每臨敵必帶—— 五毒見前 素封見卷一種梨

神女

米生者閩人傳者忘其名字郡邑偶入郡醉過市廛聞高門中簫鼓如雷問之居人云是開壽筵者然門庭亦殊清寂聽之笙歌繁響醉中雅愛樂之並不問其何家即街頭市祝儀投晚生刺焉或見其衣冠樸陋便問君係此翁何親荅言無之或言此流寓者僑居於此不審何官甚貴倨也既非親屬將何求生聞而悔之而刺已

于名塲由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
之調停固善然墀下千萬衆如此紛紛勿亦天下之愛
堵皆冥中之悲鳴號慟者耶

名士見卷二同賓任見卷六劉海石祿書見卷八絲衣女草菅人命賈誼傳其
視殺人如艾芟一一然參商見卷二阿寶調停見卷二巧娘

長亭

石大璞泰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遇之賞其慧納為
弟子啟牙籤出二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
之曰虔奉此書衣食佳麗皆有之問其姓名曰吾沐城
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於是精於
符籙委贄者踵接於門一日有叟來自稱翁姓炫陳幣
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親詣石聞病危辭不受贄姑
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屋華好入室見少女
臥縠帳中婢以鉤挂帳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於牀形
容已槁近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
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狀叟言白晝見少年來與
其寢處捉之已杳少間復至疑其為鬼石曰其鬼也驅
之非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矣叟曰必非必非石
授以符是夕宿於其家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

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外兄 儀禮姑之子注｜｜弟也疏｜｜者姑是內人以外出而生故也

冰玉 晉書衛玠傳玠妻父樂廣與玠並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翁冰清女婿玉潤

不相能 見卷三

席方平 曾友于

孝志一定万劫不移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廉性戇拙因與里中富室羊姓有郤羊先死數年廉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冥使搒我矣俄而身赤腫號呼遂死席慘怛不食曰我父樸訥今見陵於強鬼我將赴地下代伸冤氣耳自此不復言時坐時立狀類癡蓋魂已離舍矣席覺初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邑少選入城其父已收獄中至獄門遙見父臥簷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潸然涕流便謂獄吏悉受賕囑日夜搒掠脛股摧殘甚矣席怒大罵獄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豈汝等死魅所能操耶遂出抽筆爲詞值城隍早衙喊冤以投羊懼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席忿氣無所復伸冥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狀告之郡司遲之半月始得質理郡司扑席仍批城隍覆案席至邑備受械梏慘冤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訟遣役押送歸家役至門而

謝王宜不從强之宜兩手據地卝不肯俯上拔||合出

上下其手 左傳襄二十六年楚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

人面獸心 孔嚴與殷浩書皆||||貪而無親難以感義又崔鴻後趙錄冉閔謂慕容儁曰爾曹||||

剔髓伐毛 漢武紀黃眉翁指東方朔曰吾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三千年一剝皮伐毛吾今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落庤 見卷三竹青

苦海 見卷七鵝頭

跋扈 見卷四珊瑚

六月霜 張說獄箴匹夫結憤六月飛霜

九衢 楚辭大問靡蓱||枲華安居

獄吏爲尊 見卷七江城

屠伯 漢書酷吏傳嚴延年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

銅臭 東漢崔烈入錢五百萬得司徒問其子鈞曰外議何如子曰人言其||耳

通神 幽閒鼓吹唐張延賞將判度支知大獄頗有冤濫每甚扼腕及判使事召獄吏嚴[illegible]悞之明日復見一帖子曰錢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須畢明日案上復見一帖子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子弟承間偵之公曰錢至十萬||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恐禍及不得不受也

三絕鍾生 見卷九

淨土 法苑珠林西方常清淨自然無一切雜穢故名淨土

素秋 女僊

俞慎字謹菴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于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美如冠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捉臂邀至寓便相款宴審其姓氏自言金陵人姓俞名士忱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又益親洽因訂爲昆仲少年遂以名減字爲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蹤

諾既卒陰以金啗穆子俾合葬於孟及期棺重三十人不能舉穆子忽仆七竅血出自言曰不肖兒何得遂賣汝母烏頭懼拜祝之始愈乃復停數日修治穆墓已始合厝之

異史氏曰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爲也彼女何知而奇偉如是若遇九方皐直牡之矣

問名見卷三陳雲棲　瓜分見卷四珊瑚　草竊書微子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不齒見卷三會友于　心許之史記吳世家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局覩見卷一　合厝見卷二嬰寧　若遇九方皐直牡之矣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臣有九方皐穆公使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邱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馬介甫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妻尹氏奇悍少迕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鍾常竊餌翁不敢令婦知顧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氏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容服都雅與語悅之

起擁絮坐語強者忽㓨裸行篝火索刀霍霍磨之不待
終夜矣故以善規人如贈橄欖以惡誘人如餽漏脯也
聽者固當省言者可勿懼哉

傴婁夷蹇見前馬介甫膝行見卷一畫皮供揩後魏志郭瑀有友謂劉昞曰吾欲覓一一昞曰延明即其人也遂妻之○延明昞之字遏使見皦日詩王風謂予不信有如一一妗見卷一賈兒適適驚莊子秋水一一然一規規然自失也憮長物見卷五續黃粱中貴人見卷七入大王佟城見卷二蓮香香火情唐書突厥傳秦王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無一一一耶賁裂見卷二紅玉鼻見卷一嬌娜纚牀程大昌演繁露今之交牀始名胡牀倚改爲交牀又名一一嗒然見卷一葉生牽而殺之公羊傳勝李能踰不勝公怒以斗一一殺之一一牽也痪死見卷十七賈

磨之見卷一賈兒橄欖群芳譜一一一名諫果一名忠果○南方草木狀一一味雖苦澀咀之芳馥勝含鷄舌香○玉元之詩江東多果實一一一稱珍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皮肉苦且澀歷口復棄遺而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我今何所喻喻彼忠臣詞直道逆君耳斥逐投天涯世亂思其言噬臍焉能追寄語採詩者無輕一一詩偏脯禮內則馬黑脊而般臂漏注月漏讀螻言如螻蛄臭也不可食

顏氏

夫人侍御

順天某生家貧值歲饑從父之洛性鈍年十七裁能成幅而丰儀秀美能雅謔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無何父母繼歿子然一身授童蒙於洛汭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裔也少慧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

襲閨銜惟以諸生自安終身未嘗輿蓋云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夫人
也者何時無之但夫人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儒冠稱文
夫者皆愧死矣

名士見卷一阿寶 女學士見卷六公孫九娘 渠儂字典｜｜他也古樂府有懊儂歌 昫合宦眼見卷九 金鴉鐶未詳○按晉書西戎傳大宛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鐶聘○韓愈詩｜｜既騰翥六合俄清新注今鴉日也此或言鐶如金鴉之大與 饒八見卷五連瑣 漏見卷一妖術 青紫直芥拾之見卷八仙人島 睒暘左思吳都賦忘其所｜｜注｜｜疾視也 落拓見卷一嬌娜 蘖苦蘖言柏黃木也木草蘖檗狀似石榴支黃而苦古樂府黃｜｜鬱成林當奈苦心多 顧影見卷七江城 寒賤見卷二鳳陽士人 冠玉見前素秋

下帷紅玉 靦然貌荀子榮辱篇｜｜視之 排闥見卷二巧娘 贅見卷二蓮香 赧然見卷一畫皮 青雲見卷五續黃粱 小郎見卷九阿纖 闒茸見卷七梅女 敗絮見卷五續黃粱 雌伏見前素秋 面首三十人南史山陰公主宋武帝女廢帝妹也適何戢廢帝變之時與諸出入主謂上曰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何太不均帝乃爲置｜｜｜｜｜褚彥回與焉主慕愛之彥回不從○面貌之美者首髮之美者

小謝 女鬼后得蔡氏女尸活矣

渭南姜部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蒼頭門之而
死數易皆死遂廢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儻好狎妓
酒闌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拒而實終
夜無所沾染嘗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部郎

見職官要錄○章望之延漏錄凡飲以一人爲｜｜
以斜坐人須擇其人有飲材者飲材有三善令知音
大戶心旌方搖戰國策楚王曰寡人臥不安席食不
也甘味｜搖搖如懸｜而無所終薄
帖危見卷八花姑子人勝天細柳見卷九晨占雀喜夕卜燈花西京
雜記陸賈曰目瞤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則
行人至蜘蛛集則百事喜故目瞤則咒之火華則拜
之鵲噪則餧之蜘蛛則放之○郭釬逆遠董玉玹
曲歸期未定須寄書誤人莫誤燈花卜

顧生

江南顧生客稷下眼暴痛晝夜呻吟罔所醫藥十餘日
痛少減而合眼時輒睹巨宅凡四五進門皆洞闢最濃
處有人往來但遙睹不可細認一日方凝神注之忽覺
入宅中三歷門戶絕無人跡有南北廳事內以紅氊貼
地略窺之見滿屋嬰兒坐者臥者膝行者不可數計愕
疑間一人自舍後出見之曰小王子謂有遠客在門果
然便邀之顧不敢入強之乃入問此何所曰九王世子
居世子瘧病新瘥今日親賓作賀先生有緣也言未已
有奔至者督促速行俄至一處雕榭朱欄一殿北向凡
有九楹歷階而升則客滿座見一少年北面坐知是王
子便伏堂下滿堂盡起王子曳顧東嚮坐酒既行鼓樂
暴作諸妓升堂演華封祝纔過三折逆旅主人及僕喚
進午餐就牀頭順呼之耳聞甚真心恐王子知然並無
知者遂托更衣而出仰視日之中夕則見僕立牀前始

悟未離旅邸心悵悵猶欲急反因遣僕閽扉去甫交睫見宮舍依然急循故道而入路經前嬰兒處並無嬰兒有數十蓬首鮐背坐臥其中望見顧出惡聲曰誰家無賴子來此窺伺顧驚懼不敢置辯疾趨後庭升殿即坐見王子頷下添髭尺餘矣見顧笑問何往劇本過七折矣因以巨觥示罰移時曲終又呈齣目顧點彭祖娶婦妓即以椰瓢行酒可容五斗許顧離席辭言臣目疾不敢過醉王子曰君患目有太醫在此便合診視東座一客即離席來兩指啟雙眥以玉簪點白膏如脂囑合目少睡王子命侍兒導入複室令臥臥片時覺牀帳香軟因而熟眠居無何忽聞鳴鉦鍠聒即復驚醒疑是優戲未畢開目視之則旅舍中狗舐油鐺也然目病若失再閉之一無所睹矣

樓下 見卷六公孫九娘

廳事 見卷三石清虛

華封祝 見堯紀堯觀乎華〡〡人〡〡之以為劇名

遊旅 見卷二巧娘

更衣 見卷八封三娘

蓬首鮐背 詩衛風首如飛蓬○鮐背見卷二聶小倩

彭祖娶婦 史記〡〡壽八百歷三代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椰瓢 正字通〡殼有疣纈點文橫正見卷四破之為酒器遇毒則酒沸起金曉霞

周克昌

淮上貢士周天儀年五旬止一子名克昌愛昵之至十三四歲丰姿益秀而性不喜讀輒逃塾從羣兒戲恒終

日不返周亦聽之一日既暮不歸始詧尋之殊竟烏有夫妻號咷幾不欲生年餘昌忽自至言爲道士迷去幸不見害值其他出得逃而歸周喜極亦不追問及教以讀慧悟倍於曩年文思大進既入郡庠試遂知名世族爭昏昌頗不願趙進士女有姿周強爲娶之既入門夫妻調笑甚懽而昌恆獨宿若無所私逾年秋戰而捷周益慰然年漸暮日望抱孫故嘗隱諷昌昌漠若不解母不能忍朝夕多絮語昌變色出曰我久欲亡去所不遽捨者顧復之情耳實不能探討房幃以慰所望請仍去彼順志者且復來矣媼追曳之已踣衣冠如蛻大駭疑昌已死是必其鬼也悲歎而已次日昌忽僕馬而至舉家惶駭近詰之亦言爲惡人累賣於富商之家商無子子焉得昌後忽生一子昌思家遂送之歸問所學則頑鈍如昔乃知此爲昌其入泮鄉捷者鬼之假也然竊喜其事未泄即使襲孝廉之名入房婦甚狎熟而昌靦然有愧色似新昏者甫周年生子矣

異史氏曰古言庸福人必鼻口眉目間具有少庸而後福隨之其精光陸離者鬼所棄也庸之所在桂籍可以不入闈而通佳麗可以不親迎而致而況少有憑藉益之鑽窺者乎

有慨乎其言之

桂籍見卷六
集毛狐

鄱陽神

翟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湖上有神祠，停蓋游瞻。內雕丁普郎死節臣像，翟姓一神，最居末坐。翟曰：「吾家宗人，何得在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斷帆，桅檣傾側，一家哀號。俄一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翟登小舟，於是家人盡登。審視其人，與翟姓神無少異。無何，浪息，尋之已杳。

翟湛持名世琪，益都人，順治丙戌舉人，己亥進士。司理見卷一嬌娜 鄱陽湖在江西饒州府界 內雕丁普郎死節臣像編按：康郎山明太祖功臣廟，首祀丁普郎

錢流

沂水劉宗玉，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二三尺許。杜驚喜，以兩手滿掬，復偃臥其上。既而起視，則錢已盡去；惟握於手者尚存。

沂水劉宗玉名琮

楊疤眼 狐

一獵人夜伏山中，見有小人長二尺已來，踽踽行澗底。少間，又一人來，高亦如之。適相值，交問何之。前者曰：「我將往望楊疤眼。前見其氣色晦黯，多罹不吉。」後人曰：「我亦為此，汝言不謬。」獵者知其非人，厲聲大叱，二人並無

聊齋志異　六

E 46
154

鷗外

瞳耶邢嗤妄之顧細審曰是矣雖固蕭索乎然金穴不遠矣邢又妄之顧曰不惟暴富且得麗人邢終不以爲信顧推之出曰且去且去驗後方索謝耳是夜獨坐月下忽一女自天降視之皆麗姝詫爲妖因致詰問初不官言邢將號召鄉里朱懼殆以實告且囑勿洩願終從焉邢思世家女不與妖人婦等遂遣人告諸其家其父母自女飛升零涕惶惑忽得報書驚喜過望立刻命輿馬星馳而去報邢百金携女歸邢得艷妻方憂四壁得金甚慰往謝顧顧又審曰尚未尚未泰運已交百金何足言遂不受謝先是紳歸請于土官捕楊楊偵遁不知

所之遂籍其家發牒追朱朱懼牽邢飲泣邢亦計窘姑賂承牒者賃車騎携朱詣紳哀求解脫紳感其義爲極力營謀得贖免留夫妻於別館懽如戚好紳女幼受劉聘劉一時顯秩也聞女寄邢家信宿以爲辱反婣書與女絕婚紳將議姻他族女告父母誓從邢邢聞之喜朱亦喜白願下之紳憂邢無家時楊居宅從官貨因購之夫妻遂歸出曩金粗治器具蓄婢僕旬日間耗費已盡但冀女來當復得其資助一夕朱謂邢曰孽冤楊某曾以千金埋樓下惟妾知之適視其處磚石依然或窖藏無恙未可知往共發之果得金因信顧術之神厚報之

後女于歸粧貲豐盈不數年富甲一郡矣
異史氏曰蓮孅滅而楊獨不死又附益之幾疑恢恢者
疏而近於漏矣而孰知天之留之蓋爲邢也不然邢雖
否極而泰亦烏能倉卒起樓閣累巨金哉不愛一色而
天輒報之以兩嗚呼造物無言而意可知矣
白蓮教見卷五 教||| 左道見卷一陸判 徐鴻儒見卷五白蓮教 月府姮
娥見卷六羅剎海市 王母見卷七翟仙 敗絮見卷五續黃粱 幾疑恢恢者
疏而近於漏見卷六田七郎

陸押官 術士

趙公湖廣武陵人官宮詹致仕歸有少年伺門下求司
筆札公召入見其人秀雅如書詰其姓名自言陸押
官不索傭價公留之慧過凡僕往來牋奏輒任意裁答
無不工妙又主人與客弈陸覘之指點輒勝趙由是益
優寵之諸僚僕見其得主人青顧咸相戲索使作筵押
官諾因問僚屬幾何會別業主計者皆至約三十餘人
衆悉告之數以難之押官曰此大易但客多倉卒不能
遽辦肆中可也遂徧邀諸侶赴臨街店既坐酒甫行有
按壺起者曰諸君姑勿酌請問今日東道誰主宜先出
貲爲質始可放情飲啖不然一舉數十闘然都散於何
取償也衆悉目押官押官笑曰得毋謂我無錢耶我固

皆不可從惟阿鴨無害鴨宮詹之僮僕也遂如所請既出已有四人荷肩輿伏候道左趙乘之疾於奔馬俄頃入山但聞奇香沁骨無何至一洞府見舍宇華耀迥異人間隨處皆設花石精盆佳卉流光散馥即蘭花一種約有數十餘盆無不茂美觀已如前命駕歸押官從趙十餘年後趙無疾終遂與阿鴨俱出不知所往

箋札見卷一考城隍青貞見卷四阿屧纖白眼注主計見卷一長清言償會計注東道主見卷二巧娘玉趾見卷六公孫九娘

陳錫九 窮士後富

陳錫九邳人父子言爲邑名士富室周某仰其聲望訂爲昏姻陳累舉不第而家蕭索游學于秦數年無耗陰有悔心以少女適王孝廉爲繼室王餽儀豐盈僕馬甚都以此益憎錫九貧堅意絕昏問女女不從怒以惡服飾遺歸錫九日不舉火周亦不甚顧卹一日使傭媼以榼餉女入門向母曰主人使某視小姑姑餓死否女恐母慚強笑以亂其詞因出榼中肴餌列母前媼止之曰無須爾自小姑入人家何曾交換出一杯溫涼水吾家物料姥姥亦無顏啗噉得母大恚聲色俱變媼不服惡語相侵紛紜間錫九自外入訊知大怒撮毛批頰撻逐出門而去次日周來迎女女不肯歸明日復來增其

無能解脫爲我代求婿致一函焉醒而鳴泣詰之具以告錫九久欲一詣太行即日遂發既至備牲物酬祝之即露宿其處冀有所見終夜無異遂歸周危母子益貧仰給於次婿王孝廉考補縣尹以墨敗舉家徙瀋陽益無所歸錫九時顧卹之

異史氏曰善莫大于孝鬼神通之理當宜然使尚德之達人也者即終貧猶將取之烏論後此之必昌哉或以膝下之嬌女付諸頒白之叟而揚揚曰某貴官吾東牀也嗚呼宛宛嬰嬰者如故而金龜婿以諭葬歸其慘已甚矣而況以少婦從軍者乎

坌土見卷一阿宝 批頰見卷七江城 遊旅見卷二巧娘 敗絮見卷五續黃粱 超乘見卷五老饕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合卺見卷一嬰寧 一訃見卷六官尊弼 皃見卷二嬌娜 鼠竄見卷三紅玉 伐步見卷二鳳陽士人 游揚見卷一嬌娜曹卯注 緩頰見卷八西湖主 糠覈見卷六青梅 以墨敗見卷十一席方平 東牀見卷三胡氏坦腹注 宛宛嬰嬰 金龜婿李商隱詩爲有雲屏無限嬌鳳城寒盡怕春宵無端嫁得｜｜｜辜負香衾事早朝注唐書車服志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爲龜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

于去惡 鬼、台為交南巡海使、

北平陶聖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寓居郊郭偶出見一人負笈俇儴似卜居未就者畧詰之遂釋負於道

曰此自眞臘攜來所謂田婆羅也因掬數枚送丁前鳳
仙不悅曰壻豈以貧富爲愛憎耶翁微哂未言八仙曰
阿爹以丁郎異縣故是客耳若論長幼豈獨鳳妹妹有
拳大酸壻也鳳仙由終不快解華妝以鼓拍授婢唱破窰
一折聲淚俱下既闋拂袖逕出一座爲之不懽八仙曰
婢子喬性猶昔乃追之不知所往劉無顏亦辭而歸至
半路見鳳仙坐路旁呼與並坐曰君一丈夫不能爲牀
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願好爲之舉足云出門
匆遽棘刺破複履矣所贈物在身邊否劉出之女取而
易之劉乞其敝者囅然曰君亦無賴矣幾見自己衾枕
之物亦要護藏者如相見愛一物可以相贈出一鏡付
之曰欲見妾當於書卷中覓之不然相見無期矣言已
不見怊悵自歸視鏡則鳳仙背立其中如望去人於百
步之外者因念所囑謝客下帷一日見鏡中人忽現正
面盈盈欲笑益愛重之無人時輒以共對月餘銳志漸
衰遊恒忘返歸見鏡影慘然若涕隔日再視則背立如
初矣始悟爲己之廢學也乃閉戶研讀晝夜不輟月餘
則影復向外自此驗之每有事荒廢則其容戚數日攻
苦則其容笑如是朝夕懸之如對師保如此二年一舉
而捷喜曰今可以對我鳳仙矣攬鏡視之見畫黛彎長

璧則猶是也而
馬齒加長矣之
好對

瓠犀微露一笑容可掬宛然在目前愛極停睇不已忽鏡
中人笑曰影裏情郎畫中愛寵今之謂矣驚喜四顧則
鳳仙已在座後握手問翁媼起居曰妾別後不曾歸家
伏處巖穴聊與君分苦耳劉赴宴郡中女請與俱共乘
而往人對面不相窺既而將歸陰與劉謀偽為娶於郡
也者女既歸始出見客經理家政人皆驚其美而不知
其狐也劉屬富川令門人往謁之遇丁殷殷邀至其家
款禮優渥言岳父母近又他徙內人歸寧將復當寄信
往並請申賀劉初疑丁亦狐及細審邦族始知富川大
賈子也初丁自別業暮歸遇水仙獨步見其美微睨之

女請附驥以行丁喜載至齋與同寢處櫺隙可入始知
為狐言郎無見疑妾以君誠篤故願托之丁嬖之竟不
復娶劉歸假貴客廣宅備客燕寢汜掃光潔而苦無供
帳隔夜視之則陳設煥然矣過數日果有三十餘人賫
旗采酒禮而至輿馬繽紛塡溢街巷劉揖翁及丁胡入
客舍鳳仙逆嫗及兩姨入內寢八仙曰婢子今貴不怨
冰人矣釧履猶存否女搜付之曰履則猶是也而被千
人看破矣八仙以履擊背曰撻汝寄於劉郎乃投諸火
祝曰新時如花開舊時如花謝珍重不曾着嫦娥來相
借水仙亦代祝曰曾經籠玉笋着出萬人稱若使嫦娥

信老子｜｜必｜｜多易必多難　奇貧居之見卷二酒友　款段見卷一嶂人語　南陽三葛君得其龍世說諸葛瑾與弟亮從弟誕並有盛名各事一國人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按萬姓統譜諸葛殷時侯國葛伯之後舊居瑯琊徙陽都先有葛在時人謂之諸葛吳書亦云諸葛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以為氏是瑾亮誕皆葛姓也　僭增類貞子爾雅曰爾瞀相謂為亞今江東呼為｜｜卜　履舄交錯見卷七八大王　真臘田婆羅北史｜｜在林邑南本扶風之屬國也其王姓刹氏名質多斯那國多奇樹婆田羅樹葉花實並似棗而小異○按此作｜｜｜疑悞　破窰按避暑錄云呂文穆蒙正為父龜圖所逐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致寺中鑿山岩為龕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即龕為祠堂名曰肄業富大忠為之記今人以傳奇中有｜｜之說志書亦沿俗論但言窰而不知有龕並龍門寺僧亦湮沒不傳可　喬生按喬與驕通禮樂記齊音敖辟喬志皆也[illegible]

自在書見卷四書癡勸學篇注　顒然見卷二畫壁　下帷見卷二紅玉　影裏情郎畫中愛寵西廂註他做了｜｜｜｜｜段做了｜｜｜｜　汜掃見卷四珊瑚　火人見卷三胡氏　姮娥見卷六羅刹海市　太瘦生歐陽六一詩語李白詩｜｜唐人語也猶以作為語助作麼生何似生之類皆是　亭午見卷一王成　偵見卷二蓮香　少不努力老大徒傷顏延年長歌行｜壯｜｜｜｜｜｜悲　恒河沙數彌陀經疏鈔｜｜在西域無熱河側沙至微細佛近彼河說法故凡言多常取為喻○大智度論問｜｜中沙有幾許答云一切算數所不能知惟有佛及法身菩薩能知其數一切閻浮提中微塵生滅多少皆能知數何況恒河沙

佟客　劍俠

董生徐州人好擊劍每慷慨自負偶在途中遇一客跨

校翁於是大悅堅訂來歲之約馬假辭以故有某生號乖謬馬因薦以自代既就館動輒詬罵翁無柰恐含忍之歲杪携珠盤至生勃然忿不可支姑聽其算翁又以途中日盡歸於西生不受撥珠歸東兩爭不決操戈相向兩人破頭爛額而赴公庭焉

穉門 見卷六公孫九娘稷下注 行李 見卷三苗生 漚釘獸鐶 門將偃銅也重閘小門 別院鬟翻錫管玉長門深鎖丨丨金 綏頩 見卷八西湖主 玉趾 見卷六公孫九娘 武 見卷

扐一一座 梘 見卷二嬰寧 措大 見卷三苗生 [illegible]說 見卷五仇大娘

小梅

蒙陰王慕貞世家子也偶游江浙見媼哭於途詰之言先夫止遺一子今犯死刑誰有能出之者王素慷慨誌其姓名出橐中金為之斡旋竟釋其罪其人出聞王之救己也而茫然不解其故訪詣旅邸感泣謝問王言無他憐汝老母耳其人大駭曰故母已久王亦異之抵暮媼來申謝王咎其謬誣媼曰實相告我東山老狐也二十年前曾與兒父有一夕之好故不忍其鬼之餒也王悚然起敬再欲詰之已失所在先是王妻賢好佛不茹葷酒潔室懸觀音像以無子嗣月日焚禱其中而神又最靈輒示夢教人趨避以故家中事皆取決焉後有疾綦篤移榻其中又別設錦裀於內室而扃其戶

夫一息尚在無不為區處責去女盤查就緒托兒於妾乃具饌為夫祭掃半日不返視之則杯饌猶陳而人杳矣

異史氏曰不絕人嗣者人亦不絕其嗣此人也而實天也至座有良朋車裘可共迨宿莽既滋妻子陵夷則車中人望望然去之矣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思所報獨何人哉狐乎倘爾多財吾為爾宰

斡旋玉篇丨烏括切丨轉也運也與斡別　鬼餒左傳宣四年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作而語詞見卷一　言必餒　扃見卷一嬌娜　醮見卷一陸判　菩薩見卷一瞳人語　南海見卷　三鬼號唐莊子天下篇以謬悠之說丨丨之父執見卷　嗚呼氏　合卺見卷一嬌娜　瓜葛嬰寧　瓜分見卷四珊瑚　宿莽楚辭及賓湖之丨丨注洲卓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丨丨○禮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績女

紹興有寡媼夜績忽一少女推扉入笑曰老姥無乃勞乎視之年十八九儀容秀美袍服炫麗媼驚問何來女曰憐媼獨居故來相伴媼疑為侯門亡人苦相詰女曰媼勿懼妾之孤亦猶媼也我愛媼潔故相就兩免岑寂固不佳耶媼又疑為狐默然猶豫女竟升牀代績曰媼無憂此等生活妾優為之定不以口腹相累媼見其溫婉可愛遂安之夜深謂媼曰攜來衾枕尚在門外出溲

真個絕妙好辭

今日之念彼也殺得新忘故卿何取焉女乃笑曰妾有褊心於妾願君之不忘於人願君之忘之也然欲暫歸此復何難君家咫尺耳遂挽袂出門見道路昏暗張遂逡巡不前女促之走無幾時曰至矣君歸妾且去張停足細認果見家門踰垝垣入見室中燈火猶熒近以兩指彈扉內問阿誰張且道所來內秉燭啟關眞方氏也兩相驚詫握手入帷見兒臥牀上慨然曰我去時兒裁及膝今身長如許矣夫婦偎倚恍如夢寐張歷述所遭問及訟獄始知諸生有瘐死者有遠徙者貪益服妻之遠見方縱體入懷曰君有佳耦想不復念孤衾中有零涕人矣張曰不念胡以來也我與彼雖云情好終非同類獨其恩義難忘耳方曰君以我何人也張審視竟非方氏乃舜華也以手探見一竹夫人耳大慚無語女曰君心可知矣分當自此絕交猶幸未忘恩義差足自贖過二三日忽曰妾思癡情憐人終無意味君且怨我不相送今適欲至都便道可以同去乃向牀頭取竹夫人共跨之令閉兩眸覺離地不遠風聲颼颼移時尋落女曰從此別矣方將訂囑女去已渺悵立少時聞村犬吠莽茫中見樹木屋廬皆故里景物循途而歸踰垣叩戶宛如前狀方氏驚起不信夫婦詰證確實始挑燈鳴咽

試官旨

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鬲再焚則作惡矣生慚而退數日榜放生竟領薦王下第宋與王走告僧僧歎曰僕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並鼻盲矣俄餘杭生至意氣發舒曰盲和尚汝亦啖人水角耶今竟何如僧笑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君試尋諸試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爲爾師生與王並搜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錯以何爲罰僧憤曰剜我盲瞳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六篇忽向壁大嘔下氣如雷衆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眞汝師也初不知而驟嗅之刺於鼻棘於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見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視之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門生也宋慰王曰凡吾輩讀書人不當尤人但當克己不尤人則德益弘能克己則學益進當前蹶落固是數之不偶平心而論文亦未便登峺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盲之人王肅然起敬又聞次年再行鄉試遂不歸止而受教宋曰都中薪桂米珠勿憂資斧舍後有窖鏹可以發用即示之處王謝曰昔竇范貧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給敢自汚乎王一日醉眠僕及庖人竊發之王忽覺聞舍後有聲竊出則金堆地上情見事露並相懾伏方訶責間見有金爵類多

鑄欵審視皆大父字諱葢王祖曾為南部郎入都寓此
暴病而卒金其所遺王乃喜稱得金八百餘兩明日告
宋且示之爵欲與瓜分固辭乃已以百金往贈瞽僧僧
已去積數月敦習益苦及試宋曰此戰不捷始真是命
矣俄以犯規被黜王尚無言宋大哭不能自止王反慰
解之宋曰僕為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又累及良
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王曰萬事固有數在如先生乃
無志進取非命也宋拭淚曰久欲有言恐相驚怪某非
生人乃飄泊之遊魂也少負才名不得志於場屋佯狂
至都冀得知我者傳諸著作甲申之年竟罹於難歲歲

飄蓬幸相知愛故極力為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願實
欲借良朋一快之耳今文字之厄若此誰復能漠然哉
王亦感泣問何淹滯曰去年上帝有命委宣聖及閻羅
王核查劫鬼上者備諸曹任用餘者即俾轉輪賤名已
錄所未投到者欲一見飛黃之快耳今請別矣王問所
考何職曰梓潼府中缺一司文郎暫令聾僮署篆文運
所以顛倒萬一倖得此秩當使聖教昌明明日忻忻而
至曰願遂矣宣聖命作性道論視之色喜謂可司文閻
羅稽簿欲以口孽見棄宣聖爭之乃得就某伏謝已又
呼近案下囑云今以憐才拔充清要宜洗心供職勿蹈

志武德四年改著作曹曰局龍朔二年改曰司文局郎曰郎中佐郎曰ㄧㄧㄧ冢見卷一考城隍菌〔唐韻〕ㄧ音窘〔說文〕地蕈也

呂無病

洛陽孫公子名麒娶蔣太史女甚相得二十夭殂悲不自勝離家居山中別業適陰雨晝臥室無人忽見復室簾下露婦人足疑而問之有女子褰簾出年約十八九衣服樸潔而微黑多麻類貧家女意必村中僦屋者呵曰所須宜白家人何得輕入女微笑曰妾非村中人祖籍山東呂姓父文學士妾小字無病從父客遷早離顧復慕公子世家名士願爲康成文婢孫笑曰卿意良佳

憶病

然僕輩雜居實所不便容旋里後當輿聘之女次且曰自揣陋劣何敢遂望敵體聊備案前驅使當不至倒捧冊卷孫曰納婢亦須吉日乃指架上使取通書第四卷蓋試之也女翻檢得之先自涉覽而後進之笑曰今日河魁不曾在房孫意少動留匿室中女閒居無事爲之拂几整書焚香拭鼎滿室光潔孫悅之至夕遣僕他宿女俛眉承睫殷勤臻至命之寢始持燭去中夜睡醒則牀頭似有臥人以手探之知爲女捉而撼焉女驚寤起立榻下孫曰何不別寢牀頭豈汝臥處女曰妾善懼孫憐之俾施枕牀內忽聞氣息之來清如蓮蕊異之呼與

信妾藏有死貝在此請斷指以自明遂於腰中出利刃就牀邊伸左手一指斷之血溢如湧孫大駭急爲束裹婦容色痛變而更不呻吟笑曰妾今日黃粱之夢已醒特借斗室爲出家計何用相猜孫乃使子及妾另居一所而已朝夕往來於兩間又日求良藥醫指創月餘尋愈婦由此不茹葷酒閉戶誦佛而已居久見家政廢弛謂孫曰妾此來本欲置他事於不問今見如此用度恐子孫有餓莩者矣無已再覥顏一經紀之乃集婢媼按日責其績織家人以其自投也慢之無人時竊相誚訕而婦若不聞知既而課工脩者輒撻不貸衆始懼之又垂簾課主計僕綜理微密孫乃大喜使兒及妾皆朝見之阿堅已九歲婦每加意溫卹朝入塾常留甘餌以待其歸兒亦漸親愛之一日兒以石投雀婦適過中顱而仆踰刻不語孫大怒撻兒婦蘇力止之且喜曰妾昔虐兒中心每不自釋今幸消一罪案矣孫益嬖愛之婦每拒使就妾宿居數年屢產屢殤曰此昔日殺兒之報也阿堅既娶遂以外事委兒內事委媳一日曰妾某日當死孫不信婦自理葬具至日更衣入棺而卒顏色如生異香滿室既斂香始漸滅

異史氏曰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毛嫱西施焉知非

自愛之者美之乎然不遭悍妬其賢不彰幾令人與嗜痂者並笑矣至錦屏之人其夙根原厚故豁然一悟立證菩提若地獄道中皆富貴而不經艱難者也

名士見卷二阿寶 康成文婢世說鄭||家奴婢皆讀書女康成嘗使一婢不稱旨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穴且見卷一畫壁 通書柳宗元先友記周子著||四十章 河魁不會在房荊湖近事李戴仁性迂緩妻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一久聞扣戶聲小豎報縣君欲見太監戴仁遽取百忌歷燈下觀之大驚曰今夜||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別閻氏慙怒而去 昇見卷一嬌娜 小妻見卷四恒娘 擅寵專房見卷四恒娘 直宿見卷七邵女 趣裝見卷一嬌娜 反脣相稽見卷七邵女 廣文見卷三紅玉 酩酊見卷五連瑣 調停見卷二巧娘

問名見卷三陳雲棲 黃粱夢見卷五續|| 主計見卷一長清僧會計生 毛嬙見卷十一績女 西施見卷四恒娘 嗜痂見卷六羅刹海市 錦屏韓偓詩||金作屋繡幰玉爲輪 菩提見卷三林四娘又字典梵語||華言正道也 地獄見卷四龍飛相公

崔猛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蒙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強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强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體爲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

業平文治

閭之識崔者競相擬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於券貲盡復給終夜負責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笞剌剟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涌如山鞭馬前向意將用武母搴簾而呼曰唶又欲爾耶崔乃止既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嗔妻詰之不荅至夜合衣臥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啟戶出輒又還臥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慴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於牀上刳腹流腸申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梏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誚讓申申曰公子所爲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爲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即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強出之以崔抵罪瀕就決矣會卹刑官趙部郎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

使者始實告之衆亦不敢御退使者曰姑集此邀一遠賓行至矣蓋即彭也衆述之驚怪其中被把捉者皆患臂痛解衣燭之膚肉青黑彭自視亦然衆散劉即襆被供寢既明村中爭延客又倍彭入市相馬十餘日相數十匹苦無佳者彭亦拚苟就之又入市見一馬骨相似佳騎試之神駿無比逕騎入村以待驚者再往尋之其人已去遂別村人欲歸村人各餽金貲遂歸馬一日約行五百里抵家述所自來人不之信囊中出蜀物始共怪之香草久枯恰得七莖遵方點化家以暴富遂敬詣故處獨祀桓侯之祠優戲三日而返

異史氏曰觀桓侯燕賓而後信武夷幔亭非誕也然主人肅客遂使蒙愛者幾欲折肱則當年之勇力可想吳木欣言有李生者唇不掩其門齒露於外者盈指一日於某所宴集二客遂上下其爭甚苦一力挽使前一力卻向後力猛肘腕李適立其後肘過觸喙雙齒並墮血下如涌衆愕然其爭乃息此與桓侯之握臂折肱同一笑也

超乘見卷五老饕　閬中寰宇記｜｜本漢舊縣閬水迂曲經其三面縣居其中故取以爲名按今屬四川保寧府　或推之或挽之見卷三阿寶　桓侯見卷十一于去惡　居停主人宋丁謂傳謂議貶寇準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勿復言盍指

點火

但告而父十姑問訊矣渠自知之陽問姑丈何族少年
曰海嶼姓晏此名神仙島離瓊三千里僕流寓亦不久
也十娘趨入使婢以酒食餉客鮮蔬香美亦不知其何
名飯已因與瞻眺見園中桃李含苞頗以爲怪晏曰此
處夏無大暑冬無大寒花無斷時陽喜曰此乃仙鄉歸
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鄰晏但微笑還齋炳燭見琴橫案
上請一聆其雅操晏乃撫絃捻柱十娘自內出晏曰來
來卿爲若姪鼓之十娘即坐問姪願何闋陽曰姪素未
讀琴操實無所願十娘曰但隨意命題皆可成調陽笑
曰海風引舟亦可作一調否十娘曰可即按絃挑動若

有舊日譜意調崩騰會之身似在舟中爲颶風之所擺
簸陽驚歎欲絕問可學否十娘授琴試使勾撥曰可教
也欲何學曰適所奏颶風操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錄
其曲吟誦之十娘曰此無文字我以意譜之耳乃別取
一琴作勾剔之勢使陽倣之陽習至更餘音節粗合夫
妻始別去陽目注心凝對燭自鼓久之頓然妙悟不覺
起舞舉首忽見婢立燈下驚曰卿固猶未去耶婢笑曰
十姑命侍安寢掩戶移檠耳審顧之秋水澄澄意態媚
絕陽心動微挑婢俯首含笑陽益惑之遽起挽頸婢曰
勿爾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宵未晚方狎抱

聞閣中喚粉蝶婢作色曰殆矣急奔而去陽潛往聽之但聞晏曰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汝必欲收錄之今如何矣宜鞭三百十娘曰此心一萌不可給使不如為吾婿遣之陽甚慚懼反齋滅燭自寢天明有童子來侍盥沐不復見粉蝶矣心惴惴恐見譴逐俄晏與十娘並出似無所介於懷便考所業陽為一奏十娘曰雖未入神已得什九肄熟可以臻妙陽復求別傳晏教以天女謫降之曲指法拗折習之三日始能成聲晏曰梗概已盡此後但須熟耳嫻此兩曲琴中無梗調矣陽頗憶家告十娘曰姪居此蒙姑撫養甚樂顧家中懸念離家三千里何日可能還也十娘曰此即不難故舟尚在當助一帆風子無家室我已遺粉蝶矣乃贈以琴又授以藥曰歸醫祖母不惟卻病亦可延年遂送至海岸俾登舟陽覓楫十娘曰無須此物因解裙作帆為之縈繫陽慮迷途十娘曰勿憂但聽帆漾耳繫已下舟陽悽然方欲拜別而南風競起離岸已遠矣視舟中糗糧已具然止足供一日之餐心怨其吝腹餒不敢多食惟恐遽盡但啗胡餅一枚覺表裏甘芳餘六七枚珍而藏之即亦不復飢矣俄見夕陽欲下方悔來時未索膏燭瞬息遙見人煙細審則瓊州也喜極旋已近岸解裙裹餅而歸入

聊齋志異
七

外止

聊齋志異評註 第一三一一六巻
（帙入）

E 46
154

鷗外

尚朦朧忽聞靈牀上察察有聲急開目則靈前燈火照
視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臥室面淡金色生
絹抹額俯近榻前徧吹臥客者三客大懼恐將及已潛
引被覆首閉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吹之如諸客覺
出房去即聞紙衾聲出首微窺見僵臥猶初矣客懼甚
不敢作聲陰以足踏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無計
不如著衣以竄裁起振衣而察察之聲又作客懼復伏
縮首衾中覺女復來連續吹數數始去少間聞靈牀作
響知其復臥乃從被底漸漸出手得袴遽就著之白足
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比其離幃而客已拔關出矣尸
馳從之客且奔且號村中人無有警者欲叩主人之門
又恐遲為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竄去至東郊瞥見蘭
若聞木魚聲乃急撾山門道人訝其非常又不即納旋
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
許因以樹自障彼右則左之尸益怒然各寖倦矣尸頓
立客汗促氣逆庇樹間尸暴起伸兩臂隔樹探撲之客
驚仆尸捉之不得抱樹而僵道人竊聽良久無聲始漸
出見客臥地上燭之死然心下絲絲有動氣負入終夜
始甦飲以湯水而問之客具以狀對時晨鐘已盡曉色
迷濛道人覘樹上果見僵女大駭報邑宰宰親詣質驗

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君亦聞驥乎夫驥
也負鹽車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中坂遷延負
轅而不能下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
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于天若出金石者彼
見伯樂之知己也羈馽韻會丨馬絡也○集韻丨音執絆馬足也

耿十八 再生

新城耿十八病危篤自知不起謂妻曰永訣在旦晚耳我死後嫁守由汝請言所志妻默不語耿固問之且云守固佳嫁亦恆情明言之庸何傷行與子訣子守我心慰子嫁我意斷也妻乃慘然曰家無儋石君在猶不給何以能守耿聞之遽握妻臂作恨聲曰忍哉言已而沒手握不能開妻號家人至兩人扳指力擘之始開耿不自知其死出門見小車十餘兩各十人帥以方幅書名字粘車上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人已有九並已而十又視粘單上已名最後車行咋咋響震耳際亦不自知何往俄至一處聞人言曰此思鄉地也聞其名疑之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剉三人耿又駭及細聽其言悉陰間事乃自悟曰我豈不作鬼物耶頓念家中無復可懸念惟老母臘高妻嫁後缺於奉養念之不覺淚漣又移時見有臺高可數仞游人甚夥囊頭械足之輩嗚咽而下上聞人言爲望鄉臺諸人至此俱踏轅下紛然御人或撻之或止之獨至耿則促令登登數十級始

尸條血而居往往白晝見鬼夜則牀下燐飛牆角鬼哭
一曲王生皡廸寄宿公家聞牀底小聲連呼皡廸皡廸
已而聲漸大曰我死得苦因而滿庭皆哭公聞仗劍而
入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聞百聲嗤嗤笑之以
鼻公於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則見
燐火熒熒隨地皆出先是閽人王姓者疾篤昏不知人
者數日矣是夕忽欠伸若醒婦以食進王曰適主人不
知何事施飯於庭我亦隨衆唔噉食已方歸故不飢耳
由此鬼怪遂絕豈鐃鈸鐘鼓瑜伽果有益耶
異史氏曰邪怪之物唯德可以已之當陷城之時王公
勢正烜赫聞皆股栗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
令終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猶不可以嚇鬼願
無出鬼面以嚇人也

謝遷高苑人順治三年叛 王七襄名昌胤淄川人崇禎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授同州知縣順治甲申起戶部主事擢福建道御史巡按山西提督北直學政 燐飛見卷四龍飛相公 道場見卷十馬介甫 闍人見卷三魯公女 瑜伽禪宗記緇會衣褐請會衣紅丨丨會衣蔥白丨丨卽介應赴會也 揶揄見卷一勞山道士

四十千 再生討帳

新城王大司馬有主計僕家稱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
汝欠四十千今宜還矣問之不答徑入內去既醒妻產

一言足啓
聵世人

給主既歸其兄弟之子有不與黨謀者招之來以所追物盡散給之連七十餘歲將終呼女及孫媳曰汝等誌之如三十不育便當典質釵珥為壻納妾無子之情狀難堪也

異史氏曰連氏雖妒而能疾轉宜天以有後伸其氣也觀其慷慨激發吁亦傑哉

濟南蔣稼其妻毛不育而妒嫂每勸諫之毛不聽曰寧絕嗣不令送眼流眉者忿氣人也年近四旬頗以嗣續為念欲繼兄子稼與兄言兄諾婦與嫂言嫂亦諾然故悠忽之兒每至叔所夫妻曲意撫兒餌以甘脆而問之曰肯來吾家乎兒亦應之兄私囑兒曰倘再問答以不肯如問何故不肯答言待汝死後何愁田產不為吾有一日稼遠出行賈兒至其家毛又問之兒果對如父教毛大怒逐兒曰妻孥在家固日日算吾田產耶其計左矣急不能待夫歸立招媒媼為夫買妾時有賣婢者其直昂傾貲不能取盈勢將不就兄恐其遲焉而悔竊以金付媒媼偽為媼所轉貸者毛大喜購婢而歸稼既還毛以情告稼亦忿遂與兄絕年餘妾生子夫妻共喜毛曰媼不知假貸何人年餘竟不置問此德不可忘豈子已生尚不償母價

去其一被執至官公問販者云二人其一焉往販者云奔去矣公曰汝股病不能奔耶曰能奔公曰既被捉必不能奔果能可起試奔驗汝能否其人奔數步欲止公曰大奔勿止其人疾奔竟出公門而去見者皆笑公愛民之事不一此其閒情邑人猶樂誦之

奈河 顧寧人山東考古錄嶽之西南有水自大峪口至州城之西而南入於泮曰||世因傳人死魂不得過而曰奈河 十八獄 見西遊記 私販 治平畧鹽課嘉祐三年||坐罪者三千餘人 [illegible]在於官佑島而||轉熾也 骨朶 輟耕錄||讀若胍都宋儀衛志鹵簿用||以骨飾之或範金爲之●天祿識餘||宿衛人所執宋鹵簿中有之即今長柄手撾之類宋景文筆記云關中以腹大爲胍胝胍音孤胝音都俗因謂杖頭大者[illegible] 昇[illegible]見卷一

三尺法見前 王大 張石年見前 王大 抗禮[illegible]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注抗敵也

二班

虎求醫治

殷元禮雲南人善針灸之術遇寇亂竄入深山日既暮村舍尚遠懼遭虎狼遙見前途有兩人奔之既至兩人問客誰何殷乃自陳族貫兩人拱敬曰是良醫殷先生耶仰山斗久矣殷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爲班爪一爲班牙便謂先生余亦避難石室幸可棲宿敢屈玉趾且有所求殷喜從之俄至一處室傍巖谷爇柴代燭始見二班容軀威猛似非良善計無所之即亦聽之又

卻是大丈夫之氣象讀來可喜

追數月精神漸減心益懼延師鎮驅卒無少驗一夜女艷妝來向馮曰世緣俱有定數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不住今與子別矣遂去

周有德 字彝初遼東人由內院學士簡撫山東康熙乙巳山左大饑公奏請賑撫復請建公署興大役以哺饑民嗣是歷任撫軍皆遷擢以去識者謂公署形勝為卜宅得吉兆歷兩廣總督甲寅後再起督師四川卒於官

乩仙

章邱米步雲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輒召仙相與賡和一日友人見天上微雲得句請其屬對曰羊脂白玉天乩書云問城南老董眾疑其不能對故妄言之後以故偶適城南至一處土如丹砂異之有一叟牧豕其側因問之叟曰此俗呼豬血紅泥地也忽憶乩詞大駭問其姓答云我老董也屬對不奇而預知過城南之必遇老董斯亦神矣

以乩卜 正韻乩音雞說文卜以問疑也○按乩或作卟與稽同今人以仙降為扶乩名曰乩仙亦曰箕仙又謂之扶鸞

泥書生

羅村有陳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頗麗自以婿不如人鬱鬱不得志然貞潔自持婆媳亦相安一夕獨宿忽聞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巾就婦共寢婦駭懼苦相拒

其人則已渺矣後有往秦中者見其人携鳥在西安市
上畢載積先生記
王漁洋云可與鸜鵒秦吉了同傳
王汾濱 八哥 本草雊鵒身首俱黑兩翼下各有白點飛則見如書八字俗謂之八哥○幽明錄五月五日剪其舌尖令圓敎令學語能人言○負暄雜錄南唐李主諱煜改雊鵒爲｜｜亦曰八八兒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上 中貴 見卷七八太王 畢載積先生 見卷二祝翁

商三官

報父仇

故諸葛城有商士禹者士人也以醉謔忤邑豪豪嗾家奴亂捶之舁歸而斃禹二子長曰臣次曰禮一女曰三官年十六出閣有期以父故不果兩兄出訟經歲不得結壻家遣人參母請從權畢姻事母將許之女進曰焉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彼獨無父母乎壻家聞之慚而止無何兩兄訟不得直負屈歸舉家悲憤兄弟謀留父尸張再訟之本三官曰人被殺而不理時事可知矣天將爲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耶骸骨暴露於心何忍矣二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不知所往母慚怍唯恐壻家聞不敢告族黨但囑二子冥冥偵察之幾半歲杳不可尋會豪誕辰招優爲戲優人孫淳攜二弟子往執役其一王成姿容平等而音詞清徹羣贊賞焉其一李玉貌韻秀如好女呼令歌辭以不稔強之所度

聞李太公敬一言某公在瀋陽宴集山顛俯瞰山下有虎銜物來以爪穴地瘞之而去使人探所瘞得死鹿乃取鹿而虛掩其穴少間虎導一黑獸至毛長數寸虎前驅若邀尊客既至穴獸眈眈蹲伺虎探穴失鹿戰伏不敢少動獸怒其誑以爪擊虎額虎立斃獸亦逕去

異史氏曰獸不知何名然問其形殊不大於虎而何延頸受死懼之如此其甚哉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獮最畏狨遙見之則百十成羣羅而跪無敢遁者凝睛定息聽狨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誌顛頂獮戴石而伏悚若木雞惟恐墮落狨揣誌已乃次第按石取食餘始鬨散余嘗謂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耳聽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

李太公敬一 見前夢別 獮最畏狨 至 按石取食 陸佃云狨尾作金色俗謂金線狨狨一名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甚愛其尾毛柔長可藉古制官二品狨坐不言食猴食猴皆名石猢見異物類苑黃山志盧狄似穿山甲而無鱗嚙猿及蜂每呼羣猿至羅跪于下擇肥者以木葉覆其頂而食之 木雞 見卷七促織

鄷都御史

鄷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俗呼閻羅天子署其中一切獄具皆借人工桎梏朽敗輒擲洞口邑宰即備新者易

獨異事亦荒唐

酆都 酆都縣志本枳縣地漢曰平都隋曰|| 行臺 見卷十三前溪 無恙 見卷三珠克 金甲神人 見卷一畫壁 武 見卷一陸判 王方平 神仙傳王遠字方平 甦

唐 見卷十一小梅

大人 雲南山中怪

長山李孝廉質君詣青州途中遇六七人語音類燕審視兩頰俱有瘢大如錢異之因問何病之同客自述舊歲客雲南日暮失道入大山中絕壑巉巖不可得出谷中有大樹一章條數尺綿綿下垂蔭廣畝餘諸客計無所之因共繫馬解裝旁樹棲止夜既深虎豹鴞鴟次第嘷動諸客抱膝相向不能寐忽見一大人來高以丈許客團伏莫敢息大人至以手攫馬而食六七匹頃刻都盡既而折樹上長條捉人首穿顋如貫魚狀貫訖提行數步條毳折有聲大人似恐墮落乃屈條之兩端壓以巨石而去客覺其去遠出佩刀自斷貫條負痛疾走未數武見大人又導一人俱來客懼伏叢莽中見後來者更巨至樹下往來巡視似有所求而不得已乃聲啁啾似巨鳥鳴意甚怒蓋怒大人之紿己也因以掌批其頰大人傴僂順受無敢少爭俄而俱去諸客始倉皇出竄竄良久遙見嶺頭有燈火羣趨之至則一男子居石室

Pulverision 糝藥

中客入環拜兼告所苦男子曳令坐曰此物殊可恨然我亦不能箝制待舍妹歸可與謀也居無何一女子率兩虎自外入問客何得至諸客趨而告以故女子曰久知兩箇為孽不圖凶頑至此當即除之於室中出銅錘重三四百觔出門遂逝男子煮虎肉饗客肉未熟女子已返曰彼見我欲遁追之數十里斷其一指而還因以指擲地大如脛股焉衆駭極問其姓氏卽亦不言少間肉熟客創痛不食女以藥屑徧糝之痛頓止既而女子送客至樹下行李俱在各負裝行十餘里經昨夜鬭虎處女子指示之石窪中殘血尚存盆許出山女子始別而返

李象[illegible]君 名斯義康熙戊辰進士由庶吉上授御史任臺八年清慎持大體歷遷福建巡撫○按先生官中丞非孝廉也戊辰爲康熙二十七年意此時尚未捷南宮歟

章保住 見卷三 武 見卷一 陸判 批頰 見卷七 江城 傴僂 見卷二 張誠 行李 見卷三 苗生

柳秀才

柳神

明季蝗生青兗間漸集於沂沂令憂之退臥署幕夢柳秀才來謁峩冠綠衣狀貌修偉自言禦蝗有策詢之荅云明日西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蝗神也哀之可免令異之治具出邑南伺良久果有婦高髻褐帔獨控老蒼衛緩蹇北度卽爇香捧卮酒迎拜道左捉驢不令

去婦問大夫將何爲令便哀懇區區小治幸憫脫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舌洩吾密機當即以其身受不損禾稼可耳乃盡三巵憯不復見後蝗來飛蔽天日然不落禾田但集楊柳過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柳神也或云是宰官憂民所感誠然哉

王漁洋云柳秀才有大功德於沂沂雖百世祀可也

治具、見卷一陸判　衢、見卷二嬰寧　饒舌、見卷八荷花三娘子

董公子　被關神救

青州董尚書可畏家庭森肅內外男女不敢通一語一日有婢及僕調笑於中門之外爲公子所窺怒叱之各舞而去及夜公子偕僮臥齋中時方盛暑齋門洞敞更既深僮聞牀上有聲甚厲方驚醒月影中見前僕提一物出門去以其家人故弗深怪遂復寐忽聞靴聲訇然一偉丈夫赤面長髯似壽亭侯像捉一人頭入僮懼蛇行入牀下但聞牀上支支格格如振衣如摩腹移時始罷靴聲又響乃去僮伸頸漸出見櫺上有曉色以手捫牀上著衣粘溼嗅之血腥大呼公子公子方醒告而火之血盈枕席大駭不得其故忽有官役叩門公子出見之役愕然但言怪事詰之告曰適衙前一人神色迷罔大聲自言曰我殺主人矣衆見其衣有血汚執而白之

又名鬼市云

奐邑志羊奐**山山市**淄川志山在縣西十五里南按禹王山比去爲明山舊有烟火臺今發有
山市邑人多見之者城郭樓臺宮室樹木人物之狀
頫海市云明嘉靖二十一年縣令張公其協指僚屬
諸臺使者經山南麓天方黎明忽見城樓畯整松栢
蒼秀人物往來其間烟霞蔚麗蕣映層岩衆詫奇觀
移時乃滅後高封公鴻儒孫貢士琰齡指見之所言
相類云○按余讀淄川志煥山山市張孔繡先生汲
趙夢友先生金昆皆有記張見于康熙丁卯趙見于
康熙壬午知山市見之者屢矣不獨高封公孫貢士
也**邑八景之一也**淄川志淄邑八景崑崙疊翠孝水澄清文旗古松禪林峻塔蘇相石
橋鄭公書院萬山樵唱豐源牧歔○按八景中無煥
山山市邑志云禪林塔毀已久後易以龍橋疏雨今
橋又坏矣則山市或爲後之所易與**孫公子禹年**名琰齡淄川人拔貢生定州同知兵部尚
書之解子通政**飛甍**左思[illegible]都賦長于延屬同[illegible]也
睥睨陴名埤[illegible]也[illegible]中ㄧㄧ非常也○按一作埤堄

孫生

余鄉孫生者娶故家女辛氏初入門爲窮袴多其帶渾
身糾纏甚密拒男子不與共榻牀頭常設錐簪之器以
自衛孫屢被刺劉因就別榻眠月餘不敢同鼎卽白晝
相逢女未嘗假以言笑同窗某知之私謂孫曰夫人能
飲否荅云少飲某戲之曰僕有調停之法善而可行問
何法曰以迷藥入酒紿使飲焉則惟君所欲矣孫笑之
而陰服其策良詢之醫家敬以酒煮烏頭置案上入夜
孫釃別酒獨酌數觥而寢如此三夕妻終不飲一夜孫

臥移時視妻猶寢坐孫故作齁聲妻乃下榻取酒煨爐上孫竊喜既而滿引一盃又復酌約至半杯許以其餘仍內壺中拂榻遂寢久之無聲而燈煌煌尚未滅也疑其尚醒故大呼錫檠鎔化矣妻不應再呼仍不應白身往視則醉睡如泥啟衾潛入層層斷其縛結妻固覺之不能動亦不能言任其輕薄而去既醒惡之投繯自縊孫夢中聞喘吼聲起而奔視舌已出兩寸許大驚斷索扶榻上踰時始蘇孫自此殊恨厭之夫婦避道而行相逢則各俯其首積四五年不交一語妻或在室中與他婦笑見夫至色則立變凜如霜雪孫嘗寄宿齋中恒經歲無歸時即彊之歸亦面壁移時黙然即枕而已父母甚憂之一日有尼至其家見婦亟加贊譽母亦不言但有浩歎尼詰其故具以情告尼曰此易與耳母喜曰倘能回婦意當不斬酬也尼窺室無人耳語曰請購春宮一幀三日後為君厭之尼既去母從其教購以待之三日尼果來囑曰此須慎密勿令夫婦知乃翦下圖中人又鍼三枚艾一撮並以素紙包固外繪數畫如蚓狀使母賺婦出竊取其枕開其縫而投之已而仍合之返歸故處尼乃去至晚母強子歸宿傭媼知其情竊往伏聽二更將殘聞婦呼孫小字孫不荅少間婦復語孫厭氣

春宮

（是乞）二字闕

沂水秀才

沂水某秀才課業山中夜有二美人入含笑不語各以長袖拂榻相將坐衣輭無聲少間一美人起以白綾巾展几上上有草書三四行亦未審其何辭一美人置白金鋌可三四兩許秀才掇內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曰俗不可耐秀才把金則烏有矣麗人在坐投以芳澤置不顧而金是取□兒相也倘可耐哉狐子可兒雅態可想

乞兒相據言薛逢晚年厝乖蹇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所輩見逢行李蕭然前日迴避新郎君逢遣一介日報莫貧相阿婆六年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可兒見卷二巧娘

死僧

某道士雲遊日暮投止野寺見僧房扃閉遂藉蒲團趺坐廊下夜既靜聞啟闔聲旋見一僧來渾身血污目中若不見道士道士亦若不見之僧直入殿登佛座抱佛頭而笑久之乃去及明視室門扃如故怪之入村道所見衆如寺發扃驗之則僧殺死在地室中席篋掀騰知為盜劫疑鬼笑有因共驗佛首見腦後有微痕刓之內藏三十餘金遂用以葬之

異史氏曰諺有之財連於命不虛哉夫人儉嗇封殖以予所不知誰何之人亦已癡矣況僧並不知誰何之人

齕石即喫石、々中索味、自有甘鹹辛苦、

蹲伏而戰神詫曰盜錢妄往偷見益懼叩不已神揪令還入廟使傾所盜錢跪守之道士課畢回顧駭愕盜歷歷自述道士收其錢而遣之

無長物 見卷五辛十四娘

齕石

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圉人王姓幼入勞山學道久之不火食惟啖松子及白石徧體生毛既數年念母老歸里漸復火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即知石之甘苦酸鹹如啖芋然母死復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王欽文太翁 名與敕順治甲申拔貢封國子監祭酒贈刑部尚書西樵漁洋兩先生之父也

附池北偶談一則

仙人煮石世但傳其語矣丁家傭人王嘉祿者少居勞山中獨坐數年遂絕烟火惟啖石為飯渴即飲溪澗中水遍身毛生寸許後以母老歸家漸火食毛遂脫落然時時以石為飯每取一石映日視之即知其味甘鹹辛苦後母終不知所往

廟鬼

新城諸生王啟後者方伯中宇公象坤曾孫見一婦人入室貌肥黑不揚笑近坐榻意甚褻王拒之不去由此坐臥輒見之而意堅定終不搖婦怒批其頰有聲而亦

有鬼頭上一角貌獰惡聞人行聲卽下人駭奔鬼亦遂去而見之輒病多死者又城中一塘夜出白布一疋如匹練橫地上過者拾之輒捲入水又有鴨鬼夜旣定塘邊寂無一物若聞鳴聲卽病

衍州一統志遊西郵始
衢州茂之地居置

折樓人

何冏卿平陰人初令秦中一賣油者有薄罪其言戇何怒杖斃之後仕至銓司家貲富饒建一樓上梁日親賓稱觴爲賀忽見賣油者入陰自駭疑俄報妾產子愀然曰樓工未成折樓人已至矣人謂其戲而不知其有所見也後子旣長最頑蕩其家傭爲人役每得錢數文輒買香油食之

異史氏曰常見富貴家樓第連亘死之後再過已墟此必有折樓人降生其家可知也身居人上烏可不早自惕哉

大蝎

明彭將軍宏征寇入蜀至深山中有大禪院云已百年無僧詢之土人則謂寺中有妖入者輒死彭恐伏寇率兵斬茅而入前殿中有皁雕奪門飛去中殿無異又進之則佛閣周視亦無所見而入者皆頭痛不能禁彭親

人亦然少頃有蝎如琵琶自板上蠢蠢而下一軍驚走彭遂火其寺

彭將軍宏

黑鬼

膠州李總鎮買二黑鬼其黑如漆足革粗厚立刃爲途往來其上毫無所損總鎮配以娼生子而白僚僕戲之謂非其種黑鬼亦自疑因殺子骨則盡黑始悔之公每令兩鬼對舞神情亦可觀也

車夫

有車夫載重登坡方極力時一狼來嚙其臀欲釋手則貨敝身壓忍痛推之既上則狼已齕片肉而去乘其不能爲力之際而竊嘗一臠亦黠而可笑也

嘗一臠 後魏崔皓傳丨肉 丨丨識鑊中之味

棋鬼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解組鄉居日攜棋酒游翔林邱間會九日登高與客奕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耽玩不去視之面目寒儉懸鶉結焉然而意態溫雅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亦殊撝謙公指棋謂曰先生當必善此何弗與客對壘其人遜謝移時始卽局局終而負神情懊熱若不自已又著又負益慚憤酌之以酒亦不飲惟曳客

聊齋志異

八

E 46
154

鷗外

聊齋志異評註卷二十五

淄川 蒲松齡 畱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文登 呂湛恩 叔淸 註

念秧

卽人所謂胡麻灰者

異史氏曰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衝衢其害尤烈如强弓怒馬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劙囊刺橐攫貨於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蜮之尤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悞認傾蓋之交遂罹喪資之禍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B 23475
0004627642

旅人王子巽遇張某

以其言辭浸潤名曰念秧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
衆余鄉王子巽者邑諸生有族先生在都為旗籍太史
將往探訊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馳
與同行時以閒語相引王頗與問荅其人自言張姓為
棲霞隸被令公差赴都稱謂撝卑祗奉殷勤相從數十
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止候道左僕
疑之因厲色拒去不使相從張頗自慚揮鞭遂去既暮
休於旅舍偶步門前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疑間張望
見王垂手拱立謙若廝僕稍稍問訊王亦以泛泛適相
值不為疑然王僕終夜戒備之雞既唱張來呼與同行

又遇許某

僕咄絕之乃去朝暾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
跨白衛年四十已來衣帽整潔垂首蹇分盹寐欲墜或
先之或後之因循十餘里王怪問夜何作致迷頓乃爾
其人聞之猛然欠伸言我清苑人許姓臨淄令高繁是
我中表家兄設帳於官署我往探省少獲餽貽今夜旅
舍與念秧者宿驚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悶王故
問念秧何說許曰君客時少未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
言誘行旅夤緣與同休止因而乘機騙賺昨有葭莩親
以此喪資斧吾等皆宜警備王頷之先是臨淄宰與王
有舊王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疑因道

又遇金某。

溷涼兼詢其兄況許約暮其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僞陰與主人謀逆留不進相失遂杳翼日日卓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騾冠服秀整貌甚都同行久之未嘗交一言日旣西少年忽言曰前去屈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少年因咨嗟欷歔如不自勝王畧致詰問少年歎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火冀博一第不圖竟落孫山家兄爲部中主政遂載細小來冀得排遣生平不習跋涉撲面塵沙使人薾惱因取紅巾拭面歎咤不已聽其語操南音嬌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稍慰藉少年曰適先馳出眷口久望不來何僕輩亦無至者日已將暮

與許金會于客舍、許与金爽、張亦在、許強代王賭、

柰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驅相去漸遠晚投旅邸旣入舍則壁下一牀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人卽有一人入攜之而出曰但請安置當卽移他所王視之則許也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攜裝入者見王許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中少年也王未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族少年又以途中言爲許告俄頃解囊出貲堆累頗重秤兩餘付主人囑治殽酒以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炙並陳筵間少年論文甚風雅王問江南闈中題少年悉告之且自誦其承破及篇中得意之句

言已意甚不平共扼腕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解牧圉王因命僕代攝莝豆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蹴然曰生平蹇滯出門亦無好况昨夜逆旅與惡人居擲骰叫呼聒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骰爲兜許不解因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於囊中出色一枚曰是此物否少年諾許乃以色爲令相歡飲酒既闌許請共擲賭一東道主王辭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王曰君勿漏言蠢公子頗充裕年又雛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贏些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轟賭甚鬨王潛窺之見棲霞隸亦在其中大疑展衾自

佟某來捕賭者既而亦入夥王負欠金以相易之謀取王金入已槖

臥又移時衆共拉王賭王堅辭不解許願代辨梟雉王又不肯遂强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曰汝贏幾籌矣王睡夢應之忽數人排闥而入番語啁嚌首者言佟姓爲旗下邏捉賭者時賭禁甚嚴各大惶恐佟大聲嚇王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佟怒解與王敘同籍笑請復博爲戲衆各復博佟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王負欠頗多佟遂搜王裝槖取償王憤起相爭金捉王臂陰告曰彼都匪人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適局中我贏得如干數可相抵此當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

劍子玉之價甚習
朝劍早行欺以前途
相授

便令許償佟君償我不過暫擁入耳目過此仍以相還
終不然以道義之友遂實取君償耶王故長厚亦遂信
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佟乃對衆發王裝物估入已
橐佟乃轉索許張而去少年遂襆被來與王連枕衾褥
皆精美王亦招僕入臥榻上各默然安枕久之少年故
作轉側以下體壓就僕僕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
着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殷勤甚至衾
息鳴動王頗聞之雖甚駭怪而終不疑其有他也昧爽
少年即起促與早行且云君騫疲殆夜所寄物前途請
相授耳王尚無言少年已加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驟

玉遂失數十金矣

吳安仁
報兒吳僮

行駛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待初不爲意因以夜間所
聞問僕僕實告之王始驚曰今被念秧者騙矣焉有宦
室名士而毛遂於圉僕者又轉念其談詞風雅非念秧
者所能急追數十里踪跡殊杳始悟張許佟皆其一黨
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償債易裝已伏一
圖賴之機設其攜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
爲數十金委綴數百里恐僕發其事而以身交驩之其
術亦苦矣後數年而有吳生之事

邑有吳生字安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
遂相知悅從一小奴名鬼頭亦與吳僮報兒善久而知

狐友。鬼頭狐友之僕。右一旅

遇黃某。

吳黃及史同寓。史者前篇所謂劍也。吳俱賭、吳贏、

其爲狐吳遠遊必與俱同室之中人不能睹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生遭念秧之禍因戒僮警備狐笑言勿須此行無不利至涿一人繫馬坐煙肆裘服齊楚見吳過亦起超乘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戶部將東歸且喜同途不孤寂於是吳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吳償值吳陽感而陰疑之私以問狐狐但言不妨吳疑乃釋及晚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爲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云昨日黃遂拉與共寓向吳曰此史郎我中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騷雅夜話當不寥落乃出金貲治具共飲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

假捕者至、狐亦作鹵簿來、使之走、

相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觴弊罰黃强使釂鼓掌作笑吳益悅之既而史與黃謀博賭共牽吳遂各出橐金爲質狐囑報兒暗鎖板扉囑吳曰倘聞人喧但寐無吪吳諾吳每擲小注則輸大注輒贏更餘計得二百金史黃錯囊垂罄議質其馬忽聞撾門聲甚厲吳急起投骰於火蒙被假臥久之聞主人覓鑰不得破扃啟關有數人洶洶入搜捉擒者史黃並言無有一人竟捋吳被指爲賭者吳叱咄之數人强撿吳裝力不能與之撑拒忽聞門外輿馬呵殿聲吳急出鳴呼衆始懼曳入之但求勿聲吳乃從容苞苴付主人鹵簿既遠衆乃出門去黃與

史與吳交驩、史
遣留于舍、

與黃同宿、少女入室、
與吳狎、女蓋史婦也、
黃與主人將責吳、

史共作驚喜狀、取次覓寢、黃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橐置枕頭、夜命被而睡、無何史啟吳衾、裸體入懷、小語曰、愛兒磊落、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偎抱、史極力周旋、不料吳固偉男、大爲鑿枘、嚬呻殆不可任、竊竊哀免、吳固求訖事、手捫之、血流漂杵矣、乃釋令歸、及明、史憊不能起、托言暴病、但請吳黃先發、吳歸別贈金爲藥餌之費、途中語狐、狐乃知夜來肉薄者、皆狐爲也、黃於途益諂事吳、暮復同舍、其室甚隘、僅容一榻、頗煖潔、而吳欲之、黃曰、此臥兩人則隘、君自臥則寬、何妨、食已徑去、吳竊喜獨宿、可接狐友、坐良久、狐不至、倏聞壁上小扉有指彈聲、吳披關探視、一少女艷妝遽入、自扃門戶、向吳展笑、佳麗如仙、吳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忽潸然泣下、吳驚問之、女曰、不敢隱匿、妾實主人遣以餌君者、曩時入室、即被掩執、不知今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已傾心於君、乞垂援救、吳聞駭懼、計無所出、但遣速去、女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撞關鼎沸、但聞黃曰、我一路祇奉謁、汝爲人何遂誘我弟室、吳懼逼女令去、聞壁扉外亦有騰擊聲、吳倉卒汗如流瀋、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主人不聽、推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

狐為秀才來、破毒謀、以五十金賠女、

胡為如欲殺即有我等客數輩必不坐視兇暴如兩人中有一逃者抵罪安所辭如欲質之公庭耶帷薄不修適以取辱且爾宿行旅明明陷詐安保女子無異言三人張自不能語吳聞竊感佩而不知其誰初肆門將閉即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攜有香醞遍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去秀才牽裾苦不令去彼乘間得遁操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解吳伏窗窺之則狐友也心竊喜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默不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為人驅役賤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爾輩禽獸之情亦已

報兒與鬼頭謀、鬼頭化女之兒、再索得四十金、

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跽而請吳亦啟戶出頓大怒詈秀才又勸止吳兩始和解女子又啼寧死不歸內奔出嫗婢捽女令入女子臥地哭益哀秀才勸主人以重價貨吳生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綳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破重貲秀才調停主客問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後晨鐘已動乃共促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午間稍休憩將行喚報兒不知所往日已西斜尚無跡響頗懷疑訝遂以問狐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笑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好儈竊

嫂臥榻上創血殷席時以妾拂意故方致詬罵李遽勸曰嫂無復爾今日惡苦皆平日忌嫉所致嫂怒曰小郎若個好男兒又房中娘子賢似孟姑姑任郎君東家眠西家宿不敢一作聲自當是小郎大好乾綱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媼李微哂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恐欲泣不暇矣曰便曾不盜得王母籬中綫又未與玉皇香案吏一眨眼中懷坦坦何處可用哭者李小語曰針刺人腸且何罪嫂勃然色變問此言之因李告之故嫂戰惕不已涕泗流離而哀鳴曰吾不敢矣啼淚未乾覺痛頓止旬日而瘥由是立改前轍遂稱賢淑後妾再產腸復墮針宛然在焉拔去之腹痛乃瘳

異史氏曰或謂天下悍妒如某者正復不少恨陰網之漏多也余謂不然冥司之罰未必無甚於釘扉者但無回信耳

壹衣 見卷一瞳人語 識荆 李白文生不願封萬戶但願一識韓荆州 殷 見卷一青鳳 小郎 見卷九阿寶 孟姑姑 孟光見卷七邵女 王母籬中綫 玉皇香案吏 元稹詩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

布客

被鬼救

長清某販布為業客於泰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詣問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大惡可速歸某懼囊貲北下

入父伸而下駭心愕顧即已暴長如人真其夫也女懼呼母鬼止之曰勿爾感卿情好蹈壞酸辛一門有忠貞數世祖宗皆有榮光吾見父生有損德應無嗣遂至促我茂齡冥司念爾苦節故令我歸與汝生一子承祧緒女亦涕襟遂燕好如生平雞鳴即下榻去如此月餘覺腹微動鬼乃泣曰限期已滿從此永訣矣遂絕女初不言既而腹漸大不能隱陰以告母母疑涉妄然窺女無他大惑不解十月果舉一男向人言之聞者罔不匿笑女亦無以自伸有里正故與馬有郤告諸邑令拘訊鄰人並無異言令曰聞鬼子無影有影者偽也抱兒日中影淡淡如輕煙然又刺兒指血傅土偶上立入無痕取他偶塗之一拭便去以此信之長數歲口鼻言動無一不肖馬者羣疑始解

永訣見卷一連香 里正見卷促織

黎氏

龍門謝中條者佻達無行三十餘喪妻遺一子一女晨夕啼號縈累甚苦謀聘繼室低昂未就暫倩傭媼撫子女一日翔步山途忽一婦人出其後待以窺覘是好女子年二十許心悅之戲曰娘子獨行不畏怖耶婦走不對又曰娘子纖步山徑殊難婦仍不顧謝四望無人近

也別後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以功德削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眞係天上何曹曰我乃有道之狐耳出身綦微不堪孽累故生平自愛不敢妄作賈爲設酒遂與懽飲如初賈至九十餘狐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信藥即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秘其方即戚好不傳也一日以株累被逮妻弟餉食獄中隱置信焉坐待食已而後告之甲不信少頃腹中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產速行家中雖有藥末恐道遠難俟急於城中物色薜荔爲末清水一琖速將來妻弟如其

[illegible]

刂見卷一刺蕖生 **逆旅** 見卷二巧娘 **玉卮無當** 韓非子堂谿公見韓昭侯曰人主泄漏羣臣語猶丨丨之丨丨皇甫謐三都賦序丨丨丨丨雖寶何用揆常去聲底也 **抱眞子**

還帶 芝田錄裴度質狀渺小相者曰君不至貴即當我死一口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三犀帶一以賂要津置于欄楯忘收而去度得而還之後相者曰君必有[illegible]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 **鮑叔** 史記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丨丨賈分財利多自與丨丨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 **口訣** 岑參詩早年好金丹方士傳丨丨 **守財虜** 未詳○後漢馬援傳凡殖貨財產貴能施賑也否則丨丨虜耳 **姝騾** 見卷五大力將軍

湯公因菩薩力再生

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抱病彌留忽覺下部熱氣漸升而

上至股則足死至腹則股又死至心心之死最難凡自童稚以及瑣屑久忘之事都隨心血來一一潮過如一善則心中清靜寧帖一惡則懊憹煩燥似油沸鼎中其難堪之狀口不能肖似之猶憶七八歲時曾探雀雛而斃之只此一事心頭熱血潮湧食頃方過直待生平所為一一潮盡乃覺熱氣縷縷然穿喉入臟自頂顛出騰上如炊逾數十刻許魂乃離竅忘軀殼矣而渺渺無歸漂泊郊路間一巨人來高幾盈尋掇拾之納諸袖中入袖則疊肩壓股其人甚夥薅惱悶氣殆不可過公頓思惟佛能解厄因宣佛號纔三四聲飄墮袖中巨人復納之三納三吐巨人乃去之公獨立彷徨未知何往之善憶佛在西上乃遂西無何見路側一僧趺坐趨拜問途僧曰凡士子生死錄文昌及孔聖司之必兩處勾名乃可他適公問所居僧示以途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面坐拜禱如前宣聖言名籍之落仍得帝君因指以途公又趨之見一殿閣如王者居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帝君狀伏祝之帝君檢名曰汝心誠正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矣非菩薩莫能為力因指示令急往公從其教俄見茂林修竹殿宇華好入之則見螺髻莊嚴金容滿月瓶浸楊柳翠碧垂烟公肅然稽首拜述帝君

如讀西遊記